

舊巷科陽

劉雲若著



劉雲若著

長篇社會
言情小說
舊

巷
斜
陽

上海廣藝書局印行

舊巷斜陽第四冊目錄

第十回

隔水擷芙蓉東風有意
登仙伴鸚犬中饋無心

第十一回

白髮見花羞掌珠暗寄
青樓回夢冷玉簫初聞

第十二回

柳暗花明雲端排雁陣
蛛絲馬跡山外送琴聲

社會言情
長篇小說

舊巷斜陽

劉雲若著

第十回 隔水擷芙蓉東風有意 登仙伴雞犬中饋無心

話說雪蓉在家害病。有人送來許多東西。跟着又有一位大夫登門造訪。自稱前來看病。雪蓉母親大爲驚異。因聽那大夫自言是被人請來。就怔怔的道是誰……誰替我們請的。那大夫笑道。等我看了病再告訴你吧。說着就不待相讓。直入房中。坐在床邊椅上。端詳着雪蓉的臉兒。就教她母親拉出病人的手。以便診脈。雪蓉此間正在清醒。見進來個而生的老頭兒。雪蓉望望大夫。又望望母親。臉上現出迷惘之態。似乎詢問這面生的老頭兒是誰。她母親却不知這大夫是何居心。只看他的派頭兒甚大。想到自己手中只有少許的錢。倘然他診完脈。要起診費來。可怎麼應付。於是遲疑着不肯把女兒的手。拉過教他診視。只望着那大夫道。我們可沒有請你啊。你是誰……那大夫接口笑道。不錯。你們沒請我。你們就是請。我也未必來。說着轉向雪蓉道。我是張二爺請的。來給韓小姐看病。雪蓉聽了。面上現出驚疑之色。隨又頰上泛紅。低下頭去。她母親在旁仍摸不着頭腦。向那大夫問張二爺是誰呀。但是話未說完。只見雪蓉的手已由袂底伸出。放在一隻小枕之上。那大夫也已伸指在脈上了。她母親就不再言語。只把

詫異目光望着雪蓉。那大夫診完左右手的脈，說了兩句病緣，和需要安心保養的話。使用自帶的筆墨，坐到桌前開方。正在這時，外面又有人叩門。她母親出去，須臾怔怔的回來。向雪蓉說：「是一家水菓店夥計，送來許多東西，一問明這裏姓韓，放下就跑了。這是怎麼回事？」雪蓉尚未答言。那大夫已開口道：「我知道，這也是張二爺教送的。快取進來吧。」她母親越發詫異，但看雪蓉似乎赧然，正有所思，並無反對表示。只得出去，把那許多包水菓罐頭之類，分三次運了進來。那大夫已開完方，立起向雪蓉道：「你母親若出去買藥，便沒人陪伴你。還是我把方子帶走，交給張二爺，教他給代買代煎，再送了來。昨天張二爺還托我轉達，凡是韓小煇病中用的東西，他都要派人送來，請你們千萬不要客氣。說有笑了，就要告辭。她母親聽着，更爲納悶。心想：這張二爺是誰？向來沒聽女兒說過。怎這人竟如此關切？薦醫生送東西，還有別的厚情。這是應該受的麼？想着眼望雪蓉，因爲自己不知道張二爺的底細，以及和雪蓉有何關係，只得聽她主張。那知雪蓉一直低着頭兒，一聲不哼。那大夫說完話，就向外走去。她母親只得送了出去。說了兩句道謝的話，看着大夫上車走了。方要回房，向雪蓉詢問。不料又有人來了，是南味坊的夥計，送來許多種精美的食物，以及糖菓之類。她母親看見這些東西，裝滿了一輛洋車，還不算那夥計手中提抱的。不由咋舌。這許多大約足夠十餘壯漢的經月之食。那位張二爺，莫非把帶病的雪蓉，當作饕餮專家了。心想：雪蓉方才對水菓店送的東西，既不反對，這次當然也可以領受的。就沒進去詢問。自作主張收

下了。及至陸續運入房中。雪蓉看着。似乎早知就裏。並沒說一句話。她母親本來想問雪蓉。但想了想。覺得這張二爺。必是女兒在外面結識的情人。而且料着。必是個年輕貌美的闊少。絕想不到是個老人。所以有些不好直問。何況女兒又在病中。於是便改用旁敲側擊的辦法。對雪蓉稱讚這位張二爺熱心眼兒。又把所送的大量東西。當作笑柄。說給雪蓉開心。但說了沒三兩句。雪蓉祇低着頭不作一聲。須臾外面門又響了。這次來的是百貨店夥計。送來許多應用什物。還有若干件新奇玩具。她母親仍行收下。心想這倒有趣。方才是把雪蓉當作健飯的大漢。這時又當作好玩的小孩兒了。心中正在好笑。外面又來了人。這人却沒帶什麼東西。問明尊姓。便把一個紙包交過。自稱是銀號的同人。奉東家張二爺之命。送來一扣取錢摺子。和二百元現款。若用完了。還可持摺到櫃上來取。她母親一聽。才知這張二爺果是富人。但送來這許多錢。覺得關係重大。不敢逕自收受。就拿着進房去問雪蓉。雪蓉聞言也是愕然。說道。他送那些東西。已經太……怎又來了這些錢。我們也用不着。還是退回去吧。她母親聽了女兒的話。急忙走出。想把錢和摺子還給來人。不料到門口一看。那人早已走得沒了影兒。只得回房告訴。雪蓉怔了半晌。才道。人既走了。還有什麼法兒。愈且收起來吧。她母親便依言藏入箱中。但因大夫既然義務一切食用之物。又都齊全。這筆錢簡直沒有用處。到了天夕。又有人送來隻封蓋甚嚴的磁罐。言說是煮好的藥。她母親便知是張二爺派來的人。當時收下。按着大夫吩咐。分兩次溫熱給雪蓉吃下。自此以後。那大夫

每日必來。雪蓉不知是因爲心懷舒暢。還是藥力見功。病竟漸見痊可。大夫每來說及雪蓉應吃什麼補養東西。或是雪蓉偶然想吃什麼新鮮食品。被大夫聽見。他走後不須多大工夫。那要吃的東西便送到了。雪蓉在這舒適的供養之下。病體自然好得更快。過了半月工夫。便已完全復原。那大夫也不再來了。但她母親看着經過情形。斷定那位張二爺。必然對雪蓉鍾情已久。而且由雪蓉素日的孤介脾氣看來。若非是對心思有感情的人。絕不肯濫受她的好處。可見雪蓉和那張二爺。當然情投意合。到了相當程度。她母親爲雪蓉終身着想。已無形中把那張二爺當作乘龍快婿。因而常有個華貴風流的美少年的幻影。存於她的想像之中。但只奇怪那張二爺如此盡心料理醫藥。餽贈財物。而他本身竟未來探視一次。更奇怪雪蓉接受那張二爺的盛情。好似視爲當然。並沒說過一句感激的話。也未對母親談過一句關於張二爺的話。她母親起初尙不好意思詢問。以後實忍不住。便和女兒閒閒的提起。雪蓉一聽她說到張二爺。總是用話岔開。要不然就裝着頭又暈了。心又跳了。倒下便睡。她母親以爲女兒害羞。只可暫且拋開。又過兩日。雪蓉身體已壯。就要出去到月宮銷假上班。她母親說病體初愈。何必着忙。家中頗有餘資。並不急於工作。樂得多養幾日。雪蓉回說箱中的錢是人家的。得退回去。咱們那兒有富餘錢。再說我已經好了。出去也不勞累。還得開心。她母親不好攔阻。只得依她。到次日午前。雪蓉將出門上月宮時。她母親拿出箱中的錢。教她帶去還給張二爺。雪蓉又說不忙。等見着了再說。便自出去了。她到了月

宮。見着久別的同人。自有一番親熱。暫不必提。且說柳塘自從雪蓉得病之後。便不大上月宮去。及至聽大夫說雪蓉病已全愈。卽日到餐館上班了。在這時候。若是換個少年人。雪蓉睽違多日。積得萬種相思。怎能忍得一天半日。定要在雪蓉初次上工那天。就去看她。何況還對她有種種恩德。以前費盡耕耨之力。這時怎能不忙着收穫去呢。然而柳塘却是養到功深。大有定力。深知欲取先予。欲擒故縱的道理。以爲那時去月宮和雪蓉見面。固然也能受到美人青睞。建立交誼的始基。但自己終是立於主動地位。好似一直向她追求。容易被她把事情看成平淡。把身分看得低下了。不如在這緊要時候。來個懸崖勒馬。暫且不去月宮。使她出於意料之外。因而發生猜疑揣測。日子越久。她把我看得越高不可攀。把事情越看得神祕莫測。大凡女子性情。多是一樣。她心中的男子。對她追求越甚。她的架子端得越高。外面裝得越冷。但男子若不去追求她。她倒立刻把架子降落。熱情發露。反而去追求男子。譬如男女二個朋友。男的每日到女友家去。獻殷勤。承色笑。那女友一直淡淡的不大理他。好似毫無情意。但那男的倘若失望。知難而退。再不到女友家去。過些日子。那女友就許找了男的來。固然外面不會露出特來俯就之意。只是隨便借個題目。或是來還一本借看的書。或是故作惱怒。向男的代表過交。其實那都是假話。或是反話。男子若是深知女子心理。就可以抱住她接吻了。柳塘深知這種道理。明白自己既把情感種在雪蓉心中。自己越不見她。情感長得越快。結果可以使雪蓉變爲主動。主客之勢一變。好事自然容易成就。

了。柳塘主意打定。居然又遲了三四天。才到月宮去。上樓之時。恰值雪蓉在雅座招待別的客人。小雛鷄先看見柳塘。便一面讓他進單間去。一面喊叫雪蓉。雪蓉在一間雅座中。聞聲探出頭兒。瞧見柳塘。猛然紅了臉。似乎感到非常羞澀。竟縮身退入房內。柳塘和小雛雞都未看見她。及至進入單間。那大金牙忽然來了。見面就叫二爺。怎這些日沒來呀。柳塘對她點點頭。那小雛雞似乎知道。柳塘對雪蓉的種種情形。想要叫雪蓉來招待他。但一看見大金牙。想到柳塘在名義上。是她的客人。若明說叫雪蓉來。未免招大金牙妬恨。其實大金牙也未嘗不知柳塘對雪蓉的心思。論理應該她自行退讓。然而她貪着柳塘每來必有一元厚賜。竟裝呆作獸。不拾這個碴兒。只按規矩執行她的招待任務。小雛雞看着她心中有氣。就向柳塘說了聲二爺。您坐着。底下似乎還有句話沒說出來。就轉身出去了。柳塘也明知大金牙的意思。只是爲錢。她這時若作出漂亮事。就要失却一筆進項。這進項雖微。但在她却很難數觀。因此不得不故作癡獸。心中倒有些可憐她。但料着小雛雞。必是報告雪蓉去了。雪蓉一聞自己到來。必然到這房裏道謝。她既承受了我的恩惠。照情理定有此舉。等她來時。我絕不能以女招待待她。應該結爲朋友。深訂交誼。以後或是到她家拜訪。或是在外面約會。萬無要她伺候之理。所以這大金牙也無須擯絕。再用她一兩天。只要和雪蓉說了私話。以後便無再到月宮的必要了。柳塘這樣想着。便向大金牙說了所要的菜。揮她出去。只等雪蓉進來。那知過了半晌。大金牙把菜都送進來了。雪蓉却一直不見影兒。連小雛雞

也沒再進來。柳塘不由暗自詫異。直到把飯吃完。付過了賬。出房下樓。在樓梯上又遇見小雛雞。她向柳塘笑道。這個小氣丫頭。竟這麼害羞。我教她去謝你。她只不去。我說人家張二爺待你多好。你不但沒個謝字。連面兒都不見。太不懂人事了。空這樣勸了半天。她還是不去。張二爺您可別跟她生氣。我知道她是害羞。不來臉皮就薄。再加衆人一起哄。她就更不敢見您了。柳塘聽了笑說。這算什麼。本來值不得謝。我絕不在乎這個。你不用再麻煩她吧。說着就出門自去。到次日又到月宮。仍沒見着雪蓉的面。在大金牙的招待之下。吃完一頓冷冷淡淡。麻麻木木。厭厭煩煩的飯。便又走了。第三日又去。一上樓恰見雪蓉。由對面循甬路走來。正打個照面。這時甬道上並無他人。柳塘心想這次相逢狹路。四顧無人。她總該向自己開口說話了。想着心中忍不住有些跳動。便迎着走去。不料雪蓉瞧見她。立刻臉兒一紅。頭兒一低。便加快脚步。走到柳塘近前。猛把身兒一閃。來個交臂而過。一聲未哼。匆匆下樓而去。柳塘大出意外。回頭望了望她。暗叫奇怪。惘惘的進了單間。大金牙很快的便走進來。柳塘揮手說來份例菜。外帶一瓶啤酒。把她打發出去。使自思索雪蓉的態度。她既承受了我的恩惠。自當見面道謝。若說因為害羞。不肯想見。固是女孩子的常態。但在閨秀可以這樣說。她作女招待。日常和男子打交道。並不害羞。怎單對我害羞。但我還可以特別原諒。女子對不相干的男子。常能淡然處之。而對於意中男人。却有時反而害羞。所以我可以不害羞的說。她的對我害羞。是因為芳心已有了我了。但是她當着衆人。因為害羞而躲避我。

自然情有可原。而像方才這種境地。既沒有旁人看着。她又何必畏避。即使因為害羞。不敢和我說話。可是心中若能有我。那眉目之間。總該有些表示。怎竟這樣的生疎冷淡。沒一點溫暖氣兒呢。柳塘想到這裏。忽然心有所悟。拍手說道。呀。莫非我一直在自己哄着自己。完全把事情看錯了。吧。明明女方沒有意思。而自己認為她已經鍾情。這在俗語名爲疑惑面子。少年人最容易犯這毛病。那原因是自命年少風流。覺得女人不會不愛他。我現在大約也是犯了疑惑面子。雖然不像少年人。以年輕貌美。當作被愛的把握。然而我却把對雪蓉恩惠。看得太重了。雪蓉本是齷齪少女。她的思想。當然和我這老年人不同。大概少女在情竇初開之時。眼光完全是審美的。她的心情。也未受世故薰染。幼稚而又清潔。倘然有一個美少年的乞丐。和一個老而醜的國王。同立在面前。請她選擇。她或竟毫不躊躇選擇了乞丐。由此看來。雪蓉當然無意於我。我所施的恩惠。只能教她生感。而不能教她生愛。倘然我對她的恩惠。只是出於無心。並不望報。她還許坦白的。以友情待我。作個老年之交。但是我的野心。已在最初時發露了。以致一切恩惠。全被她看作有意而爲。現在她知道僅以友情相報。我必不能滿意。若以愛情相報。她又有所不願。因此她沒了法兒。才不得不躲着我了。柳塘這樣一想。覺得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越想越認定是這道理。不由爽然自失。心想這件事。已經失敗。自己的一切圖謀。都歸枉費。一陣嗒然若喪。幾乎要哭出來。又想自己既然白費心機。落了這麼個笑話。以後應該怎樣。難道還繼續追求麼。那未免太以無聊。而且也不

會轉敗爲勝。結果只多落些傷心。不如用快刀斬亂絲手段。從此忘却她吧。我向來最惡知其不可而強爲之的人。一個人既不能得女子的愛情。就應該及早罷休。若仍糾纏不已。只於加深她的厭惡。我這件事。只錯在不服老三字。明知自己老了。絕不能得着少女的心。却以爲另有辦法。可以彌補老的缺陷。現在才知道這缺陷是不能補的。雖然廣有錢財。厚施恩惠。也當不住自己的鶴髮雞皮。使人不敢承教。世上的少女。都是寧受貧苦。也要嫁個年富貌對的人。只有少數爲虛榮所麻木。或是別有有用的女子。才肯嫁給老翁。雪蓉是個好女孩子。又怎肯看重我的恩惠。羨慕我的富厚。所以她的冷淡無情。未嘗不可原諒。而我也大可歇心了。柳塘雖然想得頗爲解脫。但心中仍是惆悵難堪。及至大金牙送上菜來。他勉強咽藥似的。吃了兩道。便吩咐撒下。隨即付了賬。匆匆逃出月宮的門。走在街上。只覺滿腹悲涼。恨不得痛哭一頓才好。論他的年紀。本不該有此情形。但因他自愛上雪蓉。好像通體都換了少年的熱血。因之造成了青春的熱情。如今陡然失學。她的涵養。尙可自制懊惱。自解悲酸。但那蘊積的熱情。却是無法消釋。才想要痛哭一陣。把心中一切發洩出來。然而在這地狹人稠的地方。若有個人在街上放聲大哭。不知引多少人圍觀。警察也要干涉。若要尋清靜地方。起碼得出去五六里路。未免太嫌奔波。何況天也晚了。只可回家去。作詩替代啼哭吧。這次因感情迸發。所以詩作得更更有勁兒。信筆就寫了二三十首。內中還頗有好句。如解脫未能真解脫。纏綿却是枉纏綿。園苑依然春九十。逢山忽已略三千。白頭尙有情

爲累。青鳥今無信可通。等等綺麗哀豔的悲感文章。自這日後。柳塘雖仍不能忘情於雪蓉。但因自知無望。就懶想再上月宮去了。又加意興蕭條。有幾天並沒出門。只在房中和煙燈廝守。他的太太常到外室陪伴。不免又提起娶妾問題。問他對那女招待追求的成績如何。又說她已把新姨太的房間器物。都已預備停當。只當新人進門。柳塘聽着。只有苦笑。心想若不把實情告訴她。以後仍要催促詢問。她每提一次。自己精神就受一次打擊。長此一往。真有些承受不住。不如實說了。只求堵住她的嘴。也顧不得被她暗笑了。想着就把追求雪蓉失敗的話說了。但爲掩飾自己的羞恥。並沒照事直述。掩瞞了爲雪塘排難解紛。薦醫贖資種種事實。只說雪蓉近來忽然態度冷淡。因爲新結識了一班淫浪少年。行動變壞。我因看出她不大可靠。所以也就灰心了。柳塘這樣說法。並非有心毀謗雪蓉。因爲太太和她既不相識。也永遠不會接近。就是在太太面前說幾句壞話。於雪蓉並無所損。却可以保全自己的面皮。絕想不到由這幾句話。又給自己種下日後的困難。當時太太聽着。並沒露出譏笑之意。倒只同情柳塘。向他說道。本來麼。我雖沒見過。也聽人說過。女招待沒幾個好人。這號東西。天生是奔波勞碌的下賤命。教她進這深宅大院。使奴喚婢的享福。她那裏承受得住啊。就去她的吧。我看還是從坐家女兒裏挑選。明兒還教媒婆帶人來。柳塘道。得。咱們暫且拋開這個。緩一緩再提成不成。太太逕直答道。不成。又說許多理由。定要即日舉辦。柳塘也只得笑而聽之。過了兩日。就有媒婆陸續上門。柳塘又繼續選擇起來。他最初本無意

納妾。但自經傾心雪蓉，才起了因人設職之意。及至失望之後，他的納妾念頭，隨而消釋，絕不想另用人填限。但太太却把雪蓉的事當作口實，認爲他既有意娶雪蓉，便是決心納妾。如今雪蓉事已不成，當然得另選替人，絕不能因此作罷。意思好似既因雪蓉而允許了這個缺分，現在若再因雪蓉辭職，仍把這缺分裁撤，未免顛倒反覆，不成公事。柳塘禁不住太太的纏擾，只得依她。心中雖知太太這樣熱心，只是一種手段。她私交了王廚，覺得對不住我，只怕我對她有所妨害，所以要替我弄一個人，好安我的心。塞我的口。現在我雖明知是圈套，也不好駁她，而且爲我本身着想。太太既已被王廚佔去，內宅中已是她二人的天下。我一人獨守外院，形影相吊，寂寞寡歡，也應得個添香捧硯之侶，稍慰孤悽。這次所以對雪蓉動了愛情，生了希望，就是打算娶她進來，和我成爲一體。與太太那個集團對峙。如今她既使我失望，我雖然不願另作他圖，月沒教星替，那夠多麼無聊。然而細想起來，我既因太太久與王廚姦通，沾染了煤炭烟火之氣，灌注了油鹽醬醋之精，比西子蒙不潔還爲可惱，所以決意不入內宅。然而在這外院獨居，總也得有人伺候。不如依着太太，胡亂選個人吧。但這次却得稍爲慎重，挑個年紀小的，求其不解風情，無需於男女之大欲。一來免得我疲於奔命，二則少出事端。即使她長大時，仍難避免人生公例。我到那時，再行遣嫁，也比娶個成年的，立時便出毛病的好。柳塘打定主意，便在媒婆送來的女孩中，仔細尋找。居然找到個十三四歲的幼女，眉目平整，態度羞澀，瞧着尙不討厭。但也沒什麼動人。柳塘覺得

這女子。正是最適宜的人材。就選定了。太太因她以前千挑萬擇。迄無中意。好似眼力高到極點。如今到反而選了這樣一個平庸人物。不由暗自好笑。但也不好說。就和媒婆說定。次日就領這女子的父母。來商議身價條件。再行擇日進門。那媒婆喜出望外的。帶那女子走了。到次日下午。柳塘知道媒婆將要同那女子父母到來。舉行買賣會議。很討厭這種事情。託太太。權辦理自己出門遊散。太太也沒攔他。柳塘茫無目的的。在外面走着。串了幾家娛樂場所。都覺心神歷亂。坐立不安。漸漸將到日暮。他從一家雜耍館子出來。身上有些倦乏。想要回家。在街上踱了一會。忽然抬頭看見一座百貨公司的大樓。猛想起這裏離月宮不遠。隨覺雪蓉倩影兜上心頭。自思美人雖然近在咫尺。但已渺若天涯。回想自己所以忽興納寵之念。只是爲着雪蓉。如今事機變幻。意中人既不可得。反而要弄個不相干的女子來補缺。真是可笑可嘆。而且我現在。既因太太的逼迫。甘作違心之事。今日太太和那女子家人說妥三數日內。便要小星入戶。同時對雪蓉。也就真正絕望了。以後萬不能再上月宮去重留笑柄。再討傷心。可以說從此緣盡。今生未必再見。再見也是無聊了。現在我何不順路在月宮門前一走。並不要進去。只在門外看看。暗地對她作個精神上的辭別。便可把這段鏡花水月的空虛因緣。告一段落。這樣才算我這老書呆子。癡得全始全終。有頭有尾。也不枉爲她作了許多詩。想着。便轉向街角徐徐走去。將到月宮。便走上對面便道。仰首向樓窗眺望。他並沒打算看見什麼。實際也不能看見什麼。只瞧瞧月宮的樓。就算滿意。

隨即微嘆一聲。舉步便走。心裏却還難免有些思量。畢竟一直走下去。忘了坐車。漸漸轉入一條較為僻靜的街道。行人少了。耳目稍爲清靜。隱約聽得身後。有高跟鞋踏在洋灰道上的清脆聲響。柳塘以爲是走路行人。也沒注意。又走了一會。那步履聲。似乎不緊不慢。不遠不近。保持着相當距離。只在後面跟隨。柳塘因心有所思。仍沒理會。再走了一程。忽覺身體倦乏難支。恰見路旁停着輛洋車。便招呼過來。也沒說價兒。便要坐上去。正在這時。後面的步履聲。突然加了速度。似乎奔了過來。同時又發出一聲低呼。却是有音無字。柳塘聽着。猛覺心中一跳。好似在這聲音。比巨雷還能引起他的注意。這大約是精神感應的力量。他雖然從這聲低呼。聽不出是誰的聲音。也不能決定是否稔熟。但他却悟到這呼聲是爲自己而發。立刻縮住將邁上車的腿。很快的回頭一看。只見身後三四尺外。湧現了一個安琪兒的化身。正是他久已魂牽夢繞。近方望斷心灰的雪蓉。這時她身上。穿着一件很樸素的青色旗袍。脚下穿的是黑皮鞋。亭亭淨雅。悄立無言。柳塘這時。見美人彷彿從天而落。可再抑制不住感情了。急忙向她跟前奔去。舉手要拉她。却把手伸出又縮回來。口中叫着你你……底下却不知說什麼是好。心中雖能確定。雪蓉此來。必非無因。準是自己的苦心。已得到上天矜憐。把她給催促來了。但因事情太出意外。猛然間驚喜交迸。倒弄得張皇失措。不知該如何應付。正在這時。雪蓉忽輕輕撩起那低垂的眼皮。向他望望。臉上現出淺淺的笑容。低聲說道。你現在不是忙着回家麼。洋車還等着呢。柳塘連忙搖頭道。不。我不忙回家。雪蓉

道。你不是雇好車子。要回家麼。請上去吧。柳塘怔了一怔道。你這時上那兒去。雪蓉低聲道。我要回月宮去。柳塘聽了。不由納悶。她明明從月宮那邊走過來。怎又說回月宮去。便又問道。你方才從那兒來呢。雪蓉淡淡的答道。我才從月宮來。她這句話。雖然說得十分冷靜。但入到柳塘耳裏。立刻變成一團烈火。燃起了心中的情慾。因為由她話中明白了。她必是由月宮跟蹤而來。以前她那樣矜持。今日竟肯屈意相從。當然大有原故。柳塘想到這裏。已悟好事近了。就取出一點錢。拋給車夫。教他走去。隨即轉身望着雪蓉。欣然而笑。雪蓉一見他笑。立刻紅了臉。低下頭。舉步就走。但走的方向。却與來路相反。顯見不是要回月宮。柳塘更得了主意。就隨在她身旁。同向前走。走了十餘步。才想出一句切要的話。向她問道。韓小姐。你的病可大好了。雪蓉聽了。一翻妙目。斜溜了他一下。鼓着小嘴。現出嬌嗔樣兒道。這不是多問。病沒好。就能出來滿街跑。哦。我明白了。你問這話。暗含着點我。嗔着我還沒謝你呢。柳塘聽她這樣說。倒覺不好意思。忙搖頭道。沒……沒有這話。我只是問候一聲。並沒別的意思。雪蓉嘴兒一撇道。還說沒別的意思。你就因為我沒謝。氣得永久不上月宮去了。柳塘道。你這話可冤枉煞我。我怎會……雪蓉接口道。你還喊冤。請問你。以前每天都上月宮去。自從我病好以後。忽然斷了道兒。不是跟我生氣。是爲什麼。柳塘破她問得大瞪白眼。雖然知道她是故意攪嘴。逼自己說話。這正是訴明心情的機會。但說起來。話兒太長。在街上却是不便。你要問我。得……你可以隨我到個清靜地方談談。現在天已不早。咱們吃飯去好麼。

雪蓉微微搖頭道。我不去吃飯。柳塘道。我也不請吃飯。只爲談談。雪蓉才赧然不語。似乎已然允了。柳塘走着道。咱們上那兒去吃呢。雪蓉低着頭說道。還回月宮去吧。柳塘聽着詫異。心想她向來面嫩善羞。在月宮當着人。尚不敢跟我說話。今日由月宮追蹤前來。離開兩條馬路。才敢開口喚我。可見她是多麼怕被同事姐妹看見。但是現在。怎麼倒要同着我回月宮去呢。這未免太以離奇。好在我老臉厚皮。並不怕人譏笑。就隨她回去看看。到底是什麼意思。想着就欣然應道。好。咱們就去。說着轉身向原路走回。走了幾步。雪蓉看看柳塘。抿着嘴兒。似乎要笑。却沒笑出來。只向前望着道。呦。來時並沒覺走出許多路。怎麼到了這兒。離月宮還有兩條街呢。你可走得了。柳塘方才本已倦不可支。但自見着雪蓉。喜得神充體健。興致勃發。好似再徒步上趟蒙古。也有餘力。這時聽雪蓉的話。以爲她關切自己。但言中微帶着憐其老邁之意。不由掛了倒勁。露出不含糊的態度道。這點路怎還不能走。可是你病體才好。倒得留神過力。要不。咱們就雇洋車去吧。雪蓉聞言無語。柳塘以爲她接受了自己的意見。就招手呼喚洋車。立刻有幾輛車子跑到近前。柳塘方說出月宮地名。雪蓉忽攔住他問道。上那兒。柳塘道。不是上月宮麼。雪蓉笑着溜秋波。現出嬌癡的神氣道。月宮。你自己去。我不去。柳塘才說出一句。方才不是你說的。立刻悟到自已問得太笨了。她本來不會同着我上月宮。方才只是故意作耍。我原已料到她是假惺惺。怎這時又問起她來。於是就只笑了一笑。向她說道。那麼咱們換換口味。上玉樓春吃去吧。說完見雪蓉無話。就吩咐

車夫改拉判玉樓春。雪蓉被他讓着。才懶懶的上了車。柳塘也隨着上去。車子走起來。不大工夫。便已到了玉樓春飯莊。二人下車進去。這飯莊主人。原是柳塘親戚家的舊廚司。開張時。還借過柳塘一筆錢。隱然有東家身分。所以一進門。從掌櫃到堂倌。都迎頭巴結。一片二爺呼聲。叫得震耳。由掌櫃親自陪進一間最精緻的雅座。大凡飯館子。戲園子。澡塘子。窩子等。所謂帶子字的地方。對於花錢的闊客人。常使出精心細意的巴結。擺出各式各樣的排場。令受者心癢神迷。流連忘返。個中技術。都是經過訓練的。此際玉樓春的掌櫃。一則要巴結股東。二則見柳塘帶了個少女同來。料着必是風流伴侶。就更加倍貼金。襯托柳塘的高貴身分。把一切優待客人的排場。都擺了出來。作得好似這飯館是柳塘開的。掌櫃奔走向候。一呼百諾。而且把這雅座。變成家庭風味。先在短榻上替擺上精美烟具。桌上陳列五六種香烟。隨後又送上一隻大冰碗。裏面都是削好瓜果梨藕之類。和一整盤雜樣的細點心。那掌櫃陪着談了幾句話。又替燒了一筒烟。便很知趣的說了句二爺請先抽烟。等會兒再聽吩咐。隨即退了出去。雪蓉同柳塘承受這樣招待。先見堂倌們跋來報往。直有些眼花繚亂。她雖然也在飯館作事。但西餐館和舊式大飯莊。風氣迥不相同。她今日初次觀光。才曉得富貴人家的享受中。有這樣一種境界。又見飯莊中人對柳塘的恭敬情形。雖料着柳塘和這飯莊必有特殊關係。所以如此逢迎。但由柳塘的態度上。也看出他是久慣這樣享受。回想自己對他的冷淡待遇。恐怕還是他有生以來。第一遭受到虐待。不由心中好生不得勁。

兒。及至掌櫃出去。房中更無他人。柳塘就讓她到榻上對面坐。雪蓉赧赧的挪了過來。柳塘笑道。這可太不恭敬。我抽烟得躺下。要不然。你也歪在枕上歇歇兒吧。雪蓉搖頭笑道。那有這些客氣。你就抽吧。我不躺。柳塘就先吸了兩口。長了精神。便坐起望着雪蓉道。你病了幾天。臉上還不覺清減。只是氣色差了些。說着似有所感的道。咳。憑你這樣的人。天天和小雛雞。大金牙等人。一樣的吃苦受累。怎會不病。我自從聽見你害病的消息。別提多麼惦念。直到我薦的那位大夫。看過回來。告訴我。說你的病情不重。才放心。雪蓉聽着。忽然立起身。低頭說道。你待我太好了。我簡直不知說什麼是好。從我病好。回月宮上班那一天。就打算見面道謝。可是見着時。我倒不好意思開口。又想你的好處太大。空口謝一聲。也沒用處。所以……說着。眼兒回柳塘一瞟。微笑說道。所以惹得你二爺惱了。再也不上月宮。若不是今兒我在月宮樓上。看見你從下面路過。追了下來。大概永遠也見不着了。隨又嫣然一笑。微彎柳腰。作個鞠躬的姿式道。我現在補有謝你吧。可是這樣道謝。怪沒意思的。你治好我的病。又費了許多心。我只一鞠躬。就算報答了麼。柳塘聽她這話。表面雖然平淡。但內裏却含有無限深情。不由心花怒放。就拉着她的手兒。然後直抒胸臆的道。你不要冤枉我。這點小事。根本不值得謝。我也沒指望你謝。不過……現在痛快告訴你吧。我天天上月宮去。就是爲你。你却一直不肯理我。我怎會不難過。所以不願去了。至於謝不謝的話。我向來沒有想到。你別錯會意。把我看成小孩子行事。雪蓉聽了不語。半晌才紅着臉說道。你說天天上月

宮是爲着我。到底爲我的什麼呢。柳塘聽到這裏。知道已逼到分際。自己正可乘此暢述衷曲。並且闡明戀愛原理。給她以深切的印象。但是柳塘口中已有二十年沒有談情說愛了。不但心思不能靈活的。創造香豔的詞句。而且喉嚨中一條談情的道路。也因久斷行跡。似已荆棘叢生。有些梗塞不通。方才想起兩句甜蜜的言語。想向外說。竟在喉嚨內澀住。同時又想這種話。好似宜於一對少年男女。同坐在公園草地。男子慘綠年華。西裝筆挺。分頭光亮。吻着豔裝少女的紅唇。說出這樣的話。方才合乎人情天理。若是從自己這樣老頭兒鬍子嘴裏。放出少年情話。未免躓踐了美麗的字眼。而且比郝壽臣反串雙搖會的花旦。哇呀呀的嗓音。勉強唱着嬌滴滴的腔調。還要滑稽可笑。猶疑一下。才直爽的說出樸實話道。我從第一次看見你。就覺着你是向來沒見過的好女子。再也忘不下。現在講究女子職業。作女招待原是憑能力掙錢。就沒什麼不好。只是被一般下流婦女弄糟了。前人撒土。迷了後人的眼。所以我看在這樣地方。會有你這樣的人。已然非常詫異。再看憑你這樣的人。會落到這種地方。更是說不出的憐惜。所以我就忍不住天天往月宮去。想要向你談談。明白底細。也許能給你個辦法。無奈你這人太清高了。我千方百計。買通你那位同事小雞雞。請你進房說話。不料你竟錯會了意。也許把我當了壞人。沒說兩句話。就藉詞兒躲出去。再不理我。可是你別當我爲這個生氣。我不但不生氣。反而更敬重了你。只等機會再同你親近。以後遇着那流氓攪鬧。我恰巧認識地面上官人。輕描淡寫的了結了。這並用不着你感激。

我還嫌沒有替你出力。倘若我不認識官人。也要拚着這條命保護你。那時倒可以教你明白我心……雪蓉聽到這裏。櫻唇忽然動了幾動。似乎要說話。却只說出個我字。便又咽住了。柳塘看着。明白她要說什麼。便笑道。我還得謝謝你。在我被流氓們震嚇。將要挨打的時節。你會十分關心。倘然他們真打我。你一定要救我的。只這一點意思。已值得我為你拚命了。雪蓉聽着。臉兒又紅了。搖了搖頭。沖口說道。你怎麼知道我心裏……說着沉了一沉。面上微現笑影。又搖頭道。那時我自個兒都顧不過來。還會救你。你別儘說好聽話了。柳塘哈哈笑道。就算我說錯了。好。咱們書歸正傳。從那天你回來。就氣病了。我得着消息。知道你家境不好。遇着災病必然爲難。就小小的盡了一點心。那也不過因爲我既知道你害病。又想到你的窮境。就應該盡這責任。而且我多少是個有力量的人。花幾個錢。並不在乎。更用不着你道謝。方才你的話。實在想左了。我所以多日不上月宮去。絕不昝噴着你沒謝我。只爲着你的情形。似乎不願意跟我接談。又瞧着小雛雞她們。每人都有個年當貌對的好朋友。我就有些覺悟。自己這年紀已過了時。不配再同你接近。只可自勸自的。趁早退開遠遠兒。省得討厭。所以不敢上月宮了。可是我心裏仍放不下。每天出來。總是繞彎兒在月宮門外走過一次。瞧瞧那座樓面。想想你在裏面。心裏才好過些。今天想不到教你看見了。還是你追下來先開口叫我。我才敢答應你。否則便在街上走個對面。我還是不敢跟你說話呢。柳塘發揮了這一大篇。暗含着是要感動雪蓉。把自己的深情都表白出來。口說並不要她感

激而處處都刺激她的感情。尤其後半段話。特別捉狹。隱隱指出雪蓉所以不理睬他。只是嫌他年老。竟連他的恩惠都視若無睹了。雪蓉聽着。怎不刺心。立刻把臉兒赤如朝霞。眼中射出似噴似怨的光。嘴兒鼓起。從鼻中發出不滿的聲音。口中說道。好好。我方才是冤枉了你。你也不該反口就罵。你這是什麼話。方才還說把我看得多高。現在竟把我看成小雛雞一樣。哦。我也像她們一樣沒羞恥。沒良心。那我現在爲什麼找着你來。大概我是來錯了。不如走吧。說着就立起來。要向外走。柳塘聽她說出這樣的話。直是暗示。芳心已歸向自己。若不是這一激。她絕不好意思明說。不知得費多少周折。才肯顯露。現在竟在無意中。反激出來。只消用話再一引逗。她的幽隱情緒。便可赤裸裸的現露了。柳塘想着正要開口。外面輕輕一聲咳嗽。那掌櫃又走進來。向柳塘請示預備什麼菜。柳塘眼望雪蓉。問她想吃什么什麼。雪蓉搖頭道。不要問我。我不想吃什么……說着似覺所言。過於僵硬。忙又找補一句道。什麼都好。柳塘却很明白她所以不想吃的原故。就向掌櫃道。你隨便預備吧。掌櫃笑着。報了幾種珍貴的時菜。道。這都是二爺向來愛吃的時菜。不知這位小姐可也對口味。柳塘道。好。你就檢我愛吃的預備。我們倆口味一樣。掌櫃應了一聲。笑着出去。柳塘望着他出門。才回過臉來。恰見雪蓉正撇着嘴兒。用白眼相視。就笑着學那掌櫃的口氣道。這位小姐怎麼又不樂意了。雪蓉繃着臉兒道。你怎麼知道我跟你口味一樣。柳塘笑道。我只爲打發他出去。才那順口一說。雪蓉道。你順口一說。教人聽着就好像我跟你吃過多少回似的。柳塘一翻

眼兒道。跟我吃過多少回。這有什麼不好。值得生氣。難道跟我吃飯。就沾辱了……哦。我明白了。說到這裏。就住口不語。雪蓉忍不住問道。你明白什麼。柳塘用手指擽着鼻尖。只不回答。雪蓉又問了一句。他才有氣無力的答道。這還用說。明擺着理兒。也別說我不配。簡直不般配啊。人家同吃飯的朋友。都是西裝分髮的俏皮小夥兒。憑你這樣人才。竟陪着個老頭兒。豈不……話未說完。已見雪蓉眼圈變紅。淚光乍現。猛把手掩住臉兒。又將頭兒低下。柳塘知道她是氣哭了。頗悔這付藥下得太重。急忙住口。湊過去拉住她的手兒。軟語慰藉。雪蓉甩脫了他的手。扭過身去。柳塘自知出言唐突。只央告道。我說錯了。罰我成不成。你何必這樣生氣。好人。回過臉兒來。罵我一頓吧。雪蓉只是不理。柳塘屢央無效。實在沒法。猛然想起一條苦肉計。這條計。本是他三十年前的老套兒。但只適用於少年時候。若在這時施展。就把調情變成作怪了。無奈勢逼處此。只得老着臉皮。姑且一試。就道。你罵我打我也比不理我好。你打啊。罵啊。哦。你是不好意思麼。那麼我自己打。給你解氣。說着就舉手打自己嘴巴。頰上才發出一聲清脆的肉響。猛見雪蓉霍的轉過身來。面色變爲沉毅。雙目猶瀆淚痕。很快的用手將柳塘才揚起的手打落。同時含嗔叫道。你這是幹什麼。才把我罵得不成成人。這時又弄這一套。打哭了哄笑了。我說你又要被人抓住話柄。你還小麼。放着正經的不說。倒弄這些下流玩藝。我在飯館裏。常見沒品行的飯座兒。跟女招待這樣耍青頭。敢情你這樣年紀。也跟他們一樣。我倒錯敬了。柳塘夢想不到雪蓉也等老氣橫秋。的橫加排斥。不

由面紅過耳。越想自己行事越覺不夠味兒。正在不知所可。忽見門帘一啓。堂倌端着涼碟進來。忽聞雪蓉厲聲喝道。出去。等叫你再來。那堂倌吃了一驚。急忙應聲而退。柳塘心想。雪蓉素日瞧着很是溫柔靚覷。何以今天這樣氣粗。就是對着我着惱。又何致跟堂倌鬧脾氣。看來這姑娘好難測度。我今日也許要空歡喜一陣。她說不定罵完我就跑走了。正在想着。忽然自己手腕突覺溫柔滑膩。低頭看時。只見一隻春葱般的纖手。從旁邊伸過來。撫在自己腕上。不由心中一跳。急忙循着那隻手上的玉臂。抬頭向旁邊望去。見雪蓉臉兒緋紅。眼睛發着晶瑩的光。正向自己注視。似乎含情欲語。心中方驚訝變異。雪蓉已開口說道。你儘自頻嘴滑舌。真對不過我這一來……我痛快問你一句。以前別看我不言不語。其實心裏什麼都明白。只是我的心思。不願意教她們看出來。所以始終不理你。你也不想。我作女招待。成天跟男飯座兒打交道。倘若見人就躲。掌櫃早把我辭了。可見我對旁人不是這樣。怎麼對於最……最看重我的你。反倒特別冷淡。這是什麼原故。我想你這樣年紀。一定能明白。那知你竟不明白。不但惱了我。方才還老呀少呀的挖苦我一頓。真教人氣破肚子。不瞞你說。你對我的情形。若出在一個年輕人身上。我還當是荒唐鬼兒。勾搭女人的手法。只因你年紀大些。我仔細考量。才信你是真心……看重我。不過你在我病好後。不上月宮。我猜出是因爲我冷淡的原故。覺得這才幾日。你就把心冷了。一定從起初。便不是真心。自己警拗了好幾天。直到今天。我在樓上看見你在樓下張望。才明白你並沒忘下我。我再也忍不

住。就悄悄溜出。追下你來。到了這裏。滿指望你必有正經話對我說。我也有好些話告訴你。那知你只是閒話淡舌。不知把我當作什麼人了。柳塘聽得早已心花怒放。正要開口分辯。雪蓉擺手道。你不用說話。我且問句頂要緊的。你起初爲我才到月宮。風雨無阻。天天上班。那次流氓攪鬧。你拚着挨打去保護我。以後我病了。你又那樣盡心。若只論你花的錢。雖然我是個窮人。向來還沒見過偌大數目。可是再多一百倍。也買不動我的心。只是你爲我想得太細緻太周到了。這點心思。比錢却重得多。不由我不感激。現在我只問你。爲什麼對我用這樣的心。費這樣的力呢。柳塘聽她說到這裏。知道自己的心事。可以暢言無忌了。但喉嚨中才要把我愛你三字吐將出來。却在無意中將手撫頰。觸着了嘴上的鬚碴兒。不由就把原來要說的話咽了回去。改口說道。你自己總想得出來。我是爲什麼。雪蓉這時倒不羞澀。點點頭道。我自然想得出來。不過還是從你嘴裏說出的好。柳塘可再忍不住了。就厚着臉皮道。我……我實在太……太愛你了。雪蓉聽着。似乎這句話。早在她意料之中。並不驚異。只微微一紅臉。便又問道。你愛我……我早已知道了。只是你這樣愛我。打算要怎麼樣呢。柳塘聽她越發逼緊。心想自己對她追求。原本想她作個添香捧硯之侶。但是現在初次接談。怎好便逕直說出。唐突玉人。萬一鬧僵了。弄得欲速則不達。豈不糟糕。還是宛轉其辭。對她慢慢進步吧。想着就現出誠懇顏色。鄭重說道。我始終也沒想要你怎樣。只想該爲你怎樣。說句不怕你介意的話。你的命運實在太苦了。落到這種苦境。作了這種職業。你也許

從小兒失去父親。壓根沒享過女孩兒的幸福。你的母親。既然仗着你養活。大約她也很軟弱無能。沒法兒憐惜你。你在苦境裏處慣。自然心氣餒了。並不知自己的好處。覺得和小雛雛等人差不多。作個女招待也認命了。可是我自從見你。却看出你是多麼清高。多麼美麗。有好些大家小姐。還跟不上你一半。憑你這樣的人。竟作了伺候人的職業。未免太傷天理。教人瞧着寒心。所以我早就打定主意。想要幫你個忙。逃出這個苦境。你是有志氣的。一定不孤負我這片苦心。咱們商量怎麼辦吧。柳塘才說到這裏。雪蓉忽插口說道。你想幫我的忙。請問怎麼幫法。柳塘道。我想先教你離開飯館。拋棄女招待的職業。你這裏的生活。我可以暫且維持。現在女子職業大都是騙人。正經些的。全是苦不堪言。又舒服又掙錢的。又多半不正經。我替你打算。以後也不必再出來了。最好尋個合式的男子。謀個終身歸宿。你的母親。也可以跟着你享些老福。你說好不好。雪蓉聽到半截兒。已低下了頭。到他說完。忽而轉臉問道。你真個替我這樣打算麼。柳塘點頭道。我自從認識你。就覺得我必須這樣辦。好像成了我的責任。雪蓉低語道。你的心太好了。可是這樣成全我。於你有什麼好處呢。柳塘聽了心中一跳。暗想雪蓉似乎一點沒領悟自己的暗示。她竟把我當作局外的人。認爲完全出於仗義心腸。要把她拔出泥塗。歸於繡闥。另外給她尋個年當貌對的丈夫。造成人間一樁美滿姻緣。她當然如此想法。不知我作這只有犧牲。並無報酬的事。是何命意。所以發出有何好處的疑問。誠然不錯。我若這樣作法。真個於自己有何好處呢。固然成全她這

樣一位妙麗女郎。是應該的。花上幾個錢也沒什麼。並且在昔年。我也曾幫助一個妓女跟別人從良。並非沒作過俠舉。只是這次。我因愛雪蓉太甚。只想據爲己有。一直沒生過拯救她出去。跟他人結合的思想。如今這種話從她口裏說出。顯見她並沒想到我有娶她之意。換句話說。也就是認爲我沒娶她的可能。由此可見兩方的意見距離太遠。我若直說想要娶她。她不但當作笑話。還許嚇跑了呢。柳塘想着。雖然有些失望。但因雪蓉所說的話直爽天真。再瞧她那嬌花嫩蕊的玉貌。回想自己年衰身弱的情形。不由也生了慚愧。覺得自己太自私了。只想需要她這美人。却沒想她並不需要我這樣一個老叟。她所要的是年貌相當的如意郎君。我與其對她辯明誤會。吃個大沒趣。又何如就將錯就錯。承認了她所問的話。把私慾改爲俠腸。真個把她成全一下。倒也是件風趣的事。雖然難免當時惆悵。却是可供長久思量呢。柳塘這一尋思。立將主意變了。就正色說道。世上的人。難道每作一件事。都要爲着自己有好處麼。我自始並沒想到這層。只是因爲過分愛重你。想要把你從苦境提到樂境。只求能辦到了。我瞧着你成了正果。想想這件好事。是我一人辦理的。這個美人。是我一人成全的。我心裏覺得快樂。也許那就是我的好處了。雪蓉聽了。直着星眼。注定柳塘面上。目中現出驚異的光芒。似乎要在柳塘神色中尋覓什麼。却把小嘴兒閉得緊緊的。半晌沒有作聲。柳塘看她似乎有疑惑自己之意。方要開口問你不信我的話麼。不料門外又有咳嗽。接着似那掌櫃的口音。在外面說道。二爺。酒菜都預備好了。聽您的信兒再開。柳塘

就問雪蓉可要開飯。雪蓉明白時候已不早了。外面口說聽信兒。其實暗有催促之意。就點頭道。早晚也得吃。就教他們開吧。外面聽了這一聲。立刻進來三四人。調理桌案。掌櫃特別體貼。把大圓桌撤去。只用方桌擺列酒肴。得使他二人的座位縮短距離。可以一切方便。及至把酒菜擺上。柳塘因只有兩人。就讓雪蓉在正面坐。自己側坐相陪。但是雪蓉自己先已坐在側面。再不肯動。柳塘只可和她相對而坐。堂倌已預備好柳塘素日愛喝的茵陳酒。又問雪蓉要什麼酒。雪蓉正瞧着桌上擺滿的酒菜詫異。她自有生以來。還沒進過飯莊。在西餐館作事。也只瞧見客人要一份上一份。要一樣上一樣。十分簡單。這時見桌上竟擺了十多盤酒菜。內中多半叫不上名兒。不由心想。酒菜一定是下酒的菜。已經有這許多。少時下飯的菜。更不知有多少。簡直是夠十幾個人吃的大桌酒席。現在只我們兩人享用。我是不能多吃的。難道他是個大肚漢麼。又一轉想。忽悟這是柳塘對自己特別恭敬。以整桌酒席款待。覺得他太糜費了。心中好生不安。其實雪蓉是誤會了。這只是飯莊對闊飯座兒一種慣例。擺上許多品類。算是擺闊的款式。實際飯館並未怎樣盛設。只於雪蓉初歷此間。竟把雜湊式的小吃。當作整桌酒席。原因是她生長蓬門。碧玉出自小家。向來沒見過世面。偶然趕上街隣有什麼喜壽大事。他母親出上五百錢的份子。帶着她去行人情。所吃的只是俗稱直跑八大碗。所謂直跑八大碗者。就是只有八碗有名無實的菜。如害童子癆的雞。吊湯煮過八次的肉。臭坑裏撈出的蝦仁。由澱粉和雜質起化學作用而成的丸子等等。既不備

酒。自然沒有冷碟。坐下就端飯吃。故而名爲直跑。若是偶而趕上主家居然加上四個冷碟。那就值得令人詫愕相告。稱爲風光。贊爲慷慨了。雪蓉由那種環境出來。怎能不觸事生疑呢。他正在想着。忽聽柳塘問喝什麼酒。就搖頭說我不喝。柳塘又讓了一句。雪蓉好似不耐煩。繃着眉搖搖頭。柳塘只疑她厭惡飲酒。就不再讓。堂倌把茵陳送上。便出去了。雪蓉望着柳塘埋怨道。你今兒是特意請我吃飯。還是借着吃飯說正經話呢。柳塘道。這不成敬意的小東道。怎敢說請你吃飯。不過借這地方談談。雪蓉道。既然這樣。爲什麼又儘自讓酒讓菜的絮叨。早早把堂倌打發出去不就結了。柳塘聽了。明白她是急於和自己說話。料着必是因爲自己一力成全的許諾。使她想爲千載一時的良機。故而急不可待的要向自己問個切實。要個把柄。這女子的心也太重了。想着就道。你是有話忙着跟我說啊。現在他們都出去了。請你說。呵。雪蓉點頭道。不錯。我是忙着問你。方才你說的話。可是出於真心。柳塘道。自然是真心。你怎麼還不信我。雪蓉微微一笑。隨即斂容說道。我却是有點不大敢信。你和我非親非故。素不相識。現在無故的要成全我。不惜錢財。不避麻煩。把我拉扯上去。可是你本身。並沒一點貪圖。只要我招夫嫁主。得到個好着落。……說着抿嘴一笑道。這心眼好得出圈兒了。我想信也不敢信。柳塘方要分辯。雪蓉把手一擺。又接着道。就讓世上真有這樣好人。好辦這樣善事。可是跟你的情形也不彷彿。你若真有這種心。從起首就該大大方方。痛痛快快。對我鳴鑼響鼓的說明了。要不然也可教別人透意思給我。這本是露臉的事。可以

說得講得啊。只是你請想想。向來對我的情形。一直是迷迷惑惑。靦靦覷覷。和那般小荒唐鬼簡直一樣。不過稍爲穩重些罷了。再說你若真是這樣存心。在我害病的時候。就該親自到我家去。跟我母親當面說出你的好處。何必弄那些花招兒呢。即便你是顧着身分。大神仙不肯進小廟宇。那麼到我病好時。還不該叫我過去。說個一明二白。怎麼還裝沒事人兒。一直端着呢。我明白。你只等着我心裏忍不住了。向你面前自行投到。可是沒想到我更有個老綳勁兒。只和你耗着。看你到底怎樣。你到底沉不住氣。早早的灰了心。居然一氣就斷道不上月宮了。虧你還有臉兒說好聽的話。若真只想成全我。沒有別的意思。怎會跟我這樣容易生氣。容易灰心啊。還有今天的事。你看我值得成全。就成全一下。看我不值得成全。就拋開不理也罷。怎麼還藕斷絲連的。儘在月宮樓下轉彎。你也未免太形跡可疑了。說着格的一笑。就輕伸玉腕。提起柳塘山前的酒壺。斟滿一杯道。你喝杯酒。壯壯胆子。把實話說了吧。你總能明白我並不是沒心的人。自從病好以後。心裏已經有個打算。你把實話說了。我也有好些話告訴你。柳塘聽着。心中又驚又疑。亦喜亦懼。想不到向來嬌羞靦覷的少年女郎。竟說出這樣鋒利老辣的話。簡直把自己的心事。完全揭穿。但聽她的口氣。好像含着很深的情感。莫非她業已對我傾心。我方才這一遮飾。反而違了她的本願。故而引逗我吐露實情麼。但又怕她本心是希望我並無貪圖。却又不肯深信。因而用話試探。倘然我說了實話。被她當面一陣奚落。豈不醜死了。想着猶疑半晌。終於被希望戰勝。疑慮。就笑着用模

樓口氣說道。我明白了你的意思。你以為我是別有私心。口說要成全你。實際也是爲着自己。是麼。雪蓉道。你別這麼含糊其辭。索性說實在些。柳塘道。那我可怎麼說呢。雪蓉道。你就實說是不是……說着似乎面上生羞。喉中發澀。略一遲頓。立時又紉住臉兒。低聲說道。你就說是不是愛……愛上了我。柳塘聽到這個愛字。好似身邊響了一砲。震得三魂七魄都要飄飄上升。連忙定了定心。壯了壯胆。向她笑着說道。我愛上你。這不是癩蛤蟆想着天鵝麼。雪蓉望着他秋波一轉。忽然點頭道。哦。原來你並沒有這種心。那倒是我看錯了。好。就不談這個吧。柳塘一聽她的口氣。心中又復一跳。暗想自己只顧惺惺作態。可不要拿過了頭。好容易天鵝飛得近了。我却只拉弓不射箭。讓她再飛走了。那可糟到自己對不住自己了。想着急忙把話收回。含笑柔聲的道。倘然我真有這種心。你該怎麼想。大概難免不罵我老而無恥吧。雪蓉噗哧一笑道。我早知道你有這麼一句。可是說得太模糊了。不成。你得先痛快說是愛上我不是。再問我怎麼想。說着把酒杯端起。遞到柳塘嘴邊道。你快喝了。穩穩心。壯壯胆。說句有勁的話。憑你張二爺。有名的人物。什麼沒經過。沒見過。今兒被我這樣小姑娘逼得滿嘴裏跑舌頭。不也太丟人麼。柳塘聽了她這刁鑽尖酸的話。不由哈哈大笑。接過酒一飲而盡。挑起大姆指道。可兒。可兒。真是美人詞令。比飛仙。我若能長久受你這樣譏諷責罵。可算享盡別開生面的豔福。想不到你居然還是絕頂聰明。果然秀外者必兼慧中。我實在老眼不花。哈哈。哈哈。雪蓉在旁把酒壺重重一頓道。你說的什麼。滿嘴滴哩都魯。我一

句也不懂。柳塘才悟自己只顧一陣高興，竟犯了書毒，順嘴拋起文來，就猛然伸過手去，握住她的玉腕，笑道：「你不必問我說什麼。方才你不是笑我丟人麼？不錯，我自從遇見你以後，接二連三，儘遇着丟人的事。現在你因為我不敢說實話，笑我丟人，可是我若說了實話，把你惹惱了，只怕人丟得更大。」雪蓉接口道：「你儘管說，我不會惱。」柳塘苦笑道：「就是你要惱，我這時也忍不住，痛快說出來。隨你怎麼懲罰吧。」說着，突現出莊重的顏色。徐徐說道：「韓小姐，我實在愛上了你。自從初見以至今日，沒有一時能忘下你。明知我太老了，莫說對你這樣少女發生愛情，就是起一點邪念，都是罪過。無奈我自己管不住自己，才作出這種沒道理的事。有時心裏清醒，也覺慚愧難過。可是一看見你，就又不能自制了。這些日你也許看着我好像發昏得可笑，却不知我心裏有多麼痛苦呢。今天若不是你定要問我，我絕不敢對你實說。因為我自知糊塗顛倒的想頭，說出來得挨嘴巴。不過現在既已說出來，請韓小姐千萬別生氣。我也決不敢有什麼妄想。只要你知道我是最愛你的人，可是又不配愛你，不敢愛你。今天說明了以後，料想你也不會願意再見我。我也沒福再見你了。韓小姐，你只現時原諒我個老糊塗，往後再能偶爾記起有個不知羞的老頭兒，會發狂的愛過你，那就不枉我……」柳塘說着，故作格格難吐，却把眼偷瞧雪蓉。看她起何反應，那神情就好似一個賭徒，把最後一批財產，下了孤注，望着將要揭開的寶盒子，判斷命運的吉凶。決定本身的死活。但是雪蓉聽了他的話，神色並無變異，只把眼兒直注對面牆壁，好似凝眸望遠，並

作深思。面上顏色白如石象。櫻唇緊閉。頗有嚴冷之態。但是漸漸頰上生紅。櫻唇漸綻。猛然向柳塘白了一眼。似笑不笑的道。你不用儘這樣昧着良心說話。既然愛上了我。又費了許多心機。花了許多錢財。請問所爲何來。今兒見着我。又滿口的不配咧。不敢咧。得了。我本來還有很多話問着你。可是既明知你是說謊。又何必問。現在我只要明白一件事。你得老實的回答我。不許閃轉騰挪。柳塘道。你問吧。我已說過。拚着受你懲罰。問什麼我說什麼。絕不隱瞞。雪蓉點頭道。好。那麼你既愛上我。又千方百計的向我跟前湊合。請問你有什麼想望。你可不許再舉出先前那一套成全的話搪塞。也別再說什麼不敢不配。比如在我病好以後。就對你道謝。跟你要好。你又有什麼打算。說着忽正色重言道。張二爺。你得憑良心回答我。不要有一字虛假。這對我有很大的關係。柳塘被她逼住了。心想事已至此。我就再冒險把心事和盤托出吧。這是最後的一局賭賽。倘然失敗了。拚着挨她一頓譏罵。但若萬一勝利。也許就酬了我的夙願。想着也就正色答道。好吧。你既定要問我。我也不管你聽了怎樣生氣。怎樣惡心。從實供出來。我實在像你說的私心有着貪圖。想要教你離開這苦地方。到我家去享受……我不敢說教你享福。不過能得着較比舒服的日月。只是我的年紀和你太不般配了。說着真是慚愧。雪蓉在他說話時。兩目凝注。聽他說完。忽然把嘴一鼓。嬌嗔着道。你別動不動的拿老字作鼻頭。你當我愛聽啊。我若有這意思。月宮裏年輕的飯座兒多了。不全像小雛雞她們一樣胡鬧。爲什麼單爲你走了這些日的心呢。這幾句話不啻把心緒

完全描露出來。柳塘聽着。直如貧漢突然得中頭彩。喜得魂靈出竅。飄飄上升。若不是被房頂擋住。恐怕就一去不返。就向她道。你不嫌我老啊。雪蓉道。你還說這話。不瞞你說。我出來當女招待。也將有一年了。既幹了這個。自然短不了和男子打交道。說也奇怪。好像真正上館子吃飯的規矩人。都不肯上有女招待的地方。所有來的。不是浪蕩公子。就是小流氓樣兒的。自然全都年輕。可是這般人的行爲。別提多麼混賬。來過幾趟。就貪嘴淡舌。動手動脚。要不然就變着方法。想佔便宜。甚至當着面就邀人上旅館。除非小雛雞那班爛貨。才和他們混得上來。我却怕透了這些年輕人。而且對女招待這一行。早已厭惡。恨不立時逃出去。無奈我……不怕你笑話。我從小兒便沒了父親。有個哥哥。也在十年前投軍當兵去。一直沒有音信。只剩我和母親苦熬歲月。仗着四雙手作外活。賺錢度命。直到去年。我母親年老眼花。作不了活計。我一個人累死也混不出澆裏。才沒奈何幹了女招待。雖然賺錢較多。可是受的氣也不少。如今恨了這行。想要脫開。無奈又尋不着別的生路。想再作外活。我的心浮了。手也拙了。絕不能像當初整天坐在炕上。跟尺剪針線纏磨。只可暫且對付着吧。至於對付到何時是了。我簡直不敢想。說着望望柳塘。臉上又現悽愴之色。嘆道。你愛我完全真心。我已經都明白。所以也不怕你笑話。把心事都告訴你。我敢說往日在家裏沒一時離開母親。到了月宮。也沒跟他們一塊兒胡鬧過。直到如今。我還是……還是個好姑娘。說着面色緋紅。突然低頭作了一聲乾嗽。又吐了口唾沫。才又抬頭接着道。你可不許心裏笑我。

柳塘忙道。什麼話。你這話對我掏心吐胆。我倒笑你。那成了什麼東西。現在咱倆已是一個人了。你不要顧忌。儘管說吧。雪蓉咬着唇兒。望着他道。底下的話。我不用說。你也可以明白。我早想逃出這裏。如今你要救我出去。我怎會不願意呢。你還是別說自己年老。年輕的我倒見多了。那有一個可靠。我並非說年輕的沒有好人。只是年輕的好人。都不上這地方來。來的多是歪戴帽斜瞪眼的。所以除了跟小雛雞她們胡鬧。沒見過能長久的。反而是年紀大些的。常能落到了好結果。像以前在這裏的謝璞玉。有位王小二先生。爲她在天津連住了四年。放着大官都不去作。只每日來吃一頓飯。見她一回面兒。以後璞玉戀着丈夫孩子。不肯跟他親近。那先生才傷心走了。可是璞玉的丈夫。已經生了疑心。竟也負氣離家自去。璞玉得了神經病。到如今還不知落到什麼光景了。這事雖然沒有下場。可是那王小二先生的深情耐性。那個年輕人作得出來。還有個在華麗電影園作女招待的張良玉。認識了個上年紀的老財主。平日很是花錢。良玉却嫌他老。一直沒放在心上。趕上用錢。就給個火爐抱着。不用錢時。就拋在冰桶裏。那老財主却始終愛她。有一次良玉得罪了流氓。被拋了鐵水瓶。把臉都燒爛了。送到小醫院去治。醫生說他容貌已不能保好了。也滿臉疤痕。良玉知道容貌一壞。這一世就算完。正在想要跑出去跳河。那知老財主聽信兒趕來了。對她溫存憐惜。並沒一點厭惡的意思。良玉這才良心發現。哭了起來。那財主竟對她說。你現在受了這樣的傷。以後自然不能再幹舊營生了。倘然你願意跟我。就上我家去吧。良玉在絕望

時候聽了這話。感激難言。一口應了。那老財主立刻把她送到北京協和醫院。花了好幾千塊。把她傷痕治好。竟沒落什麼癩痕。回來就娶她進來。作了太太。這是多麼好的結果。那老財主心地真太好了。以後雖然也沒落好下場。那却怨良玉自己不好。憑空的生了外心。放着太太不作。又出來幹賤事。現在這個人已經得了報酬。落到下等窯子裏。那老財主還惦記她。常常派人送錢。不過再不肯弄她回去了。這不是自作自受麼。所以我早已看開了。只有年紀大的人靠得住。年輕的不是荒唐鬼。就是拆白黨。我聽說很有幾個女招待。被人騙到外鄉。賣給娼窰。起初都是爲愛年青愛漂亮上的當。你明白我的心思。就不會老呀老的儘自討厭了。柳塘笑道。原來你有這麼一篇大道理。這些件證據。替我這老頭兒辯護。想不到老也會吃了香。這真是頭一次。雪蓉正色道。你不要儘說閒文。我這話也不是臨時現編出來的。是從我害病以後。料到你對我的心意。就很費了幾天尋思。可是我尋思得了主意。你竟不上月宮去了。教我直盼了這些日。今日方才遇着。我再忍不住。就厚着臉皮跟下來。柳塘聽着十分感動。用力握着她的手。道。親愛的。我真想不到居然能如了願。得了你這樣紅顏知己。你太重看我。這番情義。我對你真覺愛而忘死了。現在咱們既然把本心都現出來。我也不再說無謂的謙辭。你願意跟我。我更從早就想娶你。這都不用商議了。只把你家裏情形。和你有什麼要求。都告訴我。我一定都如你的意。雪蓉搖頭微笑道。我沒什麼要求。只要到了你家。自然短不了我的吃穿。現在要些東西。又交給誰。我家只有一位母親。也不

能把她拋在外邊。總得跟我去養老。我就是這一件要求。沒什麼別的。你倒是把你家的情形也先告訴我。娶我去往那兒。攔柳塘點頭道。你不問我也要告訴你。因為這種事不是可以馬虎的。你既要上我家去。自然得先知道我家的景況。若是有不可意的地方。也好趁早……雪蓉聽到這裏。忽把牙箸敲他的手道。什麼話。我既然說定要嫁你了。就是你家有刀山油鍋。我也拚着命去。你從此少說這來回話兒。教人聽着。倒好像我還猶疑不定似的。說着又噗哧笑道。可是我也太……太……太什麼呢。簡直想不起兩個合式的字。給我自己下個批語。世上那有像我這樣莽撞。當面鑼當面鼓的。自己給自己說親。已經夠新鮮的了。何況我連你家情形一點都不知道。這不是厚臉皮半瘋兒麼。你心裏不定多麼笑話我呢。說着眼珠一轉。忽又泫然欲泣的道。我真是小孩子。沒沉穩。沒算計。只縱着一沖的性兒。一開頭就作錯了事。着你看不起。將來可怎麼好。咳。我素日常勸小雛雞她們。說我們女子應該自尊自貴。越在這下等地方。越別被人看輕。我只有嘴說別人。今兒這是怎麼了。雪蓉說着似乎自言自語。神情非常懊悔。撇着小嘴兒。彷彿要哭。柳塘瞧着。更看出她的瀾漫天真。越覺憐愛。忙道。你又犯疑心病。我也得跟你定個條約。你既不許我說老。我也不許你說這種話。我很明白你的心。論理說。像咱們這樣面說面講。固然好像有些冒昧。可是人家自由結合的男女。比咱們還簡爽多多。你只是少見多怪。再說所以這樣。絕不是厚臉皮沒心計。只因在你那純潔的心裏。有着太豐富的感情。又因你雖然幹着這種下等營生。並沒銷磨

了高尙的志氣。時常想要逃了出去。現在遇着了。我正合了你的希望。又感激我的情意。所以竟不願得仔細探聽。就把手想先吐出來。這正是你高尙的地方。只抱感情爲重。別的都沒掛心。倘若換個別人。比如說那個大金牙吧。我若說要娶她。她一定不會像你這樣莽撞。一定先要問我給多少聘禮。作什麼待遇。說不定還講買賣似的說許多條件。那還有什麼意味。惟其像你這樣莽撞。才看出咱們這段姻緣。完全是從感情作成的。我怎麼倒會輕看你。你方才的話。真該受罰啊。雪蓉聽他不但提高了自己身份。而且把自己腹中含蘊而不能用語表達的意思。都給替說出來。不由滿心感動。望着柳塘。脈脈含情的笑道。你真會替我遮羞兒。可是難得。居要……把我心裏的話都給說出來。好。我認罰。怎麼罰我。柳塘笑道。記着吧。等你到我家裏再說。雪蓉紅雲上頰。低下頭兒。悄然道。你家裏倒是怎樣。還沒告訴我呢。柳塘道。我要告訴你的。第一件。我可不能像那老財主似的。娶你作正室。因爲我家裏已有太太。得尊你作二房。你可樂意。雪蓉點頭道。我早料到嫁你就得作小。像你這樣年紀。豈有家裏沒太太的。但是未必只有一位。我也未必作二房。柳塘道。現在實是只剩一位正太太。並沒別人。雪蓉作詫異聲道。現在……只剩……這是什麼話。柳塘道。實不相瞞。我以前曾有五六位姨太太。雪蓉一吐舌兒道。五六位。真的麼。她們現在都在那裏。柳塘道。現在連我也不知她們在那裏。因爲從前年遣散以後。都沒有消息。只知道有兩個嫁了人。雪蓉聽了。突然顏色慘變。失聲叫道。呦。原來這麼回事。我聽說有錢的人。把小婆當玩藝兒。

愛上就買到家裏。玩膩了就打發出去。你既把原來有的都不要了。又何必要我。我將來不也是一株廢柳塘道。你先別灰心。聽我把細情告訴你。當初那幾位姨太太。都是從窯子裏娶來的。我對她們倒真有些當玩物看待。她們對我也沒有真心。不過胡亂湊合罷了。到近年我常常害病。身體不好。常年在書房獨居靜養。她們受不住冷淡。漸漸露出飛揚浮燥的樣兒。我瞧着恐怕鬧笑話。就對她們明說。我體弱多病。已經不能再進內宅。教你們在此枉担虛名。未免太不人道。現在你們若有願意走的。儘管說話。我可以給一筆錢。本屋裏的衣服細軟也可帶走。只是不許在本地再落風塵。傷損我的臉面。若不願走的。我也不強打發。可是得安靜度日。她們聽了我的話。大家一商量。竟全走了。一個也沒留。說着向雪蓉笑道。你聽了我的話。必然納悶。我既自知年老體弱。連舊有的姨太太都不能留。怎麼現在又想娶你呢。這實在是件沒理的事。連我自己都不大說得明白。第一我從見到你。覺得是有生以來最可意的人。愛心一起。把本性都迷糊了。竟忘却自己能不能。配不配。只想跟你親近。這就好似一個害胃病的人。免不了嘴饞。看見美味。仍想到口。却忘了實際中未必能享受。柳塘說到這裏。猛覺話兒太直率了。恐怕寒了雪蓉的心。就加個註解道。可是我近來身體已經保養得好多了。而且對你有真愛情。和別人完全兩樣。也許……雪蓉聽到這裏。粉面通紅。用手掩着耳朵。柳塘方要再說。雪蓉已轉臉向外。揚聲叫道。外面有人。柳塘不知她意欲何為。方在詫異。只見外面已走進一個堂倌。向上垂手請示。雪蓉似笑不笑的

道。去拿一杯漱口水來。堂倌聽了。覺得漱口是飯後的事。莫說這樣大的小姐。即便是個小孩。只要念過幼稚園。讀本中吃飯前洗洗手。吃飯後漱漱口。那課書。也能曉得這個規矩。如今怎在飯菜未上時就要漱口。莫非菜裏吃出蒼蠅。或是誰曾嘔吐。可是時候不對。情形也不像啊。但是心雖疑惑。却因飯莊規矩。以官派爲依歸。堂倌習慣。以服從爲天職。也就不敢動問。噫了一聲。便要退去。但雪蓉已看出他的遲疑態度。恐怕他誤會要半途罷宴。就又說道。你只拿一碗乾淨白水來好了。堂倌這才明白並非要飯後的漱口水。而是別有用途。急忙跑出收拾。這裏柳塘。問你要漱口水作什麼。雪蓉搖頭不答。柳塘猛然想到莫非自己言語冒犯。或是什麼地方教她不滿。因而忽變初心。大生悔意。竟而要水漱口。預備告辭。想着忍不住說道。你漱口是要走麼。那……那可不成。請問我怎麼得罪你了。雪蓉仍是不答。柳塘由她面上。尋不出表情。心中更急。就道。莫非我方才說的話。教你不高興了……才說到這裏。猛見雪蓉小臉兒紅漲起來。直連耳際。眉兒緊縐。妙目也射出火一般的光。分明羞怒並作。柳塘見她顏色突變。心中不知是何緣故。却沒想到自己把話說繃夾了。柳塘所謂莫非方才說話教雪蓉不高興。是泛指相見後一切談論而言。雪蓉却以爲仍接着他衰弱無能的前碴兒說的。直是明言她因柳塘口衰弱而不高興。怎會不視爲侮罵。因而芳心惱怒呢。正在這時。堂倌由外面端了杯水進來。放在桌上。隨即出去。柳塘搭訕着道。水取來了。你作什麼用啊。雪蓉把眼瞧瞧那杯水。仍繃着臉說道。我要這水。本爲給你漱口的。方才搗

嘴噴的什麼。虧你也不害臊。現在我才明白。你是天生嘴裏沒有象牙。永遠這麼骯髒。洗也沒用。我再不管你。只把這水自己洗洗耳朵吧。說着伸手用小指向杯中蘸了一下。就裝着向耳孔中揩抹。柳塘這才明白她是借漱口。水諷刺自己。先顧不得慚愧。只覺心中情波突漲。望着她愛得不知如何是好。恨不得一口水吞入腹裏。柳塘何以受了譏諷。反增愛惜。這道理若被往日提倡女權的人們聽見。定要判他以侮辱的罪名。好在現時風氣轉變了。很有些當代偉人發出議論。認爲女子應該回到床上去。或是歸入廚房中。又認爲女子的責任是給男子精神和肉體的安慰。這些話算又把女子降落在男子的享受之中。因此柳塘的思想。也可以放心寫出來。說實在了。他仍是存有以女子作玩物的思想。向來女子中間的關係。非常奧祕難言。玩物二字。並不能算是壞名詞。或者反是男女間的一種需要。例如無論如何高尚的男女。在房幃之中。也不願過着麻木的生活。只像古人的相敬如賓。動止以禮。即便遇着敦倫事宜。也得先遞個河魁。不會在房爲嗣。續計敢請入室的簡貼。這又有什麼意趣。所以男子都怕娶着性情呆板女人。女子也不願接近麻木不仁的男子。而全希望對方能解情識趣。這四個字解釋。就是能夠把對方視作玩物。而使玩物感覺被弄得舒服適意。或者進一步把自身給對方作玩物。而使對方從這玩物發生美感。這倒不是專指房幃狎昵之私。即在平時相對。那一笑。都蘊機鋒。轉目顰眉。盡含心緒。一個人的面上。似有千邱萬壑。動作非常幻妙。五花八門。能使人領略不盡。這就叫做情趣。而對方能夠把

這些好處領略出來。謂之解情識趣。所以一雙有情男女的遇合。若求於琴瑟靜好之外。還能自相知音。那就恐怕比英雄的風雲際會還難。由此說來。玩物這名詞。固然不好。但世上有幾個人配作玩物。幾個玩物能遇着會玩的人。有幾個會玩的人。能夠恰巧遇着玩物。可見玩物也列名貴的了。只可笑世上有些醜如鬼魅。蠢如鹿豕的人。居然不度德量力。也亂喊着反對作人玩物。却不想想本身是不是有作玩物的資格。譬如小孩要件玩具。起碼也得把木頭剜成人物鳥獸之形。稍加彩色。小孩才認作是可要之物。拿去玩耍。若只把一段朽木頭去給他。他根本就不肯玩。又何勞這朽木反對呢。柳塘曾久閱情場。深享醜態。曾把女子作玩物。本身也作過女子的玩物。故而深知女人的情趣。比容貌還加重要。自識雪容。見她容顏風韻。都是上選。但是出自小家。又少閱歷。料着未必能行情趣。但只一副林下風姿。已足令人意遠。也就無事苛求。如今想不到竟發現她不特秀外。而且慧中。天然有着動人的情趣。這由很小的地方。便可以看出來。就如方才自己說了觸犯她的話。若在平常的人。不是生氣不理。就是盡力辯白。那都不大得體。但她竟能別開生面。用一種意在言外的動作。輕輕把這難堪的局面改變。用一種出人意料。的諷刺。把難答的問題了結。由此可知他的靈心慧質。必然超人一等。料想閨房之中。目聽眉語。鬬角鉤心。定有許多難以言傳的情趣。這種事只可爲知音道。難爲俗人言。自己數十年風月場中。所遇這等妙人。不過三兩個。可見才難。却又慳於緣分。不得長久廝守。屢留遺恨。莫得補償。豈料今日居然在將近收

場的晚年。竟又遇着一個。難得她還有心向我。我可再顧不得什麼梨花海棠的譏諷。白髮紅顏的殘忍。定要抓住她以娛老境。萬萬不能放手了。想着眼望雪蓉。滿心是愛。滿臉是笑。的道。你真該洗洗耳朵。我的話說得太卑鄙了。豈止卑鄙。而且混賬。也許因為喝了幾口酒。折騰得說胡話。你總得原諒我。雪蓉本來鼓着嘴兒。這時唇角向兩旁舒展。抿着嘴笑道。我有什麼法兒不原諒。只求您二爺以後稍微把我當個人看。別這麼作踐就得。您請想想。現在我還沒進您張府。您已經話應前言。把我抬舉到這樣兒了。柳塘聽着。好似挨着兩個嘴巴。心覺向所未有之窘。只得立起作了個揖道。好人謝謝你。別再找補了。你若氣不出。我情願自己打頓嘴巴。可再受不了你這挖苦。雪蓉才一笑。按他坐下道。得了。咱們揭過這篇兒去。你接着說正經的吧。柳塘沉吟道。也沒什麼可說的了。現在咱們既已定規。只剩下瞧日子辦事。接你進家了。雪蓉道。你的太太脾氣可好麼。柳塘道。我不敢準說好。不過敢保她能讓咱們清靜靜過日子。不會爭風吃醋。給你氣生。雪蓉道。她年紀多麼大了。柳塘道。年紀倒不大。只有三十多歲。雪蓉叫道。他只三十多歲。就這好說話兒。我真不敢信。柳塘道。我說的是實話。你一進家就信了。連我這次娶二房。還是她逼着辦的。倘若你不嫁我。她也要另外替我討一個。雪蓉納悶道。這是什麼道理。我不明白。你給講講。柳塘聽她這樣相問。不由心中內愧。太太業已許身王府。所以要給丈夫另尋伴侶。以資抵補。而免糾紛的道理。又怎能說出口來。只可把賢德的高帽給太太戴上。說她因為沒有子嗣。十分着急。又經醫

生檢驗身體。驗出她不能生育。故而忙着令我納妾。雪蓉聽她說得理由充足。也便信了。不住嘖嘖稱讚。太太賢惠。心中似乎甚喜。柳塘也覺大局已定。心花都開。當時又商議進門日期。以及迎娶儀式。雪蓉以爲給人作妾。並非什麼榮耀的事。外面越弄得風光。實際越教人看着沒趣。還是悄不聲的進門。免得張揚的好。柳塘却恐委屈了雪蓉。以爲表面儘可從簡。內容必須富麗。約定明日差人到雪蓉家送首飾衣料等物。請她雇人趕製嫁衣。起碼也要湊成八隻皮箱。將來隨帶進門。也顯得好看。雪蓉道。我也不謙讓了。好在東西還是回到你家。不過給我作個虛臉兒。這樣你就再費些心。在接我進門的前一天。我先挪到別的地方。就是旅館也好。我從那裏上你家去。躲開我的家門口兒。省得到日子冷孤丁的去車子接了我走。街坊們一定打聽議論。怪不得勁兒。柳塘道。好吧。你放心。一定照着你的心辦。我本想把你母女先接出來。在南街有幾所小三合房。是我的產業。你們先住進去。我從那裏娶你進門以後。你母親也不必再挪。撥過個女僕伺候着。就永遠住在那兒養老了。無奈那房子久已租了出去。還得個把月才能騰了出來。等待不及。只可依你先搬到旅館了。雪蓉聽柳塘先已替她母親打算了養老計劃。深感他的體貼。就欣然領首道。我現在已是你的人了。今天回家以後。只有等着迎娶。別的事都聽你安排吧。當下二人又娓娓小語了一會。直惹到掌櫃的又在門外咳嗽了。原本她們二人來得很早。正當上座的時候。但是談的話太多。到入座飲酒時。旁的飯座多已吃罷走了。二人在座上這一接談二本。便又耽擱了一點。

多鐘。試想一個心繫好夢。正作豔福的追求。一個意在終身。方待鴛牒的簽定。在這銷魂境地中。又怎能覺察時光消逝。迅如過隙白駒。還只當不大工夫。但那知這飯莊中。已只剩了這一撥座兒。滿堂燈火。上下人工。都只伺候他們兩個人。而且只上了冷葷。正菜還得聽信兒。若依此例計算時間。這一席即使不連上明日午餐。起碼也得吃到五鼓天明。掌櫃雖然巴結柳塘。但是櫃上竈上的人。都已嘖有煩言。掌杓的大師傅。更宣言當不了這熬夜的差使。要丟下回家。掌櫃好容易安撫住了。走到這邊門外。向裏一看。見柳塘的談話正在親密。簡直不動杯箸。好似把飯莊當作茶館。忘却吃飯的事了。但又不敢驚動。只可咳嗽一聲。柳塘聽得一揚頭兒。掌櫃便走進去。仍裝着戲般勤問。可要換酒。柳塘搖頭說酒夠了。掌櫃便趁機報告預備了什麼飯菜。問可合意。接着又說現在快十一點了。時候不早。就教他們上吧。二爺吃完了也該抽烟。柳雪二人聽了。不由都是一驚。以為來時天方黃昏。只過了這麼一會。怎就到半夜了。柳塘掏出表來看。果然長短兩針都在十一點處。疊着。雪蓉叫道。怎麼到這時候了。我可不能再吃。得回家了。柳塘愕然的道。怎麼真十一點了。我還覺着……只是你總得吃了飯去。那能空着肚子回家。雪蓉不肯。只是要走。柳塘就問可是要回月宮。雪蓉道。不。我逕直回家。閒兒再上月宮辭事。柳塘留她不住。又她沒吃晚飯。回去挨餓。就教那掌櫃給包了甜食。門丁之類。雪蓉也不謙讓。含笑向柳塘送了個畫在不言中的秋波。就自走了。這裏剩下柳塘一個人。立覺房間大了許多。比沙漠還要空闊寂寥。電燈也似乎

由五十燭滅爲五燭。陰陰暗暗。好不悶人。掌櫃又來張羅上菜。柳塘獨自那裏還吃得下去。就吩咐免上菜吧。我也得回家看看。已經預備的菜。請你的櫃上同人吃。該多少上我的賬。那掌櫃聽了。就說二爺現在一點飯不用。那如何成。少時餓了。怕弄不着可心的東西。不如挑幾樣菜給您送到府上去。柳塘聽這掌櫃的巴結自己。頗有類乎自己的體貼。雪蓉在表面上幾乎一樣關心。所差的是他關心錢財。自己關心情愛罷了。想着就一笑謝道。不必費事。家裏有廚房預備點心。再說夜裏我也不吃油膩。隨即穿了外衣。走出飯莊。坐洋車回家。途中見商店半已落燈。行人稀疏。市聲漸寂。又加在車上搖簸。覺得身上發酸。腹中發空。知道是癱餓交加。倒不由好笑。心想今日直是外蕩了半日。並未正式吸足一頓。而且大到這時候。竟提着餓肚子回家。直是前所未有的。只爲和愛人盤桓。竟什麼都忘記了。都忍耐了。倘若我在家裏。由午後到這時。還未吸烟吃飯。那就不知難過到什麼程度。便不死了一半。也得躺在床上折騰。然而伴着雪蓉。竟能支持十餘小時。由此看來。不但證明了美人秀色可餐的話。我又新發明愛情可以抵抗煙癮了。正在想得有趣。忽然一陣噴嚏。打得渾身亂抖。連腔內空虛的臟腑。也似跟着跳動起來。因而涕泗交流。心神壓亂。再也支持不住。身上雖十分難過。心裏仍覺好笑。自思這烟癮真是近之則不遜的東西。我若一直只想着雪蓉。不理會到吸烟與否。敢保回到家中。也未必發作。只爲由雪蓉聯想到煙癮。不料它立刻猖狂起來。而且連肚子也跟着不饒了。這只算一種懲罰。罰我的意念不誠。怎該在想情人之際。

竟牽涉到這種不相干的閒白兒。還不該教我難過麼。又轉想這就老年人和少年的分別。少年沉溺情愛。能夠一心相繫。魂夢俱癡。把本身都可以忘了。新人物情書上常寫的那句。把整個的心。都貢獻給你。實在有那種情形。但是到了中年和老年。雖然也想把心貢獻情人。但因那顆心經半世的人慾摧殘。業已支離破碎。再貢獻不出整個的了。想着車子已到家門。就下來叩門。門房開門接他進去。柳塘進了他自己常住的書房。就向床上一躺。有個僕人祝三進來伺候。柳塘令他急忙燒烟。吸了幾口。才得過命兒來。便想先吃些點心。再繼續抽煙。教祝三到廚房去喚王廚弄兩樣夜點心。祝三回答說。現在天將十二點。廚房早封火了。若是再通爐子。得費老工夫。老爺餓了。怕趕不及。柳塘想了想。覺得不錯。他所想的並非祝三所說的話。而是想到太太。近日爲整頓家規。節省家用。曾下過命令。每日於十二點前合宅熄燈。廚房封竈。男僕不得再入內宅。女僕不得再出外院。但特爲柳塘方便。特派一個僕人常值夜班伺候。就近用門房僕人火爐供給他的茶水。免得夜間男僕向內宅亂跑。也免得廚房長夜消耗。這當然是極正當的辦法。然而柳塘却是胸中雪亮。明白太太別有用心。因爲廚房位於內宅之後。那位王廚又住在廚房之中。太太大約因爲夜中常有人入廚用物。頗感不便。於是借題斷絕了外院和內宅的交通。也就是保障了內室和廚房的連絡。柳塘對太太久已抱着放任主義。因這辦法於自己沒什不便。也就任其自然。這時聽了祝三的話。感覺太太新定的規矩。未免太優待了王廚。而薄待了自己。在昔日廚房都是

通夜開火。伺候主人消夜。無論自己是個吸煙的人。飲食多在夜中。便是那些姨太太。在未遣散之前。也因伺候着我一同熬夜。都不斷要些蓮羹春捲什麼的。廚房常常通宵忙碌。只爲娶了這個太太。我因躲避內差。搬出外院。又加看破王廚和太太的祕密。就不願在夜間攪擾他們。所以只買些糕點之類。或是半茶藕粉。只用沸水便可沖飲的。留在夜間點飢。這本是我一念厚道。太太却得步進步。只顧憐恤王廚。把我夜間的應有享受。竟予剝奪了。今天我餓着回來。居然沒飯可吃。這虐政可難以忍受。大約這時王廚正在上房倚玉假香。却教我在這裏忍飢受餓。想着不由被飢火引動了怒火。就打算不管三七二十一。跑到內院去喊叫王廚。起來替我作飯。給他們攪一回局。教他們吃一回嚇。但想着方要立起走出。再一轉念。覺得這樣行事。未免有傷自己的雅量。太太和王廚的行事。既已久在我大度包容之中。又攪擾作什麼。再說太太跟我早在無形中定下互不侵犯的紳士協定。我不追究她的偷摸行爲。她就竭力成全我的納寵事件。以爲補報。如今我若攪了她的局。豈非有失紳士精神。雅人氣度。何況雪蓉那邊大局已定。正待太太贊助。固然太太有把柄在我手裏。不怕她反顏相抗。但居家度日。總以和氣爲先。但得和平。又何苦鬧彗拗。何況現在王廚在太太房中。看着好似對我這老爺是絕大侮辱。但我只想太太的結交王廚。是顧惜丈夫身體。故而以鄰爲壑。把苦役照顧了不甚愛惜的王廚。王廚却是既憐老爺衰弱。又憐太太孤單。故而不惜盡瘁鞠躬。忠則盡命。在那裏拚血汗之勞。作涓埃之報。如此一想。自己便餓死。也

不忍驚擾他們啊。柳塘把他這種超人哲學。又溫習了一番。使覺心平氣和。當時就叫祝三去泡了一壺紅茶。說着現成的麪包糖醬。吃了一頓西洋早點式的消夜。才重新燒煙過足了癮。這時心定神閒。使尋思明日見着太太。怎樣報告這好消息。以及怎樣爲雪蓉安排新房。想着忽然憶起自己恰在昨天看妥了個貧家女兒。偏定今日下午商定條件。在自己出門之時。那貧家的家屬必已到來。但不知太太是否已經正式定約。倘若已說定了。還得打退堂鼓。難免有些麻煩。便向祝三詢問。今日下午那馬媒婆是不是帶着人來了。祝三回答。那媒婆已然來過。帶了個四十多歲的婦人。在上房跟太太說了好半晌。才一同走的。柳塘就問說得怎樣了。祝三答說不知道。柳塘心中猶疑。直想進內宅向太太問個明白。但轉想爲這事半夜驚動太太。更是不該。而且這時進去。萬一把王廚堵在房內。又如何是好。還是明天再說吧。即便真已說定。我只拚着受些損失。白給身價。把人退回。那總可以了結。想着就把這件事拋開。只去思想雪蓉進門後的樂事。一會兒想她那樣聰明。我應該教她識字。再進而教她作詩。幾年之後。便可聞中唱和。琴瑟知音。倘幸而上天加護。使我晚年體健。腰脚不衰。就暫時拋了這個污穢的家庭。攜着美人去遊遊名山大川。那時江山兒女。共入詩篇。豔福幽情。同消晚景。直可以傲視古人了。柳塘這種念頭。當然無望實行。終於妄想。但只能有這樣清高的胸襟。幽逸的思想。就可見他的甘作元緒。並不止諱德可風。更並非猥茸無恥。只由於他在思致超凡之中。更寓有滑稽玩舟之意。把太太和王廚的行爲。看得僅僅

一笑罷了。但是他想把個女招待出身的人。教導成鄭原成的詩婢。蘇東坡的朝雲。却是畫毒作祟。未免也令人可笑。當下他醒着作了許好夢。直到天色微明。方才就枕睡了。一覺沉酣。醒來天已過午。起來洗口之後。又吸了幾筒烟。方吃他那午飯時的早點。預備吃完便進內宅和太太說話。正在吃着。忽聽有一羣人的脚步声。由窗外走過。似乎進到內院。心中也未着意。及至吃完。又吸了回煙。飲了杯茶。正要穿件長衣服出去。不料有個女僕走進來。在窗外說太太請老爺這就進。柳塘心想。我正要進去。太太恰來相請。必然是爲着納妾的事。就答了聲隨後就去。女僕走了。柳塘穿件長袍。端着支水煙袋徐徐走進內院。一進上房的門。只見堂屋裏坐了好幾個人。見柳塘走入。都立起來。柳塘用眼一掃。瞧見有那馬媒婆。便知其餘都是何人。也不謙讓。逕自走到上面。與太太隔桌對坐。這才向下面細看。只見在靠東面板牆下。椅上坐着那馬媒婆。她的下面坐着個四十多歲衣衫襤褸。面目粗醜。從那三角眼薄片嘴上。便可看出刻薄凶悍的婦人。另在太太和媒婆的中間。立着那個已經選定的貧女。這女兒却生得身軀嬌小。體態苗條。一張滾圓的小臉。凸鼻凸眼。細眉小嘴。後面拖着條大辮子。雖然一見。便知是小家碧玉。但頗有幾分姿色。尤其在眉心顰縐之中。似隱着女孩兒初開的知識和隱蓄的靈根。那一雙秋波。又似含着英氣。蘊有怨情。柳塘一雙法眼。向那鑑人於皮相之外。所以選中這個人。就因爲在她眉目之中。有所含蓄。定是個懂事的人。這時向他看了看。那女孩子羞紅了臉。低下頭向旁邊躲了躲。論理她和媒婆較爲斷

熟。應該向媒婆那邊躲去。但是奇怪得很。她反倒向太太那邊挪了一步。身體已貼着太太所坐的椅子。看那神情。好像個依人小鳥。甘心投入太太蔭庇之下了。太太似乎也愛惜她。把手撫着她的肩頭。笑向柳塘道。我昨兒已經給你說妥了。這孩子沒有父親。只有個娘。說着向媒婆旁邊的中年婦人一指。又道。她的娘兒很爽快。說好免去一切問文。也不要聘禮。也不要虛好看。只要咱們出四百塊錢。就把人兒交來。而且是死門兒。從此不瞧不看。永斷葛藤。她說得很好。這本是賣女兒的事。人窮到賣女兒。還顧什麼臉面。鬧那些虛文。不如實打實的倒好。再說我把女兒賣到你們這樣人家。還有什麼不放心。又何必常常上門。丟女兒的臉。那些要來往走動的。不是沒安好心。就是早有打算。要不然。既把女兒賣了。還來現那門子眼呢。我聽她說話。很懂情理。也就沒駁價兒。一言爲定。昨兒給了五十塊錢。今兒再補上三百五。這樁事就清楚了。你看。這孩子命倒不錯。辦得多麼爽快呀。說着又道。這孩子名叫王子。我瞧也不用改了。只諧着音兒叫她玉枝。你看好不好。柳塘聽了。才說了句這個我還……太太已把玉枝拉到桌前。向柳塘道。咱們有話慢慢再說。現在先教玉枝給你磕了頭。就給錢打發她娘走吧。隨又向玉枝道。給老爺磕頭。這時馬媒婆在旁一抖機伶。拿起張椅墊。舉着那戲台檢場的手術。向玉枝跟前一放。玉枝滿面嬌羞。低着頭兒。這就要盈盈下拜。柳塘一聽太太吩咐玉枝叩頭。就已驚得立起。心想自己以前納過多。少小星。都只娶到家裏算完。至多給大太太行禮。以明嫡庶之分。却向未先給自己叩頭。這必是太太在

小時看見有人這樣辦法。所以遵行古禮。以符舊家儀式。但是自己已和雪蓉約定。萬不能再要這個玉枝。只因太太這半晌刺刺不休。還沒得說出我的本意。現在若再受了這玉枝給叩的頭。就等於答應收她。不能辭脫了。想着就先叫了聲慢着。那玉枝一驚。怔怔的望着柳塘。柳塘撕手說道。太太你到教她磕頭。事情已竟有變化了。太太也吃驚問道。你說什麼。已經進了門。怎還不教她拜見主家。柳塘道。我已經不能收她了。怎能受她的拜。這事也太巧了。就在昨天我又遇見那韓雪蓉。她居然答應嫁我。已經定妥了。我因昨兒回來太晚。還沒得對你說。太太怔了怔才道。這可真巧。這頭兒才定了。那頭兒也成了。這該怎麼辦呢。哦。我明白。你心裏是着重那頭兒。那頭兒是你在外面自由得來的。這頭兒是我強派着給說的。我這算白說了。對不對啊。柳塘聽太太這種比喻。好像把自己當作大兒大女。譏諷自己隨了時髦風氣。只注重本身在外交結的甜心。不肯要父母代訂的配偶。聽着真有些不大剋化。但也不好開口。只得點頭說道。我看也只好如此。請你把這頭兒打發了吧。太太聽了一笑道。這韓雪蓉不知是什麼天仙樣兒。迷得你這麼死心踏地。我倒得看看。好。現在自然依着你辦。別教你着急。說着伸手把玉枝由桌前拉回身邊。又向那媒婆道。你聽見了。這事又出了岔兒。我們老爺在外面已經定妥了人。不能再留這孩子了。那玉枝在柳塘夫婦對答時。已聽得顏色慘沮。這時太太正式對媒婆發話。她猛然身體傾側。靠在板壁上。掩住臉兒。那媒婆和那中年婦人。也早聽直了眼。媒婆在太太說完。就嘔了一聲道。太太那有這麼

着的。定錢都交了。人兒也領了來。還有變卦的。這教我怎麼跟人家說呀。說着眼望那中年婦人。似乎教她提出抗議。那婦人果然叫道。太太。那可不成。憑您大人。大物。還有說了不算的。馬嫂兒說的好。人兒已經領來。定錢已經使過。那還許變卦。太太。聖明不過你老。還能對我們窮人不講理麼。太太聽着眼臉一沉。道。你們少說閒話。人兒不過才領了來。也沒合過房。也沒隔過夜。有甚麼不能退的。莫說這種事情。就是明媒正娶的。在這年頭兒。也是說離就離。說散就散。這又值得不依不饒的了。現在你們是知事務的。趁早把人領走。我還可以厚道。把昨天給的定錢不要了。媒婆的謝禮。也照樣的送。你們若還不知進退。那也只好隨你們的便。將來若是連定錢都退回來。媒錢一文不見。可別怨我不厚道。那媒人似乎想在得到全部身價。並不因白落定錢稍滿愆。聽了太太的話。仍嘵嘵爭辯。大有得理不讓人之勢。柳塘在旁聽着太太的話。很佩服她發言得體。善於交涉。及見那婦人嘵嘵不休。又想鬧翻了臉。不得開發。就向那婦人說道。你不用說了。你賣孩子。當然爲的是錢。今天這一來。本想拿四百元回家。如今只落了五十。自然不滿意。好。現在我給你個便宜。我仍照四百的數給你。你大概沒的可說了吧。孩子可還得歸你領走。另外再找主兒。一個人買兩份兒錢。你這是什麼財運。說着向太太道。身價必然預備出來了。就給她吧。咱們只圖清靜。就便宜她也罷。太太聽着笑了笑。說聲你真厚道。就伸手把迎面座鐘底下放的一包鈔票。挪到桌沿道。這是三百五。拿了去吧。那婦人聽了柳塘的話。初尚不敢深信。只望着馬媒婆。那馬媒

婆情知柳塘不會說了不算。覺得那婦人得了意外財喜。很替她欣幸。但先不肯實告。却向柳塘夫婦道。老爺太太。媒婆還指望得您一筆大賞犒呢。這一打退堂鼓。我豈不白指望了一場。柳塘已知其意。就點頭笑道。放心吧。你的一個也不少給。還許多送點兒。只許快給辦清爽了。馬媒婆聞言。立起先給他夫婦請了個安。說謝謝老爺太太。隨向那婦人道。二嫂。你還怔着。這真是運氣來了。發財如作夢。人家不要你的孩子。洋錢都照數白給。世上稀稀罕兒的便宜。竟教你趕上了。還不快給老爺太太叩頭道謝。可是你也不能忘了我。鹽從那兒鹹。醋從那兒酸。吃水別忘了挖井的呀。那婦人聞言。嘻着大嘴。就要走上來叩謝。她是看準了地下那張馬媒婆替玉枝鋪的椅墊。想要跪到那上面。叩兩個頭。便算了事。柳塘向來最怕同這種醜婆說話。見她向前走來。就搖手叫道。得得。不必多禮。你就快帶着孩子走吧。那知那婦人也和媒婆一樣心理。認爲必須行禮謝賞。那賞賜的人才不能反悔。否則好事仍在未定之天。柳塘雖然攔阻。她仍向上奔來。搶到那椅墊之前。方要下跪。却不料由太太身後突然轉過一人。趕到她前面。先自撲地跪倒。同時發出太太救我老爺救我的慘呼。那婦人陡出不意。嚇呆了。再瞧那跪倒的人。更急得直了眼兒。若問跪倒是誰。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白髮見花羞掌珠暗寄 青樓回夢冷玉笛初聞

話說柳塘夫婦正向那婦人說明。教把玉枝領回。身價不要償還。那婦人正大喜拜謝。忽聽玉枝一聲哀呼。跑過跪倒在太太面前。不由又驚又疑。既怒且駭。忘却自己應該如何。只瞪着大眼。瞅望這時玉枝跪在太太跟前。手扶太太膝頭。却斜簽着身兒。遙對着柳塘。已哭得痛淚濕襟。身軀抖戰。有如梨花帶雨。嬌顫風中。這時柳塘和太太都吃了一驚。才開口問了聲你怎麼……却是那馬媒婆久經世故。眼快心靈。一見便知事有蹊蹺。連忙插口叫道。老爺太太問她怎的。這孩子簡直發瘋。接着又向那婦人叫道。二嫂。你還不把你的女兒拉過來。謝謝老爺太太快走麼。這時怎還怔着。那婦人聽了馬媒婆的點破。立刻悟到玉枝的突然向主家跪倒哭泣。必非無故。就惡狠狠的向前一撲。拉住玉枝叫道。你這是幹甚麼。還不給我滾開。玉枝被她拉曳。更死命的攀住太太的坐椅。賴住不動。口裏哭聲越高。仍喊老爺太太救命。太太不知就裏。倒被她們鬧得茫然無措。柳塘這時察看情形。却已有些明白了。便沉下臉兒。向那婦人高喝道。你先躲開。在我這裏不準混吵。那婦人仍拉住玉枝不放。向柳塘涎着臉道。老爺。我怎敢混鬧。這只是管我自己的女兒。柳塘道。管女兒不許在我家裏管。再說你這女兒已經出賣。你也管不着了。那婦人紅了臉道。老爺。不是已經把她賞回給我。女兒仍舊是我的女兒。怎麼管不着。柳塘一拍桌子道。你真渾賬。要這樣說。我就把方才的話取消。咱話仍舊依照前言。你把三百五十塊錢取去。把人兒留下給我。那婦人本因柳塘主張人財俱行賜還。認爲得了天大便宜。正在欣幸不盡。這時聽柳塘突又翻悔。

不由涼了半截。哭喪着臉道：「老爺您不是說好了。怎麼又變了卦。跟我們寡婦失倚的……」柳塘微笑道：「倒不是我要變卦。是你擠我變卦。在我家胡亂動蠻。還敢說自己管女兒。暗含着罵我多事。又怎怨得我公事公辦。你是明白的。趁早躲遠些。閉上嘴。聽我問問她再說。還許有你的便宜。那婦人諾諾連聲的道：「是。老爺。我不說話。可是她一個小孩子。你問她個什麼勁兒呀。」柳塘說了聲：「那就不用管了。」就揮那婦人退坐原處。自向哭着的玉枝問道：「我方才把你退給你娘。教你們骨肉團圓。又照數兒給錢。你回去正可以過好日子。怎麼倒哭起來。又喊我們救命。這是什麼原故。你儘管說。有我在這裏。不要怕。」那玉枝從太太膝上抬起頭兒。望着柳塘。忽的叩了個頭。哀聲叫道：「老爺。你總得救我。我寧死也不跟她回去了。回去她還是買我。再說成天打罵。我也受不了。你老多行好吧。」柳塘聽了。心想果然不出所料。就哼了一聲道：「有這種事。我不信。她不是你的親……」話方說到這裏。馬媒婆忽然立起。張牙舞爪的說道：「還是老爺聖明。親娘親女兒。那有這種事。可見這孩子是瘋魔了。順口胡說。」柳塘開言喝道：「你閉嘴。你這說媒拉練。販男賣女的嘴。誰能相信。我早知道你們是一黨的。再開口就趕你出去。說完又向玉枝道：「她是你親娘。何致待你這樣。你說啊。」玉枝一轉身兒。指着那婦人道：「她不是我的親娘。也不是我的……任什麼都不是……」說着又叫道：「老爺。可準救我呀。我說出來。若再落回她的手裏。可就沒命了。」柳塘才說了句。你放心。我一定救你。不料那婦人竟又撲了過來。一把抓住玉枝。舉手就拍拍打了兩個嘴巴。大聲罵道：「你這

沒良心天打雷轟的崽子。受了誰的教唆。連親娘都給滅了。我現在也不賣你。咱們回家去說。說着拖了玉枝。就向外走。玉枝只在地下打滾。不肯稍動。柳塘見那婦人聽玉枝說話。如此憤怒。而且居然連希望中的巨金。都放棄不顧。竟忙着把玉枝領回。由此更看出縫隙。她必是因玉枝的實訴。感到恐慌。畏禍的心勝過貪得的心。才覺得走爲上計。可知定有不可告人的隱情。想着就立起推開了那婦人。又喊進來一個男僕。高聲吩咐道。你看住這婦人。她若是再一吵嚷。就出去喚個警察來。又向那婦人道。你這事我已完全明白了。趁早老實些等着。若再作鬧。我就教你上法院說去。那時可別後悔。那婦人方要開口。柳塘喝住了。對玉枝道。現在她不敢打你了。你不要怕。站起來。把底裏情由對我細說。我自然救你。玉枝抹抹眼淚。仍跪着抽咽說道。她實在不是我娘。她姓王。我姓溫。我本來有爹有娘。娘死的很早。我都記不清楚模樣了。只記我的老家不是這裏。在我才記事的時候。跟爹娘上天津來。爹爹常常住在外面。也不知在什麼鋪子裏管賬。我娘却每天晌午出去。晚上回來。只剩我一個人在家。常常害怕。可是娘回家就給我帶好吃東西。爹隔十天半月才回來一趟。也很愛我。住一宵就又走了。過了好些日子。娘忽然變了樣兒。常過半夜才回家。也不大理會我了。爹一回來。她們就拌嘴打架。也不知道爲什麼。有一天我半夜睡醒。忽然看見屋裏多了個生臉兒的高瘦子男人。跟娘對面坐着吃飯喝酒。我也不敢出聲。又自己睡了。第二天早晨醒時。見這男人還在房裏。我娘教我喊他乾老兒。又叮囑不許告訴爹爹。從此以後。那乾爹就

常常來住。有一天我爹夜裏回家。跟乾老兒遇上了。打了一場架。那乾老兒就跑了。那時我也不懂什麼。只見娘躺在床上哭。爹在地下罵。鬧了一天。方才好了。爹又上了舖子。娘也不大出門。只在家裏作活計。給我作了好幾身衣服。待我也更親熱。常常抱住我親着臉兒。心肝寶貝的叫。有時還流眼淚。我也不知是什麼原故。只覺娘又變回舊時的樣兒。心裏很樂。那知過了幾大。那乾老兒又來了。跟娘說了半天話才走。第二天早晨。就再也看不見娘。原來是跟那乾老兒走了。我爹得信回家。好像瘋了似的。滿市街去找。一直沒有影兒。沒奈何。只可回到家裏來住。跟我作伴兒。過了一年多。一天正趕上過年的一天。天上下着大雪。我正坐在坑上。一面守着火爐喝酒。一面往鍋裏煮水餃。忽然外面叫門。爹就出去了。少時從門口抱進一個半死的人。放在炕上。這人披頭散髮。乾瘦不成人形。只是肚子鼓得老高。身上只穿着夾衣服。也都破爛了。我看了半天。才認出是娘來。忍不住哭叫。她也不應。只當是死了。爹說她沒死。是昏過去。灌下許多熱水。又喂了點東西。娘才緩醒過來。望着爹只哭。又說了好些話。我聽着略微明白。那該死的乾爹。跟娘逃走以後。不知在什麼地方藏了些日。就一同上北京他的家裏去了。那知他家還有一個大婆兒。我娘進門便受了氣。起先只女的打罵。以後男的變了心。也跟着欺侮起來。娘受苦已經到了頭兒。那知去了幾個月。忽然懷了孕。那大婆兒容不下。加着勁兒折磨。娘後悔已來不及。只可忍受。直到將近年底。眼看要生養了。那大婆兒竟吵着要把娘趕出來。說她家清門靜戶。不能被野生雜種弄污了。那

個該死的乾老兒。不但沒有點情義。反倒使出好心。對我娘說。家裏既容不得你。我們還是回天津去。先尋家醫院產下孩子。然後再賃房長住。舒心如意的度些時光。也補補你受了這一年多多的苦惱。我娘正巴不得逃開那裏。却沒想到上了他的惡當。等到一同坐火車到了天津。先弄個小旅館住下。方才進門。那該死的乾老兒就溜走了。直等了兩三天。也沒影兒。我娘身上沒有分文。又沒有行李。倒底被店裏扣下身上的一件大棉襖。抵還店賬。給趕了出來。娘在街上漂流了好幾日。直到過年這天。凍餓得快要半死。又想念爹爹和我。才咬牙狠心奔將回來。打算趕着沒死以前。見見親人的面。再出去自己尋死。那知到家一叫門。看見我爹。立刻就暈過去了。好容易復醒過來。訴完了苦情。大哭一場。她跪下給爹磕了個頭。又抱起我親親臉兒。就要出去。爹和我拉住又哭又勸。才把她留住了。我正喜歡又和娘在一處了。那知她當天就發了寒熱。一病三天。跟着在病裏又生孩子。孩子落地就是死的。娘昏過去始終沒醒過來。炕上擺着一大一小兩口死屍。我只怕把爹也急壞了。誰想他倒一點不見着急。安安穩穩的辦事。買了口棺材。把娘盛殮。死孩子放在她懷裏。就雇人抬出去埋了。從此以後。我爹好像傻了似的。整天瞪眼發怔。忽然一天他出門走了。過四五天才回來。問他上那裏去。他也不說。只見臉上青得可怕。晚上他脫衣服。瞧見袖子有塊血漬。嚇了一跳。他吓嚇我不許對人亂說。就把那件衣服燒了。第二天他出去另找房子。帶我搬家。就住到她的院裏。作了隣居。說着對那婦人指了指道。她姓袁。是個老寡婦。原本仗着她的

女兒當女招待過日子。我們住在她家。才有一個多月。忽然一天夜裏。有好些官人砸門進屋。把我爹從被窩裏抓走。我當時差點嚇掉魂兒。也不知什麼原故。以後才聽人說。我爹從娘回來。看見那樣慘情。又想到自己家敗人亡。都是被那乾老兒所害。就安心要報仇。趁着娘斷氣以先。問明了乾老兒的住處。等辦完喪事。就上北京去。溜進那乾老兒家裏。把他和那大婆兒都殺了。又溜回天津。當時只當幹得嚴密。沒人知覺。不料那乾老兒雖然受傷極重。還留着口活氣兒。耗到被人發覺。他說出兇手姓名。方才死了。官面得了頭緒。就上天津踩拿。我爹自搬了次家。到底被捉去了。可憐我從此就再看不見爹爹的面。成了沒人管的苦孩兒。說着又一指那婦人道。她見我沒倚沒靠。就把我留下收養。供吃供穿。教我叫她作娘。叫她的女兒作姐姐。起初除了把我當丫鬢支使。待承還不算壞。她的女兒在外面很能掙錢。她成天串鄰居。鬪紙牌。不大在家。所以我受氣也有限。到去年秋天。可就壞了。她的女兒結識了個男人。鬧着要出嫁。她一攔阻。女兒就離家躲出去。托律師出頭告她。硬說不是親娘。其實她們是親的。不是。我也不明白。可是官司並沒真打出來。人一說合教她女兒給了些錢。辦成永斷葛藤。那場事她吃了虧。落的錢很少。沒幾個月就花完了。她窮急無奈。又聽了混賬人的調唆。竟找尋到我身上……玉枝說着。向馬媒婆瞥了一眼。馬媒婆臉上一紅。嘴唇連動。似乎要說話。便並沒有出唇。玉枝又瞧了瞧柳塘夫婦。見他們都正聚精會神的聽着。就又接下去道。起首她教我也出去當女招待。我出去在二家飯館幹了兩天。因有

壞人囉。掌櫃的又偏向飯座兒。罵我不夠材料。我氣得回家病倒床上。抵死不再去了。她又另打了主意。教我當暗娼。托跑合兒的往家裏領人。頭幾次來了客。我又不肯應酬。她就下死命狠打。又用好話哄勸。眼看我逃不出她的手心兒了。不料上天保佑。一天她又拉來客人。巡警看見。抓到局裏。罰了十幾塊錢。害得她當乾賣淨。再不敢教我賺錢。這才又生心買我。起頭兒是打算賣給娼窰。暗地托人都說好了。也不知什麼班子。來了兩個老鴿子樣兒的婦道。到家裏相看我。我一見那鬼鬼祟祟的樣兒。心裏就有些明白。嚇得要死。直尋思了一夜。才打算出個主意。到次日早晨。她就說要帶我出門遊逛。慫恿着洗臉換衣服。我明白她是把我送給娼窰。就對她跪下。從袖裏掏出早藏好的剪子。逕直的說破她的心思。你要賣我。我也不怨。頭一樣我天生命苦。無倚無靠。受你這二年撫養。就用這身體報答。也是應該。二則你現在窮極。除了從我身上想錢。也沒第二條路兒。可是我只求你在我身上積德。賣到正經人家。作奴作婢。也是情願。千萬別送到娼窰。害我永世不得翻身。你若應我。我不但現在百依百隨。將來也忘不了你的好處。你若一定要在今天送我到娼窰去。我就先死在你的面前。她聽着怔了半天。才答應了我。把娼窰那邊回絕。另托這馬媒婆給我主兒。連說了幾處。都嫌她討的價錢太大。沒有說成。直到今天。才跟老爺這裏說妥。我才覺着受盡了苦。出盡了醜。這可逃出苦海。投着好主人。就是抱柴燒火。缺衣無食。也算到了好處。有了熬頭。那知老爺又發善心把我退回不要了。你這一發善心。可就害了我。雖然白給

她錢。將來花完了。還得賣我。那時就許貪大價。仍舊送進娼窰。便是不賣給娼窰。又那能再遇到您這樣的好心人家呀。說着又連連叩頭。哭叫老爺太太積德留下我作個粗作丫頭。我一定盡心伺候。可別教我跟她回去了。柳塘聽完玉枝泣述淒苦身世。心下慘然。又見她哭得似帶雨梨花。不禁又生了愛憐之意。心想這女子雖非絕色。却也苗條秀麗。楚楚動人。天然。是金屋小星之選。而且聽她口氣。既很堅毅。有志。身世更漂泊無依。我既然和她有這一番遇合。豈可坐視不救。任她重落回惡婦手中。好在把柄在我的手裏。一語便可成全。並無煩難。只是我若留下她。將何以處雪蓉呢。但是我昨日才約定收她作妾。只爲突有雪蓉。舊事重提。局面全變。以致不得不對她悔約。想來實是自己失信。愧對這薄命的人。而且她又。是這般苦情。怎能使其方有脫離火炕之望。重又推墜苦海之中。看來我是非留她不可了。只是留下她。將作如何處置。雖然她自言甘爲奴婢。但初議本是作妾。怎好降格相待。若是仍依原議。難道又取此捨彼。再去對雪蓉打退堂鼓。那我也萬萬割捨不得。這可如何是好呢。正在沉吟。玉枝看着。以爲柳塘意存猶疑。就又哀叫道。老爺太太。你總得救我。我寧死也不再出這個門兒了。您不救我。我就死在這裏。絕不跟她回去。旁邊的馬媒婆。這半晌。望着玉枝。恨得牙癢。只苦無法奈何。此際才得着縫隙。忽然插口叫道。你個臭丫頭。要造反哪。憑什麼死在人家這裏。是想訛詐。還是想害人家吃官司。呸呸。好沒臉。人家不要你。你就尋死覓活。越這樣人家越不要你。打算撒潑放賴。就把人嚇住了。人家有規矩的宅門兒。才不

敢留你這潑辣貨哪。柳塘聽着。情知道馬媒婆是誠心給玉枝激動反感。使自己消釋善心。就對她冷笑一聲。轉向太太道。你看這事可怎麼辦呢。太太一直沒開過口。這時見柳塘相問。方才抿嘴一笑道。這本是你的事。應該你自己拿主意。不過我瞧這孩子怪可憐。已經有了我自己的打算。柳塘道。你有打算。好極了。快說出來。太太道。不用跟你說。這是我自己的事。等我先料理了。咱們再商量。你且回前面歇着。聽我的請。柳塘不知太太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但自己正在沒法解決。樂得都推到太太身上。由她全權辦理。就立起走出房門。自回前院書房休息。這裏馬媒婆和那姓袁婆子。見柳塘走了。只賸下太太。以爲女人容易濛混。就又七嘴八舌的說起話來。那知太太把臉一沉。把手一擺。指着桌上原放的一疊鈔票道。現在沒有許多說的。咱們話應前言。我把玉枝留下了。你拿着錢走吧。說着又取出二十元也放在桌上道。這是給馬媒婆你的。別教你白受累。快拿了去。玉枝在柳塘走出時。還不知太太心中何意。只怕她是別有用心。打發開柳塘。再把自己退還。不由忐忑欲絕。仰着臉兒。只把目光隨着太太的嘴唇移動。靜待他發叻判決自己的生死。及開太太很冷靜斬截的說完了話。她心中才突然一鬆。不禁伏在太太膝頭。昏暈過去。這時馬媒婆和姓袁婦人。面面相覷。用眼睛互相計議了一下。同聲叫道。太太。怎麼您也……太太正色道。我怎麼了。馬媒婆道。方才老爺說過。把人退回。錢也賞了。我們都道了謝。怎麼爲着聽這孩子胡話。就變卦不算。大人大物。說句話好比金子。就連我們也不見拉屎坐回去。起先我們只當老

爺說的是笑話。還指望太太給作主呢。如今太太怎……她才說到這裏。太太已拍着桌子道。住嘴。老爺本來是說笑話。既立了契交過錢。那有把人退回的事。再說這裏當家主事是我。這件事原辦也是我。老爺他就管不着。你們少要妄想。我也不爲聽了玉枝的話。也不爲別的原故。只是公事公辦。我買的人就得歸我。你們快躲開這兒。字據在我手裏。身價給了你們。手續清清楚楚。再沒什麼說的。現在我要歇着了。說着向旁侍的僕人說了句送她們出去。就攜着玉枝。走入內室去了。玉枝被太太這麼一拉。簡直飄飄欲仙。往內室一走。簡直如上天堂。心中不但把太太看作恩主。而且視若天人。不知怎樣表示感激才好。一進內室的門。見太太方坐在床上。就又撲地跪下。眼淚簌簌的落下來。把感恩之忱和得生之喜。都迸發於一哭。但太太也不拉她起來。只擺手指指外面。教她不要作聲。玉枝才想起外面二人還未走去。就也屏息靜聽。却半晌沒有聲息。還是那僕人先開口道。你們還賴個什麼勁兒。快請吧。隨問姓袁婦人揚聲嘆息道。馬嫂兒。你瞧。這是怎麼說的。難道就這麼完了麼。那馬媒婆倒是機伶。大約看出事情已無轉機。就掉過頭來買本主的好兒。以延續自己的生意道路。大聲說道。得了。你別糊塗着了。本來你是賣孩子。人家照數兒給清身價。一文不短。還指望什麼。老爺說的可不是句笑話。你就想瘋心了。世上那有這種便宜事啊。快跟我走吧。有這三四百塊錢。還不快上王寡婦家闖十胡去。說着又高聲道。謝太太的賞。太太慫恿着吧。改天再給您請安。又叫道。玉枝姑娘。我走了。改天給你道喜。那姓袁婦人道。我就這

麼走麼。這孩子也得出來跟我見個面兒呀。馬媒婆道：「得得。你是不吃沒味不上嚙。當她還跟你有情有義。難離難捨呢。去你的吧。」說着一陣脚步難踏。似乎馬媒婆拉着那婦人。在僕人押送之下走出去了。玉枝這才把飄蕩的魂兒落到實地。覺得自己實已撥雲霧而睹青天。出死境而入生路。心中百感難揉。反成麻木。只傻了似的叩頭不已。太太才拉了她起來。撫慰道：「你從此是我家人了。還哭什麼。快自己梳洗一下。換件衣服。我還有話對你說呢。」玉枝這才在太太妝台上。洗面理裝。太太從旁指點。又尋出了柳塘前室遺下的衣服。給她穿上。雖然不甚合體。但是玉枝生得本來秀媚。又加此際出谷遷喬。心舒神爽。這一打扮出來。好像明珠出土。耀眼生光。太太端詳着暗暗點頭。就拉她並坐。玉枝只立在旁邊道：「太太。我可不敢。你從火坑裏救出我來。我只願作個丫頭。伺候您一世。怎敢錯了格兒。」太太聽她說話伶俐。行事知禮。更覺愛惜。就笑道：「好孩子。你本來不是丫頭。我怎能教你伺候。說實話。我真愛惜你。咱們都不用拘禮。你去倒兩杯茶來。咱們好說話兒。」玉枝依言倒了茶來。太太就強拉她坐在身旁。低聲道：「一會兒老爺就許進來。我有句要緊的話。先跟你說。你可明白。昨兒說定買你伺候老爺。今兒忽然又變了卦。是什麼原故嗎？」玉枝道：「太太不用提那個了。我只求永遠跟着太太。」太太笑道：「傻孩子。你跟着我。永遠是丫頭。伺候老爺就是姨太太。身分差得遠呢。再說起初買你時候。原說是作偏房。如今怎能降級調用。有我在這兒。準保你官復原職。說起老爺納妾的事。是我因為盼望兒女。自己身上又有毛病。醫生說未必還能生

養。所以忙着給老爺弄人。起初領來許多姑娘。老爺都看不上。他自己倒在外面瞧上個女招待。我知道了。就說女招待也罷。你愛她就娶進來吧。那知這女招待對他並沒意思。連插了幾回釘子。他覺得沒指望了。前天才把實話告訴我。這才又舊事重提。把你選中了。昨天定規。今天進門。不料老爺昨天晚上跟那女招待遇上。兩人不知怎麼又說好了。老爺仍要娶她。所以今天又變卦。把你打退。方才你這麼一訴苦告衷。我看老爺也很憐恤。所以逕直把你留下。不過我想。若要老爺拋開那女招待。是辦不到的。你呢。既進了這個門兒。也不能沒個地位。所以我打算來個兩全其美。教老爺全都把你們收下。玉枝插口道。我只要伺候太太。您不必……太太擺手道。我的主意已經定了。你不必推辭。你若是不忘我的好處。往後咱們不許多要好麼。再說那女招待還不知是什麼人性。進門後還不定跟我怎樣。有你在老爺跟前。便是我的耳目。在家裏也是我的膀臂。比只守着我不強麼。玉枝本很伶俐。聽了太太的話。明白她如此作爲。並不止於栽培自己。實是爲她本身預佈遠勢。就也點頭領諾。不再推辭。太太又道。咱們說明白了。我就請老爺進來。和他商量。你且不用出去。只在這屋裏聽信兒。我教你怎樣你就怎樣。說著就喊女僕去請柳塘。這裏又悄悄的教導許多言語。玉枝一一領悟。可憐那雪蓉初次嫁人作妾。在未進門以前。不但已被人走了先步。埋伏下爭春的敵手。而且大婦又早佈下合縱的局勢相待。真可謂命途多舛了。且說太太聽柳塘由外院走入。便先迎至堂屋。柳塘進門一看。便問道。她們都去了麼。太太怎麼辦的。那玉

枝……太太接口笑道我把她打發走了。咱們何苦管那些閒事。不過把身價却收回來。只另賞了幾十塊錢。柳塘變色道。咳。那孩子白求了咱們半晌。到底還教她們帶去了。這……這……太太笑道。我也覺着怪可憐的。我是想你已經定下個女招待。再留下這個孩子。可怎麼安排。就教她走了。誰知你又捨不得。柳塘道。我方才回到外院書房。才想起個好法兒。這玉枝實在可憐。怎忍不管她。我雖然已定下了別人。就留下她作個乾女兒。養上二年。日後尋個年當貌對的男人嫁出去。豈不是件好事。不過如今她既走了。也就不必說了。太太聽了柳塘的話。猛然心中一跳。覺得他所主張。實是盛德的舉動。極好的辦法。自己並未設想及此。論理實在該依着他辦。只是轉念一想。自己留下玉枝。本來別具深心。因為柳塘從外面娶來的女子。不知是何性格。只恐日後恃寵爭權。不能管束。自己固然把柳塘已放棄了。但是家政的把持。大婦的尊嚴。却是不能放棄。為要預防那女招待。所以留下玉枝。放在柳塘身邊。作自己心腹之寄。耳目之托。如今柳塘這個主意。為玉枝計。可算甚好。但為我自己打算。就全差了。收她作個義女。那還有什麼用。何況我又與玉枝計議停妥了呢。太太很快的思想一下。便現出笑容。撇着嘴兒說道。別胡說了。已經說妥作妾。就算名分已定。再認作乾女兒。怎麼不好意思。世上沒這麼辦的。柳塘道。管他有沒有。反正事情已過去了。還說什麼。太太笑道。你別懊喪。我騙你呢。我早知道你愛上了玉枝。怎敢把她放走。萬一你找我要人呢。實在已留下了。所以請你進來商量。幾時收房。還是就趁今天。還是另擇日子。還是

等那女招待進門。一塊兒辦喜事。你說吧。柳塘聽了。咳。咳。了幾聲。沒說出話來。心中想重提認作義女的話。却因太太把自己和玉枝的關係。已說得猥褻。而且又硬拍到身上。直覺不能反口。只可說道。這怕使不得。我怎能娶兩個。咱們再從長計議。太太道。這有什麼使不得。男子漢誰沒個三妻四妾。多一個人伺候。又打什麼緊。說着就回頭叫道。玉枝。你出來給老爺磕頭。那玉枝在房內。從柳塘進來。就側耳竊聽。聽到柳塘要認她作乾女兒的話。心中不由大喜。因為她這樣年紀。又久在憂患之中。向來還不大想過嫁人問題。即使想到嫁人。也沒想到嫁給老年男子。所以懇求柳塘相留。只為逃脫苦海。如今既得逃出來了。然而人心是得步進步的。聽着柳塘的話。立刻生了希望。想到自己若被他認作義女。就一躍而成小姐身分。不特逃開作妾的命運。而且以後能仗他們的門閥。嫁個年貌相當的好丈夫。豈不後福無量。想着正在欣喜。却聽太太橫加攔阻。把柳塘的美意打消。不由嗒然若喪。人就是這樣不知足的東西。玉枝本來得嫁柳塘。自覺出九淵而登九天。已是心滿意足。視為意外福分了。只為聽了這一番言語。經過這一番失望。竟反而好似由半空墜落下來。弄得垂頭喪氣。這就如同昔日一個未入流的小官。平日看着縣官如在天上。但一朝官運亨通。作了知縣。又有陞州陞府的信兒。正在彈冠待慶。却聞喜信是假。就在這一得意一失望中間。他可以輕視原來位置。不屑再幹下去。又如一個討飯乞丐。素日看那飽暖的人。如同神仙。一旦買了張彩票。開彩時對號碼。居然得了頭獎。他立刻就如成了富翁。發了多少幻想。及至

領獎時。發現末尾差了一號。只能得到附獎。這附獎的數目。在一個乞丐身上也已很多。但他有過頭獎的印象。這少數的錢。竟引不起高興了。玉枝心中因爲失望。連帶悟到太太對於自己。並非真的愛護。而是只爲利用。不由把感激轉爲怨恨。可憐太太的籠絡計劃才成功。就無形失敗了。及至太太呼喚。玉枝不能不出。趑趄起趨的到了外間。太太已向她笑着叫道。大喜。大喜。快給老爺磕頭吧。玉枝看着地下的椅墊。還是方才放的。只得走過去。盈盈下拜。這一拜若在半點鐘前。還拜得心悅誠服。但這時就有些不然了。柳塘受着她的禮。也有些不得勁兒。只苦無法可施。立着看玉枝拜罷。又轉身向太太行禮。太太拉住說道。得了。好妹妹。起來吧。不用多禮。以後只要你好生伺候老爺。對着我操持家事。我比什麼都喜歡。又向柳塘賀喜道。老爺受了人家的頭。也該給點什麼。我替你備辦吧。還有今兒她頭天進門。不好空房。少時我把她打扮打扮。晚上你不要出去。咱們備一桌家宴。應應景兒。就把她給你送過去。暫時把書房的套間。當作新房。這樣好像委屈妹妹些兒。好在往後日子多呢。明年生了兒子。咱們再大大熱鬧吧。柳塘聽了道。太太何必這麼忙。緩兩天不好麼。太太道。我看過皇歷。今兒日子頂好。你不必推辭。早晚都是這麼回事。柳塘無言。玉枝聽着。也覺太太過於風雷火疾。定要把自己命運立時判定。不給一點猶豫思量的時間。却不知太太所以如此。正是竭力袒護替她爭取地位。因爲姨太太名次固以入門先後爲定。但玉枝若不捷足先登。等那女招待進門一同收房。柳塘也許用序齒辦法。玉枝年齡較稚。準要落到女

招待之下。這也是太太維持私人的一番苦心。却那知玉枝對她已暗蘊彌天之怨。任有小恩小惠。也不能使之知感了。但太太那裏知道。還自以爲得計。喜孜孜的拉玉枝坐在自己旁邊。又叫來男女僕人。拜見新姨太太。那位王廚也在其內。隨班行禮。柳塘瞧着好笑。心想王廚不止該給玉枝請安。簡直應該磕頭。因爲有了玉枝。他才更得安心適意的陪伴太太了。接着又見太太替玉枝發散賞錢。王廚也得一份。幾乎想從他手裏搶過。因爲他從太太那裏得過多少體己。又何在乎這幾錢微數呢。柳塘心裏這些思想。却很快的一瞥而過。自己有如置身局外。反覺有趣。但只看着太太這般高興料理一切。明着看似給自己納妾。暗地却似乎和玉枝辦理交代。把丈夫推給玉枝。她自己騰清身子。伺候王廚去了。如此一想。不覺有些難堪。但也不露聲色。坐了一會。自己回前院吸煙。太太叮囑不要出門。務必在家中晚飯。喝了喜酒。便入洞房。柳塘應着。回到前院。自己想了半晌。覺得這事已不能挽回。而昨日曾和雪蓉說明。要她作唯一的姨太太。現在忽然斜刺裏殺出個程咬金。和她平分春色。她怎會願意。我又怎樣對她解釋。而且雪蓉那樣性格。能夠委屈下嫁。已經出於意外。倘知我另外有人。只怕她一怒將原約作廢。我又如何捨得了她呢。爲今之計。只有暫且不對她說明。等到進門以後。再作道理。主意打定。仍悄悄溜出。到約會地方。和雪蓉見面。給她一筆錢。令其備些零星物件。另外又派了一個老誠的心腹僕人。給雪蓉使用。凡是大小事件。都委他一手辦理。約定在一星期後。雪蓉嫁奩備齊。便和她母親把原來住房辭退。一同移

住到旅館內。當日柳塘便派汽車到旅館迎娶回來。並在事先由柳塘在自己房產中撥出一座小房。也責成那心腹僕人代爲設置用具。雇好女僕。等雪琴進了張宅。她母親歸入新宅。享受女婿的供養去了。柳塘和雪琴商議停妥。但沒提及玉枝一字。約定在這一星期內。不必見面。有事由那僕人傳達。便告別分手。分手時雖然戀戀不捨。但憶記着家中太太還在治宴相待。就不敢流連。匆匆歸去。饒這樣也耽擱不少工夫。回到家中。回頭便見女僕相請。說太太已派人上前院請過幾次。只等老爺回家開宴了。柳塘急忙進到上房。見席面都已擺好。但只有三個座兒。上面兩座。左面一座。便知未邀外人陪席。倒覺清靜。太太從屋裏迎出來。向着柳塘微笑。由眼光中便看出她已明白柳塘出門是作什麼去了。柳塘訕訕的向太太擺了回外場。拉了個皮子。拱手說道。今天怎樣盛設。大費心了。太太也客氣着。草草不恭。請你担待。只是主客太難請了。催了幾回才把你催到。大概別處還有飯局。才趕了來吧。柳塘笑了笑。點頭道。今天太太作東。就是外面有局。我也得辭了。太太也抿嘴笑笑。好似一切都在不言中。隨又說道。我們已經等了半天。現在就教開飯吧。柳塘道。等一等。我還有公事要辦。太太笑道。辦公事麼。房裏請吧。柳塘方才一怔。心想太太明知我要吸烟。她房中又沒有烟具。却爲何教我到房裏去。那知太太已掀起臥室門帘。柳塘向內一看。才瞧着裏間燈光如白晝。那光亮華麗的大銅床上。放着一套明煌煌的烟具。原來太太已把他的辦公用具。取過來了。又見在那銅床之下。立着個嬌小玲瓏的豔裝女郎。正把手扶着床

欄低首悄然而立。柳塘心中方才猶疑。却已被太太推進房內。她也隨着走入。笑道：「你出門半天工夫，我可沒有閒着。先把玉枝梳洗打扮。又給尋出可身衣服。才倒扯成這新娘子樣兒。說着過去把床前的女郎拉得轉過身來道：『你看我這美容院院長手段如何？你還認得她麼？』柳塘這才看出床前的女郎就是玉枝。不由大爲驚愕。心想：『玉枝初來時，不過是小家女兒模樣。還多少帶些村野之氣。就是換了衣服，經過梳洗，也只稍見整潔。未覺如何生色。現在怎經太太這一調理，竟驟然變成這樣粉雕玉琢、柳媚花嬌。完全脫去蓬門陋戶的氣色。居然像綺羅叢中嬌生慣養的人。真是奇怪。也許是燈下的原故。但總不致相差至此啊。』就向太太笑道：『多謝多謝。太太作育人材，真是巧奪天工。』太太道：『你躺下吧。教玉枝給燒兩口烟吃。』柳塘道：『她會麼？』太太道：『也是在我這速成學堂裏新教會的。你瞧，在這一會工夫，我辦了多少事。』柳塘心想：『太太今日居然如此高興，真是向所未有。自己也只好生受她了。』就笑着倒在床上。那玉枝羞羞赧赧的，伏在對面，輕伸纖手，替他燒烟。太太却坐在近床的小凳上，和柳塘說笑。柳塘年來獨居外院書房，久受淒清况味。這時突然景象一變，置身於脂粉叢中，歡娛境裏，好似山野孤僧，忽入人家閨闈。雖然不致怎樣驚異，却也感到一種新的意味。舊的感觸，直疑年兒倒流。又回到二三十年以前。玉貌錦衣，坐花醉月的時候了。心中頗有些怡然自得。覺着嬌妻美妾，左右相伴。這豔福正復非淺。看看太太，見她盛鬋豐容，玉面如中秋的滿月，丰致如盛開的春花，似乎比前數月更豐腴了。雖然芳紀已過花信，將近

中年，却仍嬌豔不殊少女，而且一種華貴端整的中婦風姿，較少女尤爲動人。尤其眉梢眼角鬢邊頰上，處處流露着春色，彷彿仍帶着新嫁娘意致。平常所謂新娘氣色，多指着少女嫁後，但這中年的新嫁娘的風情，似乎更爲神祕。柳塘瞧着太太，覺得和他作了經年的掛名夫妻，還未發現過如此美貌，莫非自己以前疏於領略也。許太太風采漸有所增，士別三日，應該刮目相看，不由抱恨自己這樣一位嬌妻，竟被王廚完全承受了去。真個令人腐心，但又轉想太太這一朵婪尾春花，所以如此欣榮，完全出於王廚灌漑之功。王廚好似是個妙手園丁，培植出滿園紅紫，自然該消受芳菲，並非過分之得。太太若自始只守着自己這頹惰花奴，簡直是從無波古井裏汲不出一滴水來。恐怕這朵花，在含苞時就枯落了。又怎能這樣盛開。所以仔細想來，王廚總算作了一件功德事。既使太太生趣盎然，也替我補了缺憾。改日還得謝他。等雪蓉進門時，借着叩喜的賞賜，送他件大毛皮襖吧。他那身體時常接觸太太，我應該爲太太的肌膚豐肌，加意保護她的銅筋鐵骨。想着正自暗笑，忽聽旁邊柔聲說道：「您抽啊。」柳塘在枕上一轉臉，只見玉枝已把烟裝好，遞到嘴邊，就扶住烟槍，笑道：「謝謝你。」玉枝低聲道：「我今天才學，多半燒壞了。說話時眼光恰和柳塘相觸，不由紅了臉兒。眼光移向床上，眼皮也向下一垂。柳塘方覺她的妙目黑如點漆，光芒四映，忽而瞧不見了。只瞧見那黑而長的睫毛，借着玉頰的襯托，更顯美麗。就一面吸着烟，一面端詳。只覺玉枝不特嬌稚可人，而且處處露出一種處女的美。天真未鑿，太璞尙完。雖然被太太收拾得粉

賦脂香。眉描眼畫。完全變成婦人的媚夜姿容。但是渾淪元氣。仍不可掩。瞧着覺得他的本質和他的裝飾。有些不大合符。好像瞧見個十多歲的小男孩。穿着長袍馬褂。在那裏掛謔。還在那樣還只於教人感覺年歲和行爲的矛盾。而這時瞧着玉枝。由她幼小的年齡。清潔的靈魂。再看看妖豔的塗澤。再想想現處的地位。以及少時承應的職務。更覺矛盾得悽慘了。柳塘瞧着玉枝。越看越覺她太幼稚了。自己常看見這樣年齡的少女。在街上背着書包結隊行走。或是在父母引領之下。游戲跳盪。好像仍在兒童界限之中。雖成人關頭還遠呢。但玉枝竟裝扮成小婦人作姨太太了。想着又無意中瞧見玉枝用煙籤撥弄斗口的烟。她那手兒和自己手腕觸到一處。玉枝的手想是時常操作。並不白細。但那露在袖外的一節玉腕。竟是瑩潤如玉。把自己的手比成乾柴棒一樣。再由床上鑲的小鏡。瞧見自己鬢髮俱蒼。烟容滿面。不由心裏更是爽然。覺得自己和玉枝不特年齡相差。而且一切都有極遠的距離。這房中三人。好似各是一個階段。自己最老。太太在中年。玉枝最少。自己和太太距離較近。尙還不能融洽。何況對玉枝是兩個極端呢。想着不由把白天的思想。重勾起來。自己心中暗暗盤算。當下又吸了兩口烟。便坐起道。我是夠了。咱們吃吧。太太聞言。便吩咐外面一聲。推着玉枝和柳塘出至外間。各自就坐。柳塘要與太太同坐上面。太太却嫌那樣像土地爺土地奶奶似的。自坐到上首旁邊。讓柳塘在上面來個皂王爺獨坐兒。玉枝立在下首。不肯就坐。還是太太拉他坐下。女僕送上菜來。太太執壺給柳塘和玉枝斟上酒。又自滿

上一杯。殷殷催飲。玉枝低着頭兒。誠惶誠恐的，不敢舉杯。她向來就沒喝過酒。既不知是什麼滋味。而且在這時候。更怕得不知如何是好。太太却說這是喜酒。非喝不可。柳塘把杯乾了。太太就儘逼玉枝。玉枝想說我不會喝。又恐犯什忌諱。只得舉起杯來。本想只咪上一咪。却不料太太連聲說這是必要乾的。不能剩下一點。說時又隔桌伸手一推她的手腕。一杯酒已全灌進口中。玉枝只覺又酸又澀。好生不是滋味。舌頭既感難過。而且喉嚨也似乎有閉關不納之勢。直想吐了出來。但恐得罪太太。又怕沾污衣服。只得咬牙閉氣的勉強咽下。那知一入腹中。臟腑也像不肯相容。起了一陣翻騰。雖然不甚劇烈。却已覺得頭暈手冷。非常不適。心裏思想常聽有許多人嗜酒如命。以爲不知何等美味。今天這一嘗試。方曉比藥還加難吃。但人們都愛吃它。却是何故。這本是沒酒量的人初次飲酒常有的現象。然而柳塘家的酒。竟又不比尋常。是獨了六十多年的上品花雕。在柳塘生母于歸他家之時。因爲他父親也飲酒有名。受了無數鏝的美酒。當時家人隨手收藏。竟把十數鏝放到後院一間小房裏。以後那間房又堆置雜物。把酒鏝壓在下面。封鎖起來。一晃數十年無人過問。直至柳塘年前續娶這位太太。因爲修理宅舍。才把那些酒鏝發現。連柳塘也忘記是何年之物。但料着總比他年紀還長。當時很發了回感慨。還作了幾首詩。及至把鏝打開。雖然濃芬四溢。然而酒已變成半固體的黏液。只餘數寸深淺。好在王廚曾在酒肆作事。善於兌酒。就又買了幾十鏝新酒。和陳酒攪兌起來。在娶太太那場喜筵。已用去一半。來賓

無不讚美。有些酒徒詢知原委。竟三鑷中鑷強索而去。但仍剩下一些。留爲家用。偶逢喜慶年節。就開鑷取飲。省得現去購買。但是這樣冽酒。給乍嘗新味的玉枝吃了。一杯直抵五杯。她如何承受得住。正在低頭挨忍。不料太太又給斟上一杯。玉枝瞧見。想要立起討饒。但覺脚下軟得如踏棉花。只得低聲道。我實在不能吃。太太您別斟了。太太搖頭道。不成。這是喜酒。起碼喝個四平八穩。至不濟也得成雙配對的。你先喝了這杯再說。玉枝不敢再辭。只瞧着那杯酒發愁。柳塘看着。知道玉枝量淺。就代她解圍道。得了。她大概是不能喝。你饒了她吧。太太格的一笑。望着柳塘一撇嘴兒。這可真是一夜夫妻百夜恩。瞧你這關心勁兒。現在還沒到一夜呢。你不教她喝。就替她喝。反正這杯酒我不能白斟。柳塘本已好幾杯下肚了。微有醉意。聽太太這樣取笑。就厚着臉皮。把玉枝面前的杯拿起。一飲而盡道。替她就替她這算什麼。太太鼓掌大笑。隨又持壺把兩杯斟滿道。這兒還有她一杯。你自然也得替了。還有你自己的。可沒有人替快給我喝下去。柳塘又把兩杯飲乾。就覺腹中的酒有些上撞。他本來身弱氣虧。又加鴉片烟和酒有些相犯。飲醉的人吸幾口烟。可以解醒。但吸烟的人若飲了酒。也要把煙力消解。因此他的量也不過三杯。這時已喝得過頭了。紅着眼睛。延着臉兒。笑道。謝謝太太。可是太太別淨灌我們。你自己也得喝呀。太太聽了。又捉住他的字眼。格格笑道。灌你們呀。我不是灌你們。是敬你們喜酒。今兒洞房花燭。總得再交飲一杯。說着又斟上一杯。先送到玉枝面前道。這可不能教人替。你也不用全喝。只喝半杯。剩下的歸他。玉

枝仍是不肯便飲。太太竟下座來讓。玉枝勉強掙扎立起。太太已把酒遞到她口邊。連說這是個例兒。你可不許推辭。玉枝只得呷了一口。杯中尚餘多半。太太也不再相強。就把杯遞給柳塘。柳塘接着。手兒顫顫的指着太太道。你也喝啊。太太舉杯道。我自然得賀你們一盃。說着仰首飲下。柳塘聽她一口一個你們。知道是有意譏嘲。就想也對她調談一下。以作還報。本來太太的調笑。並無惡意。柳塘也沒想到作什麼惡謔。但是他已經醉了。神智迷亂。說話作事都不細想。因而失了分寸。這時見太太只把酒飲下少許。盃中還剩一多半。就和她分爭道。你怎麼只喝一點。方才怎樣灌我來看。不成。你非乾盃不可。太太笑道。我那有那麼大量。喝一口就不含糊。柳塘這時已醉到八分。知着舌頭說道。不……不成。你這才頭一盃非乾了不可。太太說得得。別擠羅我了。若是定要乾盃。請你也替喝了吧。柳塘搖頭道。我不能替。我們都喝了。輪到你這兒就要滑頭。那可不成。再說我若替你。這席酒豈不都歸一個人包辦了。太太啞着嘴道。你就好意思駁我。別人不則一聲。你自己告奮勇替喝。到我這兒央求都不成。顯見你們是你們。教我還說什麼。柳塘又被她捉住字眼。嘲笑得有些發訕。口中仍反攻道。你什麼也不用說。只快喝酒。太太道。我喝不下也沒法。你又不替。二人這樣爭持。本來只是閨房常有的韻事。筵上常見的問答。但那知該當有事。湊合恰巧。柳塘正乘着酒意。催促太太乾盃。太太推辭不肯。就在這個當兒。那個王廚恰從外面捧進一盤醋溜鯉魚。放在桌上。柳塘一瞧見他。猛然大笑說道。替你喝酒的人來了。隨即抓過太太酒盃。遞給王

廚道：你替太太喝乾這盃。又轉向太太笑道：你別儘奚落我們。現在你們也喝個……說到這裏，猛見太太臉上緋紅，立又變爲慘白，霍地立起，向後一轉，就走進了裏間去了。柳塘吃了一驚，心中才稍爲清醒。知道自己說錯了話，只顧和她打官司，互相嘲諷，却掌不住酒後無德，信口亂道，把素日心中隱藏的事竟說了出口。太太必然認爲有意揭發她的陰私，以後怕有大變動。這家庭中的和平局面，恐怕要不能保持了。何況今天又是我納妾日子，竟在喜筵上發生了這種事，我真正該死，想着深自悔恨，無奈一言既出，驕不及舌。太太已氣，離席入室。既無法挽留，想要隨進房去謝罪，又覺不好措詞。當時不由怔在座上，茫然無主，瞧瞧旁邊，玉枝也正在瞪着眼睛，現在驚異的神色，再瞧前面那王廚，似乎看出一點眉目，嚇得面無人色，額上流着大汗，手裏仍持着柳塘遞給的酒盃，却抖顫得酒多傾瀉了。柳塘這時只恨自己愚蠢，倒覺對不住王廚，就擺手道：你回廚房去吧，不用在這兒伺候。王廚一聲未哼，把酒盃放下，便走出去了。柳塘經這一下打擊，酒已醒了一半，坐着思想，越想越覺沒趣，自己惹出這場風波，將要如何收拾。太太和王廚，固然是極大罪惡，自己處在家主和丈夫地位，應有責問管束之權，但是他們來往已非一日，自己因爲身體名譽以及種種原因，早已決定不加開問，放任他們稱心如意，以保持家庭表面上的和睦平安。如今我酒後失言，揭破太太的陰私，但是非出本心，雖然我已深自悔恨，然而太太怎能知道，她必認爲我早已處心積慮，要跟她們爲難。今日席上發作，還只小試其端，以後更不知怎樣。

出她的醜。制她的命。她當然要設法對付。也許不依不饒的吵鬧。也許另出意外行動。反正無論如何。家庭暗潮業已引起。再不會安靜了。這和我原來打算內宅外院。劃疆自守。各得其樂。不相攪擾的主意。豈不大相逕庭。現在所希望的。自以設法消弭意見。恢復和平。最爲急務。但是怎樣辦法呢。去對她謝罪。說明自己無心麼。但苦不易措詞。恐怕弄成小孩描紅模似的一筆寫壞。再描幾筆補救。却不料越描越黑。倒更失形走體。反不如不描的好了。但是不描又怎樣呢。難道就不去睬她。聽其自然。那豈不弄成僵局。以後更無圓轉之機。而且太太今日高高興興的給我納寵。爲我慶賀。弄出這樣結果。已然對她不住。又何忍不理她呢。想着不由立起身來。趑趑起起的走進裏間。見太太正面向裏躺着。托腕支頤。對着煙燈凝眸沉思。一隻手持着煙籤。在床氈上循着花紋描畫。却只背着臉兒。看不見她的表情。柳塘慢慢湊到床前。才瞧出太太仍是平常態度。只是柳眉深鎖。眼波微凝。現着深思的光景。硬着頭皮。先咳嗽一聲。隨即坐在床邊。和容悅色的道。你怎麼進來了。方才我大概共醉了。不知說了什麼胡話。近來我太太不能吃酒。幾盃就亂了性。倘然說話氣着了。你可千萬不要介意。只就待我酒後無德吧。太太聽着他說話。一直沒變樣兒。直到他說完。忽然秋波一轉。微笑坐起道。我不知道你說的什麼。方才你並沒喝醉。怎會說醉話。又教我就待什麼。我只是忽然覺得頭暈。就進來躺會兒。柳塘聽她不着痕跡。自己也不便再行深說。就道。你現在可好些了。太太點頭。柳塘道。那麼就出去吃飯吧。菜都要涼了。太太笑着立起道。我

本來就要出去。還用你來請啊。說着手拉柳塘，倒先走出外間。各就原座坐下。柳塘心想太太真是可服。就這樣把風波自行消弭了。固然爲大局計。爲她自己計。以這樣結束最爲得體。然而她居然能忍氣吞聲。不動聲色。如無其事的和我敷衍。雅量真不可及。這地方倒覺她更是可愛。自己更是抱愧了。柳塘只顧這樣着想。却沒思及方才那種侮辱。是任何人都不能忍的。固然她實與王廚有私。然而越是身有隱疾的人。表面越要裝得一塵不染。一受譏嘲。最易羞惱成怒。她能有這樣深心耐性。簡直不近人情。陰險可怕了。柳塘却未設想及此。只覺太太是顧全大局。隱忍吃虧。分外感到愧悔。這次入座以後。太太仍是言笑如常。却不再作調諺。柳塘也竭力對她敷衍。但大家都覺得是在勉支殘局。不能打起高興。柳塘既不再飲酒。太太也不再勸。就草草吃飯。柳塘本來吸煙胃弱。飯量甚少。太太也因為方才經過氣惱。不能下咽。玉枝論理初次見到這樣珍饈美味。應該可以飽餐。然而她心裏更是亂得厲害。好似五臟都升起塞住喉嚨。因而也不能吃。三人合計也許有幾千個米粒。還不夠老鼠的一餐。就陸續起座。柳塘就找補場。仍走進太太室中。去吸飯後的烟。玉枝也隨着伺候。太太仍相伴在旁。這時似乎忘了方才的事。興致又高起來了。不但談笑甚歡。還躺在對面代理玉枝職務。替柳塘燒了許多口煙。這樣過了很久。夜已近午。柳塘也已吸足。案上的座鐘噹噹的打了十二點。柳塘的半夜鬼精神。立刻振奮。迷瞪的眼睛也睜大了。這本是吸煙人的慣態。在白天的世界裏。長是酣睡。醒時也是萎靡無勁。必待半夜。世界變成死寂。

萬鬼出游。給他帶來精神。才得振作。煙鬼所以得名。就是如此。但太太這時却倦得打了呵欠。玉枝受了她的傳染。隨着也張口伸腰。柳塘笑道。太太困了吧。我別儘攪。你該安歇了。太太道。我還不困。倒是你們該進洞房了。別就悞了吉日良時。太太說着。就喚個僕婦。把柳塘隨身法寶的煙具先送回前院。隨即挽了玉枝的手。和柳塘一同走出。到了前院書房。柳塘看了看。見和平時一樣。並沒收拾。心想太太原來只是隨口一說。並未給佈置新房。今夜玉枝可在那裏安置。這煙榻上睡一人有餘。兩人却苦不足。而且也太污穢不治了。正在想着。却見那個送煙具的女僕。已把套間內的電燈開亮。門帘掀起。向裏一看。才知道新房在裏面藏着呢。大家走進去。房內鋪設得整齊華麗。光采耀目。而且應有盡有。比太太的臥室還加美備。因為有很多太太本身和柳塘前室的嫁奩中物件。太太認爲過於嬌美。中年人用着不宜。久已置諸高閣。這時都取出給了玉枝。而且房隅疊着好幾對皮箱。都是贈給玉枝的衣服飾物。柳塘心想自己固是富家。百物俱備。但是臨時倉卒。在咄嗟之間。就能佈置得如此井井有條。陳陳有序。真不能不佩服太太的才幹。而且又把她自己的體己物件。整箱的賞給人。這大方慷慨更是難得。想着不由更後悔自己已在筵上的荒謬行爲。當時大家落坐。僕婦送進茶來。太太見玉枝仍依着自己身旁站立。就推開她笑道。現在到了你的房裏。你是主人了。別這麼羞羞澀澀。還不照應照應客人。玉枝赧赧的走過。斟了碗茶遞給太太。太太接了道。不能先儘我啊。得先伺候你們老爺。這是規矩。說着向柳塘道。我這妹妹年輕。

得慢慢調理。她不到地方。老爺多耽待吧。說完格的一笑。又道。我這話八成兒是多說。得了。話多招煩。我也別招煩。請你們安歇吧。明兒再道喜。我要回去了。柳塘留她稍坐。太太笑道。今兒只顧爲你忙碌。我自己的事一點沒辦。現在該回去料理了。說着放下茶杯。便向外走。柳塘立起送到房門。便止住步。玉枝却直送至內院門外。太太不知對她囑咐了些什麼話。玉枝過了半晌才回到房中。却是臉兒緋紅。神情更加羞澀。柳塘躺在榻上。對她望着。心想太太定然代盡了舊式母親對出嫁女兒的囑告責任。所以玉枝更覺害羞。不由想起太太所對她囑咐的事。自己却未必能夠實行。況且自己年已垂暮。既已有了雪容。足娛老境。何苦又作踐這個小女孩子。不如仍依白天主意。作件盛德的事。不要沾染。便爲遮掩太太耳目。只跟他作個假鳳虛凰。以後慢慢再作道理。今天我仍回外間煙榻安置。讓玉枝早些自己眠息。但轉想這樣辦法。只恐玉枝錯會了意。心中不安。還是對她實說的好。以後也好合起來蒙蔽太太。以免露出破綻。再生枝節。就向玉枝說道。外面還有人麼。玉枝搖搖頭。柳塘道。那麼你把這房門關上。玉枝聽了。臉更紅漲。但不敢違拗。走過把房門關上。柳塘又道。你到床上來。坐近些兒。玉枝心中亂跳。赧然挪到床前。坐在床邊。柳塘又招手叫她。隔煙燈躺在對面。玉枝心中更慌亂了。論起這盞煙燈。實是極神祕的東西。譬如一對陌生男女。或是在道理上絕對不能在一榻上並臥的人。例如夫兄和弟婦。姐夫和小姨。小丈母娘和姑爺。公公和兒媳。主婦和男僕。朋友和朋友的太太。這幾種人若是一同臥榻。便難免大犯嫌疑。

受人唾罵。然而在中間若放上一盞煙燈，便可一切不成問題。譬如一個男子看見妻子和某人同臥一榻，可以認作姦情。發生人命。但若有煙燈在中間，就可消釋疑慮。其實忘了煙燈是又小又活動的物件。不是固定的高山峻嶺。一挪開來，便可暢通無阻。任何事都能發生。這就好比笑話上說的。某傻子老婆隱處生瘡，請外科醫生調治。醫生欺他愚蠢，而愛他老婆美麗，就取出些藥膏，聲言必須親自敷治。把藥先抹在自己小和尚頭上。當面和傻子老婆表演起來。傻子在旁看着，說了句聰明話道：「若不是有這點藥在中間遮隔，我就要疑心了。試想煙燈和藥有什麼分別呢？但玉枝却不是黑藉人物，沒有這種特別觀念。覺得躺在柳塘對面，距離太近了。但是心中記着太太所叮囑的身爲妾婦，必須宛轉順從。無違夫子的話。就徐徐坐在床上，把身兒一側，將肘支床，就悄聲道：「我給您燒啊。」柳塘道：「不必。我有話同你說。今兒白天，我教你和那姓袁的婦人回去，並不是我的狠心。實在是看你年歲太小，自覺太老了。既不般配，也不能管你的終身。現在我五十多歲，你才十幾歲，就讓我能活到七十歲才死。那時你也只三十來歲。後半世怎麼辦呢？再說我已訂下一個，何苦又害你。所以和太太商議，要認你作乾女兒。不知太太爲什麼不贊成。定要我收你。如今喜酒也吃了，喜頭也受了。大體上算我已經收下你了。可是我還想……跟你商量。現在只聽你一句。你若願意作姨太太，就不必再提。你若是不願意，咱倆就認作父女。外面暫且瞞哄着太太，慢慢等機會。尋個合適的人把你嫁出去。玉枝本來對柳塘的好意主張，已因太太的阻撓。

而完全絕望。這時已經甘心作妾。無復奢望了。忽聞柳塘舊話重提。不禁喜出望外。立刻消失了羞澀。沖口說道。老爺。您這話可是真的麼。柳塘看着她的神情。已知心中蘊蓄。便笑道。你是從白天就聽見我的話了。心裏不定多麼希望。以後太太攔阻。你又不定多麼着急。足見我這一着辦得極對。如若不然。那就教你委屈忍辱。日後再沒幸福日子。我也好沒趣兒。何苦來呢。玉枝被柳塘說破心事。臉上發訕。不由低垂粉頸。柳塘又道。我知道你是願走第二條路。可還怕我是試你。不敢說真話。那麼也不必說什麼。就在這裏給我磕個頭。拜乾爹吧。從此咱們就是父女。以後的事。慢慢再說。玉枝聞言。就屈膝跪倒。連叩了三個頭。柳塘欠身說道。起來吧。女兒。這幾個頭大約你磕得心悅誠服。我也受得心安理得。你知道我這一舉要受多大的犧牲。現在的損失不算。將來還得賠份兒嫁妝呢。說着拉她起來道。從今兒起。我們是父女。可是當着人。你還得叫我老爺。我叫你的名兒。這件事不但要瞞住太太。別人也不教知道。省得紛紛議論。再出意外枝節。玉枝點頭。柳塘道。現在你是我的女孩子。當着父親。用不着害羞。可以隨便。我對於親生兒女。也不立規矩。你坐下跟我談會兒。玉枝望着柳塘。感激得眼淚汪汪。悲聲說道。爹爹。您真在我身上作了大德。我作夢也想不到有這一步好運。咳。我的爹娘。都已沒了音信。他們若知道我到了好處。還不知怎麼歡喜。我也沒別的法兒報答。只有以後孝順您吧。柳塘聽着她的感激言詞。明白她心懷暢滿。眼淚也是喜歡出來的。就因為脫開我這老頭兒。生出新的希望。可見人老了。易遭厭棄。便是用金錢

恩惠也買不轉女子的心。一樣和我發生親屬關係。然而作妾和作女兒。竟有如此差異。想着又自譴玉枝既已成了我的女兒。怎能再這樣胡思亂想。就向她說道。今兒從你進門。直到方才太太從這房屋出去。這一節兒的事。咱們都只當沒有。永遠忘記。只算現在我才認了你這女兒。以後還可以教你認字念書。有你常常作伴。也減我好些寂寞。玉枝忽有所觸的道。您不是還要娶一位……一位姨娘麼。柳塘道。不錯。再有一個星期。她就進門了。玉枝道。這姨娘多麼大了。柳塘道。我還沒問過。大約不過二十。比你大不了幾歲。玉枝聽了。忽然明眸一轉。似要說話。忽又咽住。只微笑道。真是個女招待麼。柳塘看着玉枝欲言又止的神情。心中猛然悟到她的意思。她必是想到自己因為年齡幼稚。特蒙矜憐。暗地認爲義女。但這新姨娘年歲與自己也相彷彿。何以主翁對她竟不自慚衰老。毫無猶疑的納爲侍妾。這裏面莫非有什差別。柳塘却是向來未思及此。在按日上餐館去伺雪蓉眼波的時候。簡直有些情迷。只覺雪蓉風姿絕世。佳人難再得。觸目燃起青春熱火。那還記得自己鬢髮已星。及至前日雪蓉對他表白衷懷。自願相從。更認爲不世奇遇。既博得美人垂青。當然自有動人之處。不由得意忘形。那還顧得及年齡上的比較。這時經玉枝觸動。不由有些爽然若失。心想自己從愛上雪蓉。向未想過年齡懸隔的問題。只把古人作例。白樂天有樊素小蠻。韓文公有楊枝碧桃。等等不勝枚舉。都是老人而有少艾之妾。所以我也應該得到雪蓉。但是今日對於玉枝。怎麼就想不起那些古人韻事。只此事實上着想。似乎把這少女作妾。太不

道德。又怎麼對雪蓉就忘了道德呢。柳塘想着。腦中有些迷亂。但也不暇細想。只歸之於緣分不同。但心中却隱隱似有餘憾。好像無形中有聲音對他質問。雪蓉和玉枝一樣黃花少女。你對於玉枝所想到的問題。對雪蓉也完全適用。現在你認玉枝作義女。自覺是廢德的事。然而對雪蓉作的算什麼呢。柳塘直不敢再想。竭力把這些念頭揮斥開去。瞧着玉枝。記起她似乎問了句話。自己只顧亂想。未聽清楚。就問道。你說什麼來着。玉枝笑道。您想什麼。我是問這位新姑娘。可真是女招待。柳塘愕然道。你怎麼知道的。玉枝道。太太告訴我。柳塘點頭道。不錯。她是女招待。說着見玉枝低首攢眉。而上現着很微妙的神情。就問道。女招待怎麼……不好麼。玉枝搖搖頭道。也許這新姑娘是規矩的。幹什麼的都有好有壞。可是我見的女招待。都……說到這裏。似乎覺悟不該批評義父的愛人。怕惹柳塘不快。就住口不言。柳塘笑道。你倒很會說話。怎麼又打住了。你儘說沒關係。玉枝聽了。只抿着嘴笑。不肯再說。柳塘見她這樣。也不再問。却想起她所說太太告訴新姑娘女招待的話。就道。太太除了告訴新姑娘是女招待以外。還說什麼來。玉枝這時正因感念柳塘。越覺怨恨太太。但也沒有報復和離間的心。只於覺着太太和自己所說的話。儘是抵制那位新姑娘並無傷於柳塘。就告訴他沒有關係。何況自己是他的女兒。凡事不應瞞哄。就口沒遮攔的。把太太對她叮囑的言語定下的密約。都說了出來。柳塘才恍然而悟。但隨又慨然而嘆。怪不得太太定要我收請玉枝。原來她別具深心。要聯結私黨。對抗未進門的雪蓉。但沒想到結果適得其

反。倒多樹下一個敵人。真是枉費心機。我既然對你一切放任。不干涉你交通他人。那麼我另行納妾。你
也無須干預。雙方盡疆自守。各不相擾。何等乾脆。你偏要施展奸狡手段。在我身邊私設埋伏。就只這一
點心計。把我新發生的些微好感。都給消滅了。既不感你今日張羅的好意。而且覺得在筵上的醉後言
語。並不荒謬。而是對你正當的懲罰。想着就對玉枝道。你既都明白了。我也不用多說。太太心地實不大
好。只看白天我要收你作乾女兒。她只爲自己打算。不惜給你打消了好機會。只這一件就看出來了。你
以後要對她留神。不要聽那種甜言蜜語。常常防着上當。可是外面別錯了格兒。玉枝應道。那是自然。不
過新姨娘進門以後。太太背問長問短。或是教我替她辦什麼事。那可怎麼好呢。柳塘道。到那時我
可以教給你敷衍她的法兒。倒不成問題。只是現在……你就不免常常跟她在。一處。恐怕一個不留神。
把咱們的祕密露出來。被她看破。不知又生什麼心。你還具躲着她點兒好。玉枝道。我天天得過去伺候
太太。怎能躲着她。柳塘想了想道。你就借我爲名。說伺候燒烟。得陪着我一同遲起晚睡。早上簡直不
用到後邊去。等下晚兒上她跟前打個幌。就得。她也不會有什麼說的。玉枝點頭答應。柳塘笑道。你今兒
已經夠倦的了。就打點睡吧。我帶法寶仍回到外間煙榻上去。玉枝先說不困。又說自己到外間去。柳塘
道。這本是小姐的閨房。怎能跟我掉換。你就睡吧。我走了。玉枝道。那麼您也別走。外間怪冷清的。還在這
裏抽吧。我在這邊兒就成。說着就倒在柳塘對面。又說了幾句閒話。忽然雙目一合。便朦朧睡去。柳塘自

已吸足了煙。見玉枝已是香夢沉酣。也不再叫醒她。任其和衣而臥。只給蓋上被子。便回到外間煙榻上。睡了。次日醒來。已是午後。玉枝早已打扮齊整。在旁伺候。柳塘起床。叫她把煙榻上被褥收拾好了。自進到玉枝房內吸煙。才開了房門。放僕婦進來洒掃。過了一會。柳塘令玉枝進內院去伺候太太。但過了沒五分鐘。就又派人去請玉枝回來吃飯。吃過飯。已將日暮。柳塘又帶玉枝到太太房內坐了會兒。隨即借着將要出去。要玉枝燒煙。又和她回來。這便把過節兒都敷衍過去了。柳塘出門遊散一會。回到家裏。晚間燈畔仍與玉枝閒談。見她伶俐。就教以書字。玉枝也很用心聽受。二人就借此消遣永夜長宵。倒也頗為快樂。到了次日下午。柳塘方才起床。忽然那個派去替雪琴辦事的心腹僕人來了。對柳塘說。雪琴有事和他商議。請在日暮時到南市商場裏相見。柳塘不知何事。心甚驚疑。就到了時候。去到南市商場。雪琴果在裏面一家首飾店窗外立着等候。一見柳塘。就含笑迎過來。柳塘忙問有什麼事。雪琴答道。沒什麼緊要事。而且也不是我的事。你不用擔心。咱們先找個地方慢慢談吧。柳塘道。咱們還去吃飯好麼。雪琴道。你大約早飯才吃了。不大會兒。我這時也不餓。再說還得趕着回家。不能耽誤工夫。不如上這對過清茶社坐會兒。柳塘道。那麼也好。二人就出商場進了清茶社。尋個單間坐了。茶房送上茶來。柳塘便又向她詢問。雪琴笑道。瞧你這心急。告訴你吧。昨兒月宮那個同事小雞兒找來了。說了一檔兒慘事。有個謝璞玉。我們都管她叫謝大姐。本是月宮樓上一號招待。不過她在月宮的時候。我還沒去呢。這謝璞玉

人性挺好，行事也很正經。只是家裏苦極了。嫁的男人是個瞎子，還生了兩個小男孩，都仗她養活。已經當了五六年女招待。一直規規矩矩。那知今年竟出了冤怨緣。有個很局面的客座兒。我們都叫他王小二先生。因為他進門就要菜。菜上去就吃。吃完了就走。輕易不說一句話。這個人暗地愛上璞玉。二四年工夫。無論璞玉移到那裏他都跟着。可是兩個人都是心裏的勁兒。外面連手也沒拉過。到了前半年。那個王小二先生因為有事回南。在臨行時。才邀璞玉聚會敘別。留個紀念。璞玉為感他的情。想陪他談說一夜。事先托了小雛鷄。教她給家裏瞎丈夫送個假信。就說小雛鷄的娘過生日。請璞玉去打一夜牌。留住不令回家。那知小雛鷄只顧胡鬧。把這件事給忘了。直到次日早晨。才去送信。那時璞玉已經回了家。鬧了個驢唇不對馬嘴。那瞎丈夫倒很有性氣。聽出破綻。竟一氣就悄不聲的走了。璞玉本和丈夫感情很好。見他失蹤。不知死活。自然悔恨。及至遍尋不見下落。才把心重轉到王小二先生身上。無奈他也早已回南去了。璞玉無依無靠。受到很大刺激。竟成了好傻神經病的樣兒。整天神不守舍。客座兒要鐵扒雞。她給叫了炸板魚。要汽水她給打開啤酒。總出錯兒。又不斷摔碟打碗。她自覺不能幹了。只可辭工回家。從那時以後。記得我只去瞧她一次。就再沒有見面。不知落到什麼地步。直到昨天。那小雛鷄到我家去。說有個車夫模樣的人。到月宮去找我。給璞玉捎信兒。說她受奸人陷害。現在已落到火坑裏了。在南市有家三玲書寓。正在那班子裏受苦。她並沒有熟人。只能給我送信兒。求我念着舊時姐妹情分。想法

救她。她也知道我沒有力量。但在外面總容易活動。飯座兒也許有熱心腸的好人。可以商量。雪蓉說着嘆了一聲說。我聽了小雞鷄的話。很難過了一陣。你是沒見過璞玉。那人模樣脾氣。都是極好的。心又向熱。我初幹這一行。沒甚受氣吃虧。就全仗她照應。只是她命太不強。嫁個殘廢丈夫。已經夠苦。如今更苦到頭兒。我真聽着刺心。可是有什麼法兒救她呢。直思索了一夜。只可還是和你商量。你在外面聲名大。眼皮寬。只當幫我。怎麼給想個法兒。柳塘沉吟道。這件事未必好辦。不過既是你的朋友。又怎麼可憐。我就去試着看。雪蓉道。你有什麼法兒。柳塘道。我還沒一點主意。只打算得便走到那三玲書寓探聽一下。知道這個璞玉是什麼情形。再作道理。反正只要是能花錢辦得到的。我總可以不心疼錢。若是花錢還辦不到。那就要大費周折了。雪蓉笑道。娼窰裏面還會有花錢辦不到的事。這一說。璞玉定然有指望出來了。不過太帶累你。知道得用多少錢呢。柳塘道。花錢倒不相干。我的財產。雖然有限。既沒個兒。留着給誰。落得作些好事。再說這件事。莫說遠是你托我。便是我自己從旁邊聽到。也忍不住要管。只是成不成沒有把握罷了。雪蓉見柳塘如此熱腸。知道不用再行囑托。說了會兒閒話。便要回家。柳塘知道她忙於趕嫁妝。也不挽留。付過茶資。一同下樓。替雪蓉賃了洋車。看她走了。自己在街上走着。忽然看見路旁一條燈火輝煌的胡同。認識三興里。猛地心中一動。自思那三玲書寓就在這胡同內。現在燈火初上。正是估遊時候。我何不去訪訪這個璞玉。就走進胡同。西面第二家便是三玲書寓。門頭密掛電燈。門旁

橫列許多紅紙。標着妓女芳名。顯得十分火暴。柳塘本是走馬章台的慣家。走入院內。裏面堂屋內的毛夥。看見有人走進。便拉開風門。延柳塘走入。讓到一間空屋中。放下門簾。那毛夥探進身兒。使問有熟人兒麼。柳塘搖頭。又問見見麻柳塘。頭始終沒和毛夥說一句話。然而已經交代過規矩。表明了意思。那毛夥便重把門帘挑起。高聲喊到。下邊。隨聽樓梯一陣亂響。樓下的各房間。也像蜜蜂出窩一樣。每房都有一兩個妓女出來。大家魚貫而行。都向柳塘回首走過。走過時都向門內瞻望一下。雖然各個姿式不同。態度各異。有的高視闊步。滿不在乎。是紅姑娘的徵象。表示不得不遵章候選。實際絕不指望掛新客頭兒。幾撥老客就夠吃的了。有的步下遲遲。弄姿送媚。似乎對房中客人一見傾心。那是當天還未開張的窮姐兒。指望客人把她選上。發回利市。有的作小翠花唱烏龍院。聽宋江叫門時。由後台出來的光景。迷迷糊糊。忙忙匆匆。由門外一過。眼皮也不撩。就又飛跑回房而去。那必是房中現存小白臉一枚。正在嗚嗚爾汝神魂顛倒着呢。有的在眾妓全都見過以後。毛夥再喊一聲。還有見的沒有。才從房中珊珊而來。到門前略一顯魂。立時警然隱去。絕不和旁人一樣。聽候選拔結果。那必是一種特別妓女。也許是落子館的台柱。也許是摩登派會跳舞的姑娘。但也有老牌妓女。現在已經不紅。却因端慣了架子。一時落不下来的。柳塘雖然久已隔絕花叢。但心中却似藏着一部熟讀的書。一切無不了然。看着一個個走過時。向裏一瞧。都似有些掃興。知道自己這老頭兒。太不足鑒她們的眼目。不由好笑。男子尋花。腦中都存着

個色麗情深的理想人才。但妓女腦中也都有個虛構的影象。希望遇見個美貌鮮衣的少年郎。倘然自己是個金裝太子式的美男。她們一定不會這樣。都要曼立遠視。而望幸焉了。想着那毛夥已放下門簾。進來問挑那一個。柳塘本來目的在於璞玉。但看這許多妓女。全不相像。欲待向毛夥詢問。又想到聽雪蓉說璞玉進來不久。未必見客。即使見客。也未必還叫原名。自己若冒昧的說出來。恐怕反惹起他們疑心。不但於璞玉有損。而且更要緊密掩飾。日已使沒法見她了。不如暫且隨便挑一個人。取得客人資格。日後常來報効。再慢慢設法探聽。主意打定。尋思方才所見的妓女。那些摩登漂亮的。飛揚浮燥的。或是神氣十足的。都不能領教。以自己這樣年紀。在這院中又沒個相識的花叢者舊。替自己標榜門閥。在她們眼中。只是個糟老頭兒。若挑識上了。必然看守空房。落得修心養靜。而且自己既無望接近他們。又怎么能打聽璞玉消息。不如挑個最不出色的。她既可以感恩戴德。殷勤相待。自己也算奉行童子軍。日行一善的條例。周濟一個難民。還容易探聽消息。於是就開口說道。方才那個胖胖兒。身上穿紫色衣服的。毛夥道。有好幾個穿紫的。您只說是旗裝是蠻妝。柳塘本沒留神脚下。聞言心想。這時候居然還有纏足妓女。教我遇見。那麼將差就錯。叫進這蠻妝的。溫溫我三十年前的舊夢。便道。是蠻妝的。那夥計就喊了聲七姑娘。隨見一個小脚妓女。扭扭擺擺的走進來。同時外面一陣譁笑。柳塘初還不知外面笑的什麼。繼而醒悟。這是應了一句俗語。老頭愛小脚兒。老頭兒是過時的人。小脚兒是落伍之物。兩下一相接觸。

自然就招了時代人物的嗤笑。但也不以為忤。反覺有趣。向這進來的妓女舉目端詳。見她是圓圓的臉兒。厚塗脂粉。也不仿效新式血花流欄。或是紅蛋圖案的塗抹方法。仍照着舊式。把胭脂擦滿兩頰。深淺停勻。鬢角也天然生得很齊。配合她這種妝飾。頭上也還梳有大盤頭。帶着半邊俏的花兒。身穿紫色短袖絨旗袍。腕上還帶着副大鐲子。是真金或是包金。那還待考。脚下一雙金蓮。長下約有五寸。尖倒很尖。只是好像纏裹時把全力注重脚尖。對後面完全放任。以致把肉都給擠羅到跟上。肥細範圍。不合比例。除了脚跟兩側。都是銳角。與脚尖的銳角不同外。簡直成了等邊三角形。尤妙在所穿靴子。大約是按着三寸長知作的。而脚則有五寸。於是鞋幫鞋跟。都成了鞋底。整個的脚跟。都在外面露着。而且因她當初纏得不合規矩。那脚尖永是像高射炮。皮置角度。翹然向上。大有姆指獨伸。自誇第一的樣兒。以致帶累得脚跟無法不代理行路工作。支持全身重量。於是鞋子完全成了妝飾品。連鞋底也不肯沾泥。脚尖更是越發昂首青雲。不甘低首了。但是因為這樣畸形發展。使她的腿上的筋。伸長許多。身體重心還是維持不好。腿上似有一種力量。時時拉她向後。而她走路却要向前。自然現出前進兩步。後退一步的風擺式樣。其實她這雙脚。並不見比天足女子小多少。不過纏成奇形。兩面出個尖兒。便算小脚。但若用幾何學計算總面積。恐怕肉比常人還多。重量比常人還大呢。可是從門外進來。一手扶住門框。進來兩步。才把門框鬆手。立刻前仰後合的。撲到離門不遠的衣架旁。握住衣架的立柱。再向前挪步。約摸

到了衣架和方桌的中間。才放開衣架。奔到桌前。靠住身體。這才算達到目的地。喘吁吁的望柳塘一笑。柳塘心裏已是忍笑不禁。知道此人罪孽深重。到死也無望脫開痛苦了。原來纏足雖爲極不人道的慘事。但却是一種藝術。裏面有很深的玄秘。四纏的能纏到極小。而行路捷速。不作醜態。不會纏的則既百纏難小。弄得肌肉左奔右突。成爲奇形怪狀。而且走路艱難。從此便永遠爲累。再加工纏裹。就像寫字一樣。已經歸入魔道。再想循規蹈矩。因爲惡態已成。俗骨難醫。萬萬不能改善。要想解放了不受這罪。那就如小翠花要拜侯喜瑞爲師。改唱大花臉。來個搔首弄姿的。寶寨主。流波送媚的。翼德張。那教人看着必耍引起嘔吐。反不如看本工活的馬思遠。閻婆惜。較爲受用。但是纏足不善的。也還可以勉強行走。不致像此人的必須借物扶持。由此可以推知她的尊足。不知有若干雞眼。而且她生來不愛犯小性兒。已經久不挑眼了。柳塘着幾乎要笑出來。這時毛夥已在旁詢問。可是她麼。柳塘點頭。毛夥問聲二爺貴姓。柳塘雖不願提名道姓。但也不犯着爲治遊。而改却歷代相傳的姓。就說了姓張。毛夥隨對那妓女說聲侍候張二爺。在這當。妓女應對客人有句話。但是小脚姑娘却只向那毛夥道。讓到俺屋裏去。那毛夥說聲請本屋坐。就打起門簾。高喊樓上五號打簾子。柳塘聽這小脚姑娘說話聲乾調怯。雖然不能斷定是那裏人氏。但聽着和澡堂裏喊修腳墊板是一樣語音。心想這倒不錯。今天和這妮兒談談。也許可以問問她老家的民俗疾苦。權當看一篇風土記了。但又聽她立刻讓自己到本屋。不由尋思。這娼寮

妓女本身的住室。常常不易空間。因爲只要一撥客人捷足先到就佔住了。她這時立即讓我入本屋去。當然是沒有客人。可見我今天倒是不辜所願。居然救了個真正災民。並未破有飯吃的人。冒領了玉面條去轉賣。只是此中較紅之妓。爲表示生意興隆。輕易不往本屋裏讓客。即使來過十次八次。還未必能瞻仰該闍風光。更莫說初次識荆的。就是不紅之妓。爲高抬聲價。常常寧教本屋空着。也不讓生疎客人。如今小脚姑娘竟沒有這些習氣。也許她爲人樸實。也許她長久未有客人。一朝得着。就破格優待。以資籠絡。想着果然證實的是受了特別優待。只見那小脚姑娘過來拉住他的手腕。面上肌肉。由鼻子兩旁向左右一分。立刻橫度增加寬了半寸。就這麼一笑說道。走吧。上俺屋去。柳塘自然不能說不去。只得站了起來。向外走。那知小脚姑娘仍不肯放開他。緊緊握住手腕。佞倚而行。柳塘初覺受寵若驚。初次相識。便如此親熱。豈不教人們嗤笑。但是走了幾步。才明白她是把自己當作拐杖兒了。自己雖然未至杖柳之年。但因身體衰弱。常常受人扶掖。想不到如今倒作別人的拐杖。這是那裏說起。但已被她緊緊拉住。欲脫不能。只得忍耐着。但是柳塘的力氣。只勉強能支持自己。被她這一牽掣。走路便覺費力。二人這麼搖搖幌幌的。居然由室內走到外間樓梯。並未傾跌。可謂徼天之幸。到了樓梯下。那小脚姑娘才放開柳塘。目扶樓欄。攀樓而上。柳塘只得在後面跟着。心想到了上面。由樓梯口到她房間。不知距離多少遠。恐怕又要用己攙扶。就故意放慢脚步。要想規避苦差。那知這小脚姑娘。到了上面。竟立住不動。回手相

招柳塘知道自己不能長久停留在樓梯中間。算給她當定拐杖兒了。果然到上面。就被她拉住。又互相依倚而行。柳塘看看左右房間俱都廉幕低垂。無人在外伺候。心想這小腳兒的本屋。必不在這附近一帶。只怕要來踰遠足。果然那小腳拉着他穿過室屋。出了一道小門。先下兩層台階。經過一片晒台。再上台階。再進小門。才到了後樓。循着極窄的走道。到了無可再進的盡頭。才發現了一間小屋。門上的帘子。正被一個年約六十多歲。乾癯而又光禿無毛。像個老太監樣兒的毛夥。舉在手裏。柳塘已經喘得接不上氣。看見已到本屋。直如遠客還鄉。間關萬里。受盡困苦。歷盡艱危。好容易看見故里門閭一樣。就踉蹌的奔了進去。坐在椅上。回看那小腳姑娘。遠一步步向裏挪呢。再瞧這房間大約六尺見方。後牆放了一張木床。前窗放了一桌二椅。牆角還有隻木製六條腿兒的古典式盆架。另一面疊架着兩隻木箱。箱蓋上擺着一瓶一鏡。當然當作桌案使用。床上表面舖着一條白而變成淺灰色的被單。上面擱着兩隻枕頭。牆上也只有兩張隔年的月份牌。但牆角却有一副對聯。寫的和雜貨店賬本常見的字一模一樣。只於放大了些。上聯是花容月貌憐卿美。下聯是好夢風流到此樓。上款是美樓女史雅正。下款是沽上惜花使者熏沐拜題。柳塘看着不由嘖嘖一笑。心想好一位惜花使者。居然還會作嵌字對聯。難爲他把美樓二字沒安排錯了。還算懂得平仄。只是這熏沐拜題。未免離奇。大約是從什麼廟裏學來的。果然俗語說得不錯。武大郎養夜貓。什麼人玩什麼鳥。這樣的惜花使者。可不只配惜這種花。而且這房屋是

我平生未見之窮。恐怕低級娼窟。也未必如此簡陋。自己今天雖然遭了罪。也算開了眼。這時那位小脚姑娘。已坐到床上。將腿兒向柳塘膝上一搭。似乎一來爲着表示好感。二來是好貨賣與識家。顯露她的一雙妙蓮。柳塘兩腿本已酸痛。那禁得再加重量。而且看着她那尊足。更覺氣短心慌。就道。勞你駕。叫外面拿一套煙具來吧。那小脚姑娘應了一聲。却不動身。柳塘只得再催促道。請你快些兒。我癢得難過。那小脚姑娘仍不慌不忙的道。這後樓上沒人。等夥計送茶來。就告訴他。柳塘情知她不願移動。本來以步履艱難之身。好容易爬回屋來。又叫她出外喚人。豈非虐政。也就不便勉強。只候着吧。但是等了半天。仍不見送茶來。柳塘忽想起方才打門帘那位壽高八秩的毛夥。若由他下樓泡茶。恐怕到天亮也未必送來。想着雖然着急。却也無可奈何。先借着吐痰。立起來脫離她的壓迫。坐到較遠之處。才向她說閒話。兒道。你叫什麼名字。是美樓麼。那小脚姑娘一笑道。是啊。俺是叫美樓。你怎麼知道。柳塘道。這對子上不是寫着。小脚姑娘看這對聯。得意洋洋的說道。你認識字兒呀。對了。這上面有俺的名兒。你瞧寫的好吧。這是俺一位朋友寫的。這個人開蔴袋舖。字而兒深着呢。跟俺挺好。如今早不來了。說着忽的揚起脚兒。自己看了看。似乎那個人也是愛蓮的君子。曾賞識她這雙小脚。如今由對聯提起他來。未免觀物思人。因思人而念及他所愛的物。故而目光從對聯移到脚上。又接着說道。人們都說這對子寫的太好。也不怎麼藏着俺的名兒。你瞧出來了麼。柳塘聽她談及文事。爲保存肚中的宿食。不敢答腔。就顧左右而

言他的說道。你今年有十八歲麼。那裏的人。柳塘這種詢問年紀方法。是很巧妙而無流弊。對於任何女人都可適用。先打量對方的年紀。給她打個六扣。這小腳姑娘面容蒼老。分明已逾三十。柳塘就以十八歲作詢問的基點。而且語氣尙若恐其不足。那小腳姑娘聽了。果然覺得滿意。一扭腰兒笑道。還十八呢。已經過了。明年就是齊數兒。柳塘知道她。謂齊數。是指着二十而言。但心想應該照古人註書似的。給她籤出一條。說二十恐誤。齊數當在三四十二者之間。想着那姑娘又接着道。俺是勝芳人。柳塘可忍不住沖口笑道。我一看你就知道是勝芳人。勝芳出美人呀。可是也出螃蟹。真是好地方。那小腳姑娘聽了。十分得意。但柳塘却實支持不住了。通身酸軟。冷汗直流。那老毛夥仍不見來。在這娼窰之中。燃光時候。本是寸地寸金。能多上一撥客。便能多一筆收入。所以一個房間。常用布幃隔作三部。以求增加容量。客人來了。毛夥們就趕快倒茶上盤。姑娘也趕緊上勁應酬。爲着打發走一撥。再睡另一撥的錢。和飯館在飯口時。每每把客人所要的若干樣菜一擁齊上。恨不得飯客切下腦袋。立刻把飯菜向腔子裏倒進去。付了賬提着頭到街上修理。和他騰清座位一樣。但是柳塘所處地位。却是不同。因爲這小腳姑娘的房間。大約已被娼窰中視同化外。並不要用以讓客。別的姑娘。即便本屋擠滿。也不肯把客人往這屋裏讓。因爲距離遙遠。不堪跋涉之苦。而且較爲有脾氣的客人。一到這屋。準得拂袖而去。所以只可留爲小腳姑娘一人專用。然而他又沒有旁的客人。如今好容易有了一個。自然樂得請他長壯門面。就好似

興旺的店肆。最怕顧客絮煩。若是鎮日不開張的。就希望有個人站在櫃台前面。就是不買東西。只閒談一會也好。這班中旁個姑娘房中。若是客人坐得過久。就許聽見掌班在外面說閒話。若是客人坐了一時三刻。還要泡茶。毛夥就如飛的跑來。希望灌足了快走。但柳塘却好似受了特殊待遇。毫沒有教他瞧着心忙的現象。看樣兒也許過一點鐘才送茶來。喝上一點鐘。再換熱茶。往返又一點鐘。再喝再換。這樣可以坐到天亮。也無人管。真是治遊者難得的佳境奇遇。無奈柳塘却苦沒福消受。難過得如坐針氈。想走也不能夠。這一趟長途跋涉。又豈是不吸足煙所能走的。只得自己立起來。連喊了幾聲來人。却是無人答應。實在無法。就向那小腳姑娘央告。請她出去到外面吩咐一聲。小腳姑娘被迫不過。只好東倒西歪的出去。柳塘見她去了。心中略有希望。就躺在床上喘氣。心想在這小腳姑娘高年毛夥的包圍之中。若能在一小時取來烟具。得以過癮。那就算天恩祖德的護庇。今天實是被雪蓉所害。只好來救遭難的人。自己反遭了難。少時若拿不來烟具。就只好購取一點生烟吞下去。緩過來就逃跑吧。以後管她璞玉怎樣。我可再不敢來了。正在想着。忽然耳中隱隱聽有啜泣之聲。音聲嬌細。似是女人。又似孩童。柳塘不由心中一動。再注意聽了聽。覺得哭聲十分幽咽沉痛。絕不像孩童。心想那璞玉果在這裏。只是她藏在什麼地方呢。就立了起來。走到門口。向窗外聽了聽。却只聞前樓吵雜讓客之聲。哭聲竟聽不見了。立了一會。再回去倒在床上。哭聲又隱隱送至耳邊。柳塘納悶。不知道這香從何而來。就抬頭四下尋覓。才看

見後牆上有一尺半見方的小窗。糊着舊紙。窗沿上放着三四隻破紙煙匣子。還有兩隻小腳舊鞋。便知這聲音是從窗外來的。但是窗外通着何處。大約也是這三玲書寓的一部分。自己既受托而來。如今得了線索。應該探個明白。好想辦法。就脫了鞋子。爬到床上。向窗紙挖個破孔。用隻眼覷視。起初黑洞洞的。看不見什麼。過一會眼光稍為配合外間的光度。才瞧出窗外似是個狹窄的小院。因為臨高望下。視界太狹。簡直都瞧不到。只聽得哭聲確是發於這下面小院之中。想要把窗上破孔撕大些。看個明白。無奈兩條腿已不服調動。彈起了琵琶。正要顛微微的下來。却聽背後有人說道。你這是幹嗎呀。柳塘吃了一驚。撲地坐到床上。才見是那小腳姑娘回來。心想既已被她看見。也就不必遮瞞。乘機問問她也好。就一面溜到地下。一面問道。這後面小院也是你們莊子裏的麼。小腳姑娘道。是呀。那小院裏是廚房。還有幾間空房。歸夥友住着。有啥看頭兒。柳塘低聲道。我是聽見有人哭。所以想看看。那小腳姑娘聽了。猛然面色一變。連連擺手。教他不要再說。柳塘裝作驚異。倒是怎麼回事。小腳姑娘道。你要的烟。就送來了。說着果然有一個中年毛夥走了進來。一手提着茶壺。一手拿着烟具。一一安置好了。柳塘心想。小腳姑娘居然功德無量。很快的把我救命糧食送來。但柳塘那裏知道。這娼寮裏的煙向來歸毛夥售賣。能得過半以上的利潤。所以每聽客人要烟。毛夥便看作本身的照顧主兒。自然應命如響。特別優待了。柳塘倒在烟具旁邊。看看那烟燈。真是件寶物。因為銅座兒已變成黑綠。而又油膩非常。好似在伊拉克油田出土。

的古物。燈罩上的玻璃都已粉碎。但用煙膏一片粘得完整如初。但是費的煙膏却太多了。點起來直沒一點光線外射。那烟槍是一隻毛竹管。端上安了個玩具樣的小夜壺。柳塘飢不擇食。只得挑起些烟膏來。向燈上一燒。只聞得一陣惡臭。好似暑中六月。死屍經過多日未葬的發酵氣味。聞着刺鼻難過。然而柳塘因為癮到極點。也只得燒吸。這就是吸煙人沒出息沒品格的地方。由此也可見所謂烟癮。雖是由習慣性引起的生理作用。但多半却是心理作用。譬如一個養尊處優的人。一切無不講究。稍不適意。便是叫苦連天。但若遭逢變故。烟癮大發的時候。把他安置在糞坑的旁邊。給以乞丐們的烟具。他一切都將就了。這就和嬌美的豪家姨太太一樣。平日善於撒嬌。睡席夢思的軟床。還嫌格疼了柳腰。枕綉花軟枕。這鬧墊壞了玉頰。用着幾百元一瓶的德國香水。還嫌氣味欠佳。可是到了性慾衝動時候。和車夫僕役幽期密約。在庖廚之間。煤堆垃圾之上。權當作錦帳鴛幃。也就不知嫌憎了。柳塘這時能忍受穢惡。也就是這種道理。而且即使給他一盒有黏性能燃燒的狗屎。告訴是上品烟膏。他也照樣能夠吸用。吸了也照樣能夠過癮。但若給他真的上品煙膏。而告他是次貨。他吸時就會疑心百出。病痛叢生。這當然是心理作用了。且說柳塘把臭惡的烟吸了幾口。除却灌了滿肚子豬皮臭氣。別無所得。然而他覺得舒暢多了。才有精神說話。正值小脚姑娘給換了碗茶。就拉他坐在身旁道。方才後院哭的什麼人。你知道麼。小脚姑娘道。你問這個幹啥。小孩子哭罷咧。柳塘道。我聽着好像是女人哭。怎說是小孩兒。小脚姑

娘搖頭不答。柳塘想了想，就改口說別的閒話。一面拉過她的手，裝作撫摩，稱贊道：「你的手真又白又嫩，怎麼不帶點東西呀？」小腳姑娘搖頭道：「帶啥？俺又沒有開金店的客。」柳塘暗笑：「此君大約認爲戒指只有金的一種，而且只有開金店的才有。平常人絕難得到。妓女若是掛不上開金店的客，就永世莫想見戒指的苗了。」不由笑從小指上脫下隻鑲寶石的小戒指，給她套在小蘿蔔似的手指上道：「我可不是開金店。送你這個玩玩吧。」那小腳姑娘似乎大吃一驚，始而詫異他初次相識竟脫手贈以貴重東西，繼而就懷疑到這貴重東西的真偽。望着柳塘道：「幹啥給俺這樣的東西？值多少錢哪？」柳塘笑道：「我也記不清。大概值個百八十的。小玩藝兒，不算什麼。」小腳姑娘聽了這價目，更爲驚疑。在這娼寮之中，只要客人着迷，值千論百的投贈，原是常事。但小腳姑娘自入此中，還未曾得過一文錢的外快。這時幸逢非常的豪舉，就好似當日科舉時代的老書生，經過半生低矮矮屋之苦，屢次報罷，白首無成，忽然一次報子來報高中。他而不敢信有這回事，只疑旁人和他玩笑。小腳姑娘這時也是不信。柳塘曾把希世奇珍輕易相贈，疑惑是隻假貨。於是就背過身去，把那戒指含入口中。柳塘瞧着，心裏忍不住要笑。這妮兒居然還聽過金龜的戲。從那位張門康氏老太太學得科學實驗方法。此際竟應用起來，就笑道：「是甜的吧？」小腳姑娘真是誠實，問言點頭道：「可不是有點兒甜。謝謝你吧。」柳塘見她驗明是真，方才道謝。知道胸中頗有城府。所謂人怯心不怯，倒不可小視她。但是金子味甜這件事，除了吊龜老旦發明以外，還未經過科學

家證實，自己倒得嘗試嘗試。何以這小腳姑娘稍一品味，便知是真。難道金裏真個含有着糖質麼？想着那小腳姑娘已自湊將上來，倚在他身上，看情形似將勉力報稱。柳塘恐怕她一表好感，自己就將承受不住，便笑說道：勞你駕，在那邊給我燒剛口兒成麼？小腳姑娘搖頭道：俺不會。一燒就糊，爆爛臭。柳塘道：無妨，你燒壞了也沒有關係。小腳姑娘道：那爲啥？大貴的東西。柳塘心想這位科學家又變成經濟學家了。雖然深知她是好意，但終恐她沒事便要再來上勁，仍竭力求她給燒。小腳姑娘不好固却，才挪到對面，兢兢業業的着手工作。但又怕冷淡了柳塘，就翹起一隻小腳，放在烟盤上，供他玩賞。柳塘被那臭煙膏已然熏得夠受，又加上小腳兒陳年久藏的臭味，真是如入鮑魚之肆，但也只得吸着紙烟，盡力噴吐。使面前烟氣濃厚，抵擋惡濁的空氣，口中却仍跟她談着閒話。小腳姑娘費盡力氣，用盡小心，才燒成了一口，讓柳塘抽完，握着烟槍，覺得這時情感業已融洽，可以再開口詢問了。就裝作若有所聞的樣兒，從枕上傾耳靜聽。小腳姑娘道：你幹啥呀？柳塘道：你聽，那個人又哭了。小腳姑娘道：我怎麼聽不見？柳塘暗笑：你本來不會聽見。我這時也毫無所聞，不過借話引話罷了。就道：這會兒又不哭了，真個的。這是什麼人，在燈光時候啼哭，開班子的也不管。小腳姑娘道：前面聽不見，掌班的這時正在前面橫房，還不知道呢。若是知道，早過來打扁了他。柳塘道：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快說說，別再教我納悶了。小腳姑娘似乎因

道：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從前天班裏接進一個新人兒，長的倒是

他這個的帶孩子麼。那個新人兒好像不大願意幹這個。一直哭哭啼啼的。掌班把她安置在小後院裏。在進門那一天。不知怎麼說。當了。被掌班暴打了一頓。她的大兒子原來就有挺重的病。一見他娘挨打。又受驚吓。更着了重。五六歲的孩子。滿地吐血。聽說昏迷不醒。已有兩天。眼看就要完了。掌班今兒又教他娘見客。不許在那孩子跟前守着。現在那後院小屋裏。只有兩個孩子。一個五六歲的。已經待死。一個三四歲的。守着他的哥哥。一陣陣的哭號。方才你聽見的就是那孩子哭。聽夥友們說。那小孩子比大人還懂事。當掌班打他娘的時候。他在後面打掌班。以後又伏在他娘身上。柳塘聽了這段慘事。不由五中如割。向她問道。你說那個新人兒已經見客。她是什麼樣兒。我方才怎沒理會。小脚姑娘道。你沒看見。怎樣理會。她雖應名兒見客。也不會見生客。掌班教他的朋友假裝客人。跟她打混。一邊搖撼她的心。一邊兒試探她。她若是對客人訴一句委屈。準得傳到掌班耳裏。那就難打死不遠了。柳塘這時只覺義憤填胸。不可復忍。想到這璞玉已落到地獄之中。她還有兩個兒子。一個將死。一個又是那樣可憐。簡直眼看要出三條人命。柳塘這時已忘却雪峇的囑託。只覺自己既遇此事。義不容辭。不由坐起。向小脚姑娘問道。你們掌班姓什麼。小脚姑娘道。問這個幹啥。他姓馬呀。柳塘道。你可以請他來。我跟他有話說。小脚姑娘道。那可不成。你請他有啥事呀。柳塘道。你不用管。我只跟他說句話。不跟你相干。小脚姑娘只是不敢。因為在這娼寮之中。嫖客和掌班向無交接。除了有種潑皮客人。

因爲妓女招待不好。有心尋事。才找掌班說話。小脚姑娘被柳塘逼急了。竟說出俺並沒得罪你。爲啥找掌班呀。柳塘知道她悞會。只得實說道。這沒你的事。我因爲聽你說那新人兒和孩子的慘情。所以想跟你們掌班的商量。把她們放出去。小脚姑娘道。那有這樣容易。就會放了。你管這閒事幹啥。柳塘道。我只是聽着怪可憐。你們掌班弄進這個人兒。不過爲着賺錢。我給他錢好了。小脚姑娘道。你恁這樣好心眼。得多少錢哪。柳塘道。那你不必管。只替我請去吧。你也作點兒好事。小脚姑娘遲疑半晌。仍是不肯去。柳塘急了。問她是否。橫上孩子。被掌班打怕了。不敢上前。小脚姑娘道。俺倒不是櫃上的。只爲掌班嫌我不掛客。見面就罵。又逼着我挪店兒。我總躲着他。不敢見面。柳塘想了想。知道托她傳信是不成了。就改口道。你不敢去。我這好事也不辦了。隨她去吧。說着又吸了數口烟。覺得精力稍充。便立起要走。那小脚姑娘還拉住不放。直說天都快半夜了。你還走麼。柳塘也不管辜負深情。只不拾這個碴兒。取出一張五元票。丟在床上。便自走出。小脚姑娘一把沒拉住。好生戀戀不捨。想追又走不動。只得叫道。你明兒可來呀。柳塘也不理會。就自走了。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柳暗花明雲端排雁陣

蛛絲馬跡山外送琴聲

話說柳塘由小脚姑娘房中走出。聽她直叫明兒可來。記住了白天來。也不答言。自走到前樓。下了

樓梯樓下毛夥見下來客人。就開門向外讓。柳塘反而站住道。你們馬掌班在家麼。那毛夥聽了一怔道。你找我們掌班有什麼事。柳塘就冒着說道。我跟你們掌班是熟人。有事找他。那夥友上下打量他。似乎十分疑惑。倘然柳塘才從外面進來。便尋掌班。夥友兒還不甚疑惑。如今認識他是才挑識小脚美樓的客。從樓上打完茶圍下來。又尋掌班。便覺可疑。雖然看他年紀已老。舉止文雅。不像是個挑蚌尋事的人。也生了防備的心。就向他說道。您有什麼事。只怕我們掌班不在家。柳塘笑道。你少來這一套。瞧我是什麼人。找你們掌班會有什麼事。你就快叫去。吧。那個毛夥猶疑一下。才道。你先請這屋裏坐。我給看看去。說着將柳塘讓入一間空室之中。便自去了。過了一會。忽聽外面有女人聲問道。就是這屋裏麼。隨見門帘一啓。有位半老徐娘。走了進來。梳着盤頭。臉上未施脂粉。天生的粉臉兒。雖然年將四旬。皮膚依然潤膩。身上穿着青緞長馬甲。露着兩條紫花緞的短襖補兒。脚下也是纏足。却走得很穩。像端着一碗水的走進來。柳塘一見。便知是個女掌班。因爲此中慣例。男掌班不大敢見生人。固然男掌班多是混混出身。仗着捨生賣命。造成市井英雄。博得妓女垂青。延攬入幕。入幕之後。就好似作官的得了肥缺。一面凜於獨占春光。必受妬嫉。外間大有人圖謀。一面再想到自己如何得來。恐怕再如何失去。大江後浪催前浪。催了前浪。後浪就變作前浪。難免沒有後浪相催。於是因保盈持泰之故。而生出憑高臨危之心。好比青目的草澤英雄。原以殺人越貨爲業。出生入死。不知畏懼。但一朝因時逢勢。成爲大官。立刻就護衛森嚴。

起來。把昔日匹馬關山的勇氣全消失了。於是雖名為給妓女撐門頂戶。而實際却只仗着一般虛氣兒。並不用真殺實砍。並且抱着得省事就省事主意。這三玲霄寓的掌班。自然也是如此。突然聽有生人來訪。不願自己露面。便先派女掌班來看情形。好在自已這件交涉。並不需要祕密。只要是此中負責的人。都可以接頭。想着見着那女掌班已走近前。含笑說道。二爺。是您找我麼。柳塘聽她語聲甚為柔媚。而又拋開了男掌班。逕問是否找她。只這一句。便聽出是個老江湖。便笑道。對了。你請坐。那女掌班坐在椅上。便問柳塘貴姓。恰巧柳塘也問她貴姓。二人同時開口。兩句話碰在一處。那女掌班一笑道。我姓馬。您呢。柳塘回答姓張。望着她笑時。嘴兒向旁一歪。露出幾隻白牙。似乎由唇角往外流媚氣。不由心中一動。再仔細端詳。忽然叫道。你不是五華班的綉文麼。那女掌班聞言一怔。望着柳塘道。您怎麼認識我。我瞧您也面熟。您是誰啊。柳塘嘆道。一恍兒二十年。怪不得你不認識我。可是你們眼力向來是好的。却想不起我是誰。怎麼我倒能認識你。足見我是老邁不堪。完全變了樣兒。你却保養得好。相當初沒差大格兒。那女掌班道。說了半天。你倒底的誰呀。柳塘笑道。我可不是和你開玩笑。往二十年頭裏想吧。你初混時。開過幾回苞。女掌班叫作不好意思的道。啲。什麼話。那還有幾回。只一回呀。柳塘搖頭道。不然。你只一回。那女掌班聽了。似乎猛有所意。立刻紅了臉。叫道。啲。你是張二爺呀。柳塘道。你的記性還不錯。居然還想得起我。女掌班道。你可太老了。若不提起。我簡直認不出來。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呢。柳塘道。我

何嘗知道你在這裏。並且找的也不是你。只因有點事情想跟你們親家兒商量。你既替他來了。就跟你說也好。女掌班道。什麼事呢。哦。我明白了。必是爲我們小老九來的。柳塘道。老九是誰。我還不知道。女掌班道。不是有位王大爺。要弄小老九從良。我要了三千。他只給一千六。把事情冷下去了。今兒你不是給王大爺打圓盤來麼。柳塘知道她誤會了。心想今日遇見這個舊交。璞玉的事。或可容易商辦。但是她却深知我是財主。恐怕要起價來。格外兇狠。自己且試探試探再說。就道。你猜錯了。我並不是這個。今兒晚上有處應酬。吃完飯出來。走到這溜兒。忽然犯了煙癮。就走進你們這班子。想挑個人坐會兒。順便抽頓烟。就隨便挑了個人兒……女掌班道。你已挑過人兒了。挑的是誰。柳塘道。就是那個小脚兒叫美樓的。女掌班嘆哂一笑道。好。你怎單挑上她。那是我們打更的高三老婆。去年有一回夜裏丟了許多東西。我教高三賠出來。他賠不起。就央告把他老婆送進來混。賺錢慢慢賠補。我答應了。等他把老婆送進來。那份模樣。簡直差着八等。半個月只開了兩回張。我說別白佔屋子了。趁早滾吧。那知她倒混上了癮。說什麼也不聽。一攬她就撲咚跪下。鬧的我也沒法兒。只好給她一間下房。兩頓下飯。你怎麼看上這扔貨了。大概一挑上就讓進本屋。得優待了一氣吧。柳塘笑道。那就不用提了。咱們先說正經的。我在美樓房裏聽見後院有人啼哭。問了美樓才知道你們接進個新人兒。還帶着兩個孩子。有一個孩子病得快死了。聽着覺得可憐。想作回好事。就托美樓請掌班商量。美樓不敢管這閒事。我只可下樓來自己辦。想不到

你是這裏的掌班事情就好辦了。我且問你。這個新人兒是買的。還是租的。花過多少本兒。那女掌班沉吟道。她是……是橫上買的。花了不少錢呢。你說這個打算怎樣。柳塘道。我想仗着我的老面子。咱們的老交情。請你怎樣想個法兒。把璞玉放出去。她實在太可憐了。又有兩個孩子……說到這裏。女掌班已愕然問道。怎麼……你怎麼知道她叫璞玉。這話兒不對。她在我們這兒叫作寶珠。沒一個人知道她的本名。這絕不是。美樓告訴你的。張二爺。這是怎麼回事。柳塘知道自己把話說漏了。暗叫糟糕。只可實說道。實告訴你吧。你不用亂猜。請想我是什麼樣人。還會安着不好的心。來圖謀你院裏的人兒。我倒是有心來訪這璞玉的。可是跟她並不認識。只爲我新近戀了個飯館女招待。璞玉同過事。現在知道璞玉落到這裏。就求我想法救她。我今兒到這裏看看。果然有這麼個人。所以請出你來商量。你不用啾咕。我絕不會明奪暗誘。把你們的人兒弄走。也沒那種能力。既然出頭。自然要講交易。拚着洋錢倒霉。可是你得明白。我的家境已不是當初了。這件事又不關我自己。只爲行好。再說那璞玉也不是什麼紅姑娘。你們也未必是販本來的。你若是不即不離的要價兒。咱們就把這件事湊合着辦了。若是老虎大張嘴。我也沒有法兒。現在把話都說完了。你去商量商量吧。那女掌班聽着。尋思半晌道。原來這麼回事。不過那個璞玉。並不是我們本橫上的人。你知道我們這行向來七亂八糟。一個孩子就許有三層領家。那璞玉應名兒是我們橫上的人。實在她還有正式領家兒。要是我的孩子。立刻就叫出給你領走。還提得到錢。

哪。誰教隔着手兒。我只能作個中間人替你去問問。柳塘情知她借詞推托。先把自己撇清。以爲說索之計。也不說破。只點頭道。不管是誰的孩子。你就給辦去罷。好在咱們是老交情。我也不說客氣話了。那掌班道。你得明兒來聽信。柳塘道。不成。我現在就要聽回信。女掌班道。瞧你這性急。也得容我找她領家去呀。柳塘道。她的領家又不是住在山南海北。左不過在這一畝三分地兒。你就快去罷。我在這屋裏等候。勞駕教夥計再送份烟具來。可替我弄點兒好烟。別再給那臭泥抽了。女掌班明白柳塘已知她的隱意。就立起笑道。好。我去找找看。若是找不着。可別怨我。柳塘揮手道。去吧。去吧。何苦費這些唾沫。給你們親家兒留着好不好。女掌班笑道。缺德。你快白了鬍子。還這麼缺德。柳塘拍手笑道。請你再罵一句。我就是愛聽你罵缺德。二十年來。我把什麼都忘了。只有你那次罵的缺德。至今還像在我耳邊漾呢。說着又低聲道。你出去見了親家兒。可別告訴他說二十年頭裏在你身上缺過德的張二又來了。他一吃陳醋。就來揍我一頓。那可受不了。女掌班聽着並沒說話。只笑得格格格的。走出去了。柳塘聽她的笑聲。似乎聽有許多回憶。不由也想起這綉文昔日當年。頭戴窩兔皮帽。身穿銀灰幕本緞袍。外套巴圖嚕式青絨小坎肩。站在台上唱大鼓時的翩翩風貌。真是令人愛而忘死。使我沒法不對他作出所謂缺德的事。這就和新近一位女伶故事一樣。唱旦角的女伶。被她唱丑角的舅父巴給長大。漸至唱紅。追求的人日見其多。那位舅父見情勢迫急。恐怕他人捷足先登。就借着近水樓台的方便。替了甥女的鮮。那甥女罵他

沒出息。那位舅舅作着湯勤式的念白道：不怨舅舅沒出息，怨外甥女你生得太好了。這亂倫的事固不足傳。但這有趣的話，却已壽世。常常被人套了使用，藉以取笑。當日自己對這綉文，也真有不怨我只怨她之感。只是到了今日，她已虎狼芳紀，我也風燭殘年，歡場綺夢，漸滅如烟。青春不留，黃金將盡。過去的情味，只能追想，不可復得了。柳塘正在感慨，便有毛夥又送進烟具來。柳塘急忙燒吸，覺得比在樓上吸的強了許多。連吸了幾口，有個夥計進來換茶。問柳塘可要仍叫美樓來伺候。柳塘驚得沒口攔阻道：「得。讓我清靜會兒，別驚動她吧。」那毛夥一笑而出。又等了半天，那女掌班方才進來，坐在床上，不言不語，似乎爲難。又似出神。柳塘瞧着，已知其意，就笑道：「怎樣？你見着那位領家沒有？」女掌班點頭道：「倒是很巧，居然見着了。」她正在對門閒坐呢。柳塘道：「你既見着，那件事說的怎樣了？爲什麼不言語？」哦，我明白了。哦，我明白了。必是她那領家要價太大，你覺得不好跟我說，對不對？」那女掌班啾的聲笑道：「你真是能掐會算的機靈鬼兒，可不是這麼回事。」柳塘道：「既是這麼回事，你就說吧。」有他漫天要價，就許我就地還錢。至不濟我可以不管了呢。他倒是要多少？」女掌班伸出四個指頭。柳塘道：「哦，四萬。」女掌班笑道：「德行，四千還不夠受。還說四萬。」柳塘笑道：「四千麼？要的未免太少。」他別是喝醉了吧？還有兩個孩子，該怎樣算法？是歸裏包堆，還是另外算錢？」女掌班道：「孩子都是男的，算什麼錢？買了娘去，就帶着兒子，作爲白饒。」柳塘道：「買一個饒倆，真比大贈彩還便宜。這一來倒弄得我不好還價兒了。」女掌班道：「你怎麼這麼賴哪？敢是大煙。」

抽足了。若是進來不給你拿煙具。大概你沒這許多廢話。該怎樣。快說真個的吧。柳塘道。哦。忙什麼。敢是你那親家。着聽回信兒麼。老相好的。今天你別儘爲你親家兒打算。也得瞧着老交情。在一萬分之中。偏向我一兩分。我就感情不盡。咱們憑良心說。這個璞玉既不是紅姑娘。又有兩個孩子。就按她十六歲生頭胎。現在也二十多了。又不是正當年正紅的寶貝。你們就好意思要四千。請問娶個十八歲的壓碼頭唱手。得多少錢。那還不要幾十萬哪。當初我弄來鳳院的宜春從良。出了破格兒的大價。才花去二千多銀子。把整個天津衛都震動了。你總知道宜春是什麼樣姑娘啊。女掌班道。你不能拿康熙年間的事作比。萬人迷說道。那年頭兒下雪。下白麵。下雨下香油。窮光棍在家裏坐着。還從天上往下掉小腳娘們兒呢。柳塘道。是啊。我並不敢拿那年頭兒比。再說你們這裏是上等班子。也不能把你跟大治縣的姑娘比。女掌班道。什麼叫大治縣。柳塘道。你不知道啊。大治縣有個歌兒。是與國大治縣。麻皮實在賤。打泡三文錢。還饒一碗麵。你瞧這夠多麼賤。女掌班笑得前仰後合。直罵缺德。柳塘笑道。不錯。這本是我們朋友缺德。先生告訴我的。你罵他吧。現在一碗鷄絲湯麵。就得三四角錢。三文錢當然不成了。我怎能將今比古。不過你們討的價也太大些。女掌班道。你別你們你們的。這裏面沒我的事。若是我的人兒。早送給你。這不是她領家要的價兒麼。你嫌多可以少給。我替你說去。說不成。她有她的人。你有你的錢。礙我什麼。柳塘道。相好的。別來這一套。我說句肺腑的話。你也老大不小了。在這裏混了二十多年。方才你罵缺

德。誰缺德啊。只有你們這種人才算把各式各樣的德。全缺到了。你先別着急。聽我說。說不對再罵我。你混了這些年。迷惑了成千萬的人。裏面有多少爲你傾家敗產。多少爲你氣死爹娘。多少爲你拆散夫婦。多少在你這兒傳染梅毒。回着上老婆。斷宗絕後。就是生下一個。也得看着粉雕玉琢的嬰兒。生生爛死。這還可以說他們自投羅網。找了你來。你沒上他們家裏拉去。可是買孩子。賣孩子。虐待孩子。那却是你們自己作的孽啊。人家好好的孩子。教你們弄到手裏。像畜類一樣虐待。造出種種非刑毒打。到稍長大時。又鑿喪她們的天真本性。強造成個淫賤的人。跟你們同流合污。永遠不知道學好上進。好好的女孩子。都給毀死爲止。這要損多大陰鷲。你不要看天寶班李老婆兒。居然混得有財有勢。大官兒都拜她作乾娘。此只哄嚇了一時。到現在也完上來了。再說像她的又有幾個。我親眼兒着當過台柱。開過班子。很闊了一陣。結果病死在落馬湖。倒臥在三不管的多了。你別覺着現在不錯。幹你們這行。還有積成富翁的麼。也不過左手來。右手去。沒有真財真產。只支着空架子。混個外面熱鬧。就按你說。現在有夥計老媽捧架子。親家兒哄着伺候着。覺得樂子不小。其實也就因爲你有這個生意。有幾個孩子。能夠生財。所以人們都蜜蜂似的把你當蜜盆抱着罷了。倘若有朝一日。你的孩子走的走了。跑的跑了。生意賠錢。把班子疊了。那時請問你那親家兒可肯把你當作結髮夫妻。接到家裏養着麼。只怕還不用到那時候。只要你的生意蕭索。他花着不順手。你就難免要受氣。連個狗也不對你搖尾巴了。相好的。我因爲跟你是

老交情，才說這話。你自己往後想想。若是害怕。就在這時候積點兒德。給人道兒走。就是給自己開路兒。將來遇着馬高鐙短。也有人給你路兒。我這話可迷信點兒。你信也罷。不信也罷。說到這兒。再告訴我的意思。我近來家境並非往日。敷衍外面。都很吃力。況且爲這件不己的事。也犯不上當住宅寶祖墳。說句痛快話。我只能拿八百塊錢。你若答應。我就謝謝。不答應這就教她認命。我也沒法子。女掌班聽着笑道。難爲你連說帶比劃。成本大套的。比串巷子妞兒唱的妓女自嘆還有勁。還有真有新詞兒。柳塘聽了。知道自己這一套苦口婆心的話。算白說了。也就笑道。這只算給你醒脾。你當時調大鼓聽就對了。女掌班道。你的話句句都刺我的心。可是沒用。告訴你吧。麵人兒在這裏面混三年。也把心變鐵了。何況我混了二三十年。我什麼都明白。你說的實在不錯。我將來不定落到什麼份兒。反正有壞沒好。我從前十年就想到了。可是也想開了。管她怎樣。只要目前玩玩樂樂。樂一天算一天。將來包埋席捲。那也活該。別說我這樣的。就是下等地方。有時候去了。着了絃子打茶園的脚行客人。故意發壞。唱什麼姐姐挨俄。又杆淘粥。誠心拿窮姑娘開心。那些姑娘聽對了景。都難過得眼淚汪汪的。等到唱完。立刻就忘了這回事。又小張小王的亂打亂鬧。姐姐妹妹亂罵亂攪。該抽籤的抽籤。該吸白面的吸白面去了。那一個曾受了警教學好呀。柳塘心想我說了半天。她不止當作耳旁風。居然還抬出一篇道理。證明我說了廢話。不由笑道。這樣說我也是對牛彈琴了。女掌班啞了聲道。你才是牛呢。我也不是不信你的話。也不是不懂你的

話。只是你的話對我說不着。因為璞玉不是我的孩子。我既不能作主。想積德也不成。想損德也沒用。現在你不是出了八百塊麼。我就對她那領家商量。成了最好。不成我也沒法再管了。柳塘道。你別不管啊。你不管。我還托誰去呀。女掌班道。憑你張二爺。還不是用人有人。用錢有錢。我又算什麼。說着就走了。出去。柳塘知道今天算失敗了。自己作得章法大亂。遠不如在訪知璞玉在此以後。就悄然走去。另想辦法。如今既已打草驚蛇。把事鬧開了。對方討這樣大價。自己固然可以拿得出來。但恐大為吃力。為陌生的人。如此受累。未免犯不上。而且即使我現在就肯拿出三千。只怕對方把事更看易了。還要有許多需索。越發糾紛。反正這事大概是不成了。只好另外想法。可是另外有什麼法兒呢。柳塘沉吟半晌。仍打不定主意。那女掌班少時回來。果然不出所料。她說璞玉領家仍是咬定三千。經她從中說合。才肯讓了三百。並且說這是到頭的價兒。再少一個大也不成。柳塘聽了笑道。難得他還肯讓。這也不錯。我就回去查點查點家產。若是湊得出這個數兒。明兒就給送來。若是湊不成。我還得另外張羅去。女掌班笑道。你太客氣了。這點小款。憑張二爺還不到手到擒來。回家掃掃地就夠了。柳塘道。對了我家裏滿地都鋪着金子呢。你們是只看見大爺逛窩子花錢。沒見過大爺上當舖變錢。我說你不信。得明兒再見。我走了。說着立起戴上帽子。又取了一張鈔票丟在床上。女掌班看見叫道。你這算什麼呀。柳塘笑道。你愛算什麼算什麼。反正我是按着老規矩。進了這門兒就得留下錢。你現時不接客了。若算盤資。怕落你們親家的包涵。那

就賞夥計吧。那女子忽然叫進夥計，請安謝了。柳蓉出至門外，見已落燈，心想今日竟耽擱了許多工夫。由華燈初上，以至落燈，可謂極打膩之能事。旁人看着，定以為我在這裏而享了無限豔福。又豈知我倒受了許多罪孽。無數氣惱，營救璞玉的事，算已九成失敗。改日見着雪蓉，將要作何答覆。想着悵悵惘惘，就向前走。忽見由一家班子門內，走出兩個人。一個是藍灰緞子長袍，青緞馬褂，年只二十多歲，是翻翻公子樣兒。一個是四十多歲的胖子，穿着平常，隨着那少年脅肩譏笑，像是幫閒的樣兒。這二人正走在柳塘前面，只聽那胖子說道：「二弟，你真是福氣不小。這個老六，又熱上你了。你瞧這個勁兒。那少年道：『什麼勁。我覺她還沒有雲香院老四有勁兒呢。你說她不大說話，那及老四纏脖子上腿的。那胖子啞着嘴道：『噴噴，你這一說就難兒了。她不說話，是心裏使勁兒呀。你沒見她，她只不錯眼珠瞧你。又賴在屋內不出去。這才是真勁兒。到咱們臨走時，她不是跟在你後面打體己麼。打了什麼體己，快告訴我。』那少年道：『你怎麼知道。』胖子道：『你連這個都不知道。這些年真白逛了。你就快招吧。』那少年很得意的道：『她擰了我一下，又踢了我一下。』胖子道：『就這兩下兒，裏面藏着有兩萬句話。這才叫千金難買，那少年道：『藏着什麼話呢。』胖子道：『話可多了。往近處說，是教你少時回去住夜。往遠處說，是教你弄她從良。』二弟，這事要教我遇見，我早就暈了。那少年道：『依你看，她跟我真好。』胖子道：『當然真好。差點兒就敷不下我的眼去呀。』少年道：『該怎麼辦。』一會兒再回去一趟好麼。』胖子道：『你別這麼熱氣，也得沉住些兒。好教她看得起你呀。』少年

道。怎麼教他看得起呢。胖子道。明兒邀幾個人。捧她桌牌。捧完了。她準得死乞白賴的留你。那時住下才夠譜兒。少年似乎爲難道。我那兒邀人去。同學的都不幹這個。我又怕他們知道。胖子道。人我可以替你邀。你只預備錢得了。我邀朋友。跟你是生人。不能出錢打真的。只能給你擺樣兒。等着打完了。你一開發。再請他們吃頓飯就完了。少年沉吟着道。不瞞你說。我這些日子花虧了。老頭兒那裏再要不出錢來。櫃上也至多能支幾塊。這可怎麼辦。胖子哈哈笑道。二弟。你真是傻子。憑你那等人家。那兒不是錢。上回我上你家去。小客廳裏那隻博古架子上的古董。那件兒也值幾十。你拿出兩件來。我就可以給你變錢。那少年道。拿倒好拿。只是若被老頭兒看出來呢。胖子道。那些東西就會看出來了。就是看出來。也只能追問下人。怎會疑惑你這大少爺呢。那少年想了想道。我拿出來。你可准替我換錢。胖子道。那是自然。你放心。可是得記住。拿那隻雨過天青的大肚子瓶。還有那隻瑪瑙荷葉碗。還有頂上那隻小金佛。這幾件能夠立時變錢。若是別的就怕不易出手。就慢日子。你也是着急。那少年點頭道。好吧。明天你在那兒等我。胖子道。還是晌午在飯館兒吧。少年道。明天我家有事。怕得過午才能出來。咱們還是午後。在澡塘兒。胖子道。午後見面。早飯我吃那一方呢。要是那樣。我可要上北倉我們親戚家去拜壽。教他們留住。就許三五天回不來了。那麼咱們方才提的事。等我回來再辦吧。那少年道。你還是……明天早飯沒人管。你不許回家吃飯去。幹麼非得上北倉。你家裏沒有飯麼。胖子道。家裏倒是有飯。只沒有作飯的人。我們老

伴兒往娘家去了。若是她在家呀。給我包個餃子。典個麵條。貼個饅頭。熬個魚鱖的。那就美死我了。別說是你。不過請我吃個五芳齋洪賓樓。就是有人用汽車接我上聚和成。我也不去。吃燕菜銀耳。也沒有老伴兒陪着吃窩頭兒美啊。那少年道。在家裏陪着老伴兒有什麼美。胖子道。你不知道啊。那是沒嘗過那種滋味。比如說吧。你明兒給老六打了牌。她留下你了。朋友們全滾了蛋。只剩下你們小兩口兒坐在床上。橫坐豎坐。挨着坐。疊坐着。不管怎樣坐吧。床前面放雙小桌兒。把你們的夜消兒擺上。人家戲裏是五鼓才吃戰飯。你們的戰飯當然得早點兒吃。她這麼把小酒兒一斟。小手兒一端。要不然再用小嘴兒喂你一口。你再來個回敬。就這樣交杯換盞的喝着吃着。吃完了。夥計把殘席撤去。老媽子鋪好了床。帶上門出去。老六似笑不笑。似羞非羞的向你說。天不早了睡吧。說完就一把推你倒在床上。她一溜煙跑進屋子後面去了。胖子說着故作筋軟骨酥。前仰後合的樣兒。叫道。哎喲。哎喲。我說着都有點受不住了。那少年似乎被他說迷了心。有些搖搖不能自持。就道。喂。胖子你明兒務必等我。別上北倉。胖子道。我去不去倒是兩可。就是明兒三飯沒人管。少年道。我管。你一頓飯要多少錢。胖子道。那還能說。人一塊兩塊。隨便你。那少年從袋中取出皮夾。打開拿出兩張鈔票道。剩兩張都是五塊的。上那兒去破開。那胖子伸手抓過一張道。破什麼。五塊的更好。我也該買雙鞋了。要不然穿着瞪大眼的破鞋。怎麼陪您大少爺逛呀。那少年無可奈何。只得叮囑他明日務到約定地點相會。不可失信。那胖子還懶洋洋的應着。大有自重。

的樣兒。出至街上。二人各自東西。柳塘聽了個滿耳。心中十分氣憤。自思這是誰家大奸子弟。相貌堂堂。舉止翩翩。很好的一塊材料。怎的結識上這種遊手匪類。既受肢削。又被誘惑。簡直調唆從家中偷盜東西了。一個極有望的少年。由損友身上。這就算墮落下去。好比跳到河裏一樣。沒能力的。就要很快遭滅頂。永無蹤跡。稍能掙扎的。也不知要掙扎多少時候。才有登岸之望。這少年一經墮落。若能在十年內覺悟過來。還算他祖德深厚。否則要愈陷愈深。直至身敗名裂。產覆家亡爲止。無論父母怎樣慈愛。妻子怎樣恩情。師友怎樣厚望。但那總是要他學好向上。就抵不住損友一言一事的引誘。都是教他向下學壞。因爲人性本惡。如水性的常向下流。真真危險到不可思議。本來蔑片幫開。古已有之。說書唱戲。永遠少不了賀世賴一流人物。就是自己當年。初出馬作荒唐事業。也曾養着一兩個幫開。借他們作奔走隨侍之人。開心解悶之具。日久也很受了把持操縱。欺蒙哄騙。自己却離開他們。便尋不着快樂。不但飲食徵逐。少了他們的幫腔湊趣。便覺寂寞寡歡。卽是和與個娼妓歌姬。本是幽祕的事。可以自得其樂。但是若沒有他們的批評講解。就好似外行買着古董。不知真贗。必得待名家鑒定。方能懂信而生美感。其實名家自己。是否心裏有準。那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幫開的人。更是只爲自己喜怒利害而下批評。姑娘給他們好處。便對我說她情義深厚。把打罵也說成恩愛。輕狂說成活潑。卑污說成風流。竭力使我入迷花錢。他們好去分肥。若是姑娘不給好處。他們就反其道而行之。把真情說成假意。端莊說成麻木。體貼

認爲輕藐。諸如此類。非得教我斷道跳槽不止。只是雖然如此奸狡。但却還自知身分低微。任我呼來叱去。有如奴僕。而且他們也不敢說過分的話。作錯格的事。方才這個胖子。却和我當日所見不同。不但態度驕狂。處處露出挾制那少年的意思。把他擺弄於股掌之上。而且教唆偷盜。當面搶錢。那少年直如受了他的催眠。宛轉服從。甘落陷阱。這胖子真真混賬王八旦。可殺不可留。可惜我不認得那個少年。只有看着他墮落。不能拯救。否則定要告訴他的父兄。既作件好事。也可乘機懲治這胖子一下。解我的恨。就槍斃了他。也不爲過分。但是看他的手段。却也令人佩服。一切都用婉轉曲折的筆法。加以誘惑。使對方自入彀中。只看他爲敲一頓飯錢。竟奇峯突起的造出上北倉一事。說明三五日才能回來。針對那少年的明日緊急邀約。一面又滑譏徐引的。由自己老婆身上。提到那妓女老六。由老六再描繪出明晚對方的興趣。說得繪聲繪影。恍如身臨其境。使那少年神馳心醉。暗示以若肯出一頓飯錢。明朝便得享此樂。否則渺茫無期。那少年到這時候。又怎能再吝惜微資。然而飯銀到手以後。他的鞋立刻又發生問題了。由此看來。現今世界百事進化。幫閒似乎也成了一種高深技術。這胖子雖然萬惡。却是才具優良。只可惜大才小用。費了偌大心機。如許技巧。也只能在這小胡同裏騙上幾塊錢。我倒替他抱英雄不遇之感了。柳塘想着好笑。就坐車回家。和玉枝又談了一會。父女二人才各自睡下。自此之後。柳塘雖未忘却雲蓉的托付。璞玉的苦情。但苦於一籌莫展。既因家境關係。捨不得平空花去許多金錢。又料着即便如數

付錢也未必真能救出璞玉，便能救出也。仍將有大糾葛。竭力搜索枯腸，想到尋個快刀斬絲的爽快方法。無奈連過幾天，仍是毫無主意。而雪蓉的吉期也就到了。柳塘只得先辦自己的事。太太更是熱心主持一切。把前院東西廂房整理得富麗堂皇。而且陳設器具完全一樣。表示對二位姨太太毫無偏倚。到了喜期前夕，先把玉枝移入廂房。又把至近親友請了幾十位。雖然不要大肆鋪張，却也得小具儀式。太太的主意。玉枝雖早幾天進門，却未曾稍有舉動。有些委屈他。所以預備在雪蓉進門之日，要玉枝一同行禮致賀。在親友面前，就算他倆一同進門。柳塘別有會心。一則和玉枝已成父女，不願再在人前落這一層痕跡。二則玉枝的事還未曾與雪蓉說明。她進門時看見又多一人，成了雙份，必然大為不悅。固然事後可以解釋。但當時究竟難堪。就對太太設詞反對。但太太却似偏袒玉枝。定要她和雪蓉一同風光。反問柳塘何以如此偏心。把雪蓉捧諸天上。將玉枝置於冷宮。柳塘無可分辯。只得拉個皮子，改口附議。心裏却暗怨太太。你自覺是給玉枝爭面子。却不知反給她添麻煩。我們這是父女。你何必教她多受一回羞辱呢。但這話既不能實說。只暗自抑鬱。隨後又提到名次問題。柳塘公然在相雪蓉。言說應以年齒序。雪蓉比玉枝大兩三歲。當然她是大姨太太。太太却說向來的妾都以入門先後為名次標準。走遍天下都是如此。這就和官場中以作事年數甄定資格一樣。當然資格老的先行提升。若按年歲分別高下。難道大總統該全國最老的人作麼。再說家中比如有八位姨太太。年紀從二十五到十八。次序早已排

好。忽然又娶進個二十六歲的來。難道原有的都挨次降下一名。讓她作老大麼。若是這樣。姨太太就都沒了準號兒。來一個就重排一回。這是你們張家的規矩呀。柳塘所以要雪蓉爲大。只是因爲玉枝徒擁虛名。並無實位。把她排在第二。日後或是出嫁。或是正名定分改稱小姐。這二姨太太就可以泯然無跡的取消。若是把玉枝作爲第一。雪蓉作爲第二。將來玉枝資格轉變。就沒了第一個姨太太。那時雪蓉若仍稱二姨太太。好似她前面還有一個。使玉枝的痕跡永難消失。若把雪蓉提升一步。更改名稱。又是一回麻煩。柳塘這理由仍不能明說。只能甘受祖護雪蓉之名。和太太辯論。無奈太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柳塘竟又失敗了。當時一切計議妥當。柳塘要回前院睡覺。太太又出了題目。問他到那裏去。柳塘一時忘記玉枝已移入新房。就說仍回老地方睡去。太太道。什麼話。玉枝今天才移到新屋。怎能教她空房。我不是偏向他。只是主持公道。非要教她佔先不可。你今兒老實陪玉枝去。柳塘聽了。只可連應好好。太太還不放心。把他押解着送到玉枝房中。坐了一下。方才回去。柳塘把煙具取來。在玉枝床上吸着。一面悄悄告訴她和太太商定的事。以及自己不能力爭的苦衷。玉枝聽了。很不好意思的道。太太也太愛操心了。何必這樣照顧我。柳塘道。她因爲你是她的私人。所以特別向着你。那知倒引你的怨恨。我也是沒法兒。咱們只當唱戲。把這場敷衍過去吧。明兒你就給她一個滿不在乎。隨班行禮。好在不論怎樣。咱們父女終是父女。現託咱們爲着種種顧忌。不好說明。等將來我給你找好了主兒。自然還得請來親友。訴訴咱

們的隱情。玉枝聽了半晌無言。忽然凄然欲淚的道。爹爹。在您初認我作女兒的那天。我心裏倒真想借着您的力量。趕快尋個終身着落。現在伺候您這幾天。覺着您待我比親兒女還好。我已經把爹當作生身的親爹。您的恩義我永遠不忘。已不想嫁人了。只求伏伺候到百年以後。柳塘笑道。傻孩子。別胡說了。你嫁人不嫁。本沒問題。伏侍我一世。也沒什麼不可。只是我太老了。不能管你一世。所以應該趁着我在。世給你找個婆家。就算托個別人替我管你。將來我死時也可以放心。若是我能夠長生不老。那就用不着托人了。說着又叮囑明日雪蓉進門時。她看見有妳。就許神色不對。妳只不要理會。隨人擺佈。到夜間我和她說明。咱們三個就結為一黨了。玉枝應着。又談了半天閒話。柳塘教玉枝出去。看看太太房裏是否已經息燈。玉枝問作什麼。柳塘道。她睡了。我好溜回書房去。玉枝道。您就在這屋裏睡吧。省得太太知道了。又起疑心。您每天起得那麼晚。怎能瞞得住她。就在這屋睡又怕什麼。倘然我是您的親女兒。難道也有這些顧忌。柳塘想了想道。就是親女兒。也不該跟父親在一房。其實我倒不只爲這個。你說太太那裏提防。我說雪蓉這面也得小心。第一得教她信我們父女的關係。若是不然。以後就討厭了。你快去看看吧。玉枝出去。須臾回報太太房內燈光已熄。柳塘心中暗想。大約王廚已經入幕了。太太住在正房。堂屋本有穿堂。可通前中後院。到夜間她把堂屋前後門俱都關上。斷絕交通。好像十分妥靠。其實她只關上前面的。後門依然開放。王廚可以出入無限。前面的人却誰也不能進去。明日等雪蓉

進門之後。我索性再給太太一種方便。設詞每夜把前院中院間的屏門也關閉了。教她加倍放心。連偷聽窗根的顧慮也免去了。我也藉此保住和玉枝的祕密。想着就立起走出。自回書房安歇。玉枝送他到書房門口。方歸己室。一夜晚景無話。次日便是吉期。太太早晨起來。便把玉枝喚入內宅。暗地教給她許多迷信的媽媽例兒。和對付雪蓉的計劃。例如無論行坐。都要捻在上首。若是並坐。務要等她坐下。自己再坐。好使衣襟壓在她的衣服上面。這樣便可永遠壓制她而不受她的欺侮。在她進門。一同謁見行禮以後。有僕媽呈上一盤蘋菓。你務要捷手先抓。把頂上那隻蘋菓捻着。咬上一口。這樣你便可比她平安。在第一次同桌吃飯時。你千萬不要客氣。捻先舉箸。捻先吃頭一口菜。這樣你便永遠比她先享口福。多吃美味。又在你和她對拜時。頭兒不要俯得太低。總要比她抬高一點。這樣你便可以長久揚眉吐氣。太太這樣教導。可謂竭智盡忠。但玉枝聽來却如東風過耳。滿不承情。只口中唯唯諾諾。受完了錦棠祕計。才回前院。伏伺柳塘起床。暗地把太太的話說了。柳塘大笑。心想太太千伶百俐。這回可枉費心機了。當時吃過午飯。玉枝又被召到上房。在太太監察指導之下。大加修飾。又換上新製的華麗衣服。才回到自己房中。靜候行禮。過了一會。被請的親友已陸續到來。男客讓在客廳。女客請至上房。三點鐘後。雪蓉的車子。已由柳塘的心腹僕人護送到門。柳塘夫婦自然不能出去迎接。家中又沒有小輩可以代勞。但太太早已想到。雇了兩個慣走大家。久經世面的媒婆。作爲女茶房兼招待員。雪蓉車子到門。就由這個女

茶房迎接攬扶。先悄悄的進新房去。稍作休息。柳塘也就被請到上房。這時上房的房門格扇都已敞開。紅燈高燒。綵綉雙掛。這種舊式廳堂。雖然起居並不舒適。但在觀瞻上却比西式樓房顯得氣魄闊大。尤其宜於辦事。巍峨的房舍。寬闊的院落。以及其他種種。都易於引起富麗堂皇之感。柳塘家中在這時毫無陳設。毫末鋪張。只上房這一敞開。就另成了個局面。男的親友都由客廳出來。站在院中觀看。女賓却都藏在上房東西裏間。由帘縫和婆婆眼中向外偷瞧。這婆婆眼三字需要解釋。就是舊式房舍。在裏間屋內。因為湊近陽光。以便於作活計的原故。太都把炕安在前簷。坐在炕上。便可由窗戶看到院中。但是遇着精細好察的婆婆。若和兒媳住連房。就嫌坐在炕上。對堂屋有些耳目隔絕。若要觀察。必須下地。由門口看出去。舊式老嫗又都善於坐功。不願常常上下。就設法在板牆上開個窗子。安上玻璃。這樣便可兼顧院中與堂屋。兒媳的出入行動。便一目了然。無所逃於窗戶之間。然而婆婆雖覺快意。兒媳却感到種種不便。只一看那窗眼。就覺有婆婆鑒臨在上。怨恨之餘。就名之爲婆婆眼兒。恨不得把這眼用瓦泥封閉。用利箭射瞎。但到她多年大水熬成河。少年媳婦熬成婆之後。她也就以婆婆資格。安坐在婆婆眼兒之下。來折磨兒媳了。記得有個笑話。一位婆婆。在婆婆眼兒上不安玻璃。只糊花紙。却在紙上挖個小孔。趁兒媳不防加以偷瞧。兒媳每次吃體己東西。都要洩露。情知受了婆婆眼兒的病。就用厚紙和布重給糊嚴。婆婆挖扎不破。心中鬱悶。竟害了暴發火眼。恰巧她的丈夫看袁子才作的子不語。裏面有一段牛

卑山守歲。說是廣東某縣有座牛卑山。山根有穴。形如女子之陰。每到除夕夜中。若有人向穴內投以柴棒。則一年縣中婦女無不淫奔。後來有位縣太爺嫌其妖言惑眾。用泥土把穴封閉。那知縣中婦女。又都患了小水不通。許多眼塞致命。只得又重新挖開。因為這般很為離奇。就對老伴兒講說。婆婆把這故事和自己的病一加參證。明白了害眼必因窗眼堵塞之故。兒媳封閉婆婆眼兒。簡直要弄瞎婆婆的眼。於是把兒媳大罵一頓。又將婆婆眼用刀割破。從此害眼的病。竟漸漸好了。以後凡是當婆婆的。都知道這故事。患眼預防。對婆婆眼兒十分經心。即使新經裱糊。也必扎個破孔。或是安上玻璃。令其豁然貫通。以免婆婆害眼。這且不提。當時籌備完畢。太太一聲號令。就見前院東西廂房門內。各有一個女茶房。扶出一個花枝招展的少女來。走到出院門口。遇到一處相並而行。再進中院入上房。玉枝心中一切都清清楚楚。只含着萬分羞澀。任那女茶房擺佈。雪蓉却是初次入門。心裏迷迷糊糊。由房中走出。便見對面房中也走出一個少女。和自己一樣的裝飾豔麗。一樣的被個戴紅花的婦人扶着。不由心中大為詫異。及至相并而行。就不住偷眼瞧着玉枝。玉枝又偷眼瞧她。雪蓉心裏沒想到柳塘另娶了一位。只納悶這是什麼禮教。怎還扮出一個來陪着。我。及至扶入上房。地下已鋪好紅毯。女茶房把玉枝領在上首。雪蓉領在下首。對着上面雙雙拜了下去。雪蓉只聽女茶房口中念念有詞。却不知道她念的什麼。而且自己和旁邊的女子。都一起一跪的。拜了三次。也不知拜的都是什麼。拜完了。只聽柳塘說了幾句以後需要服

從太太和陸度日的話。太太也說了幾句老爺是一家之主。你們用心伺候老爺。使他身體康健。就是張氏功臣的話說完了。太太又賞了兩隻紅封。由女茶房接過。又由茶房遞上兩份見面禮。玉枝一份是太太代備的。雪蓉一份。却是柳塘令心腹僕人替她備的。這時雪蓉見旁邊女子和自己同起同跪。同領紅封。同獻禮物。心中已明白她和自己是同等身分了。不由心中在驚疑中又添了氣惱。但還不敢十分決定。及至太太由座上立起。領他二人進了裏間。給親戚內眷引見。指着玉枝說道。這是我們大姑娘。指着雪蓉說道。是我們二姑娘。論理該一一拜見。幸而有位年高德劭的老太太。出頭主張。只教她倆行一回公禮。就是對着門內下拜一次。便算給大家都行過禮了。雪蓉聽了太太的稱呼。才知柳塘確是同時娶進兩妾。並且把自己排在後面。這一氣非同小可。若不是當着衆人。勉強自制。幾乎就要哭起來。心中只想柳塘以前對自己的表示。全是虛的。他說怎樣愛上自己。怎樣甘爲自己犧牲。自己因感他特別知遇。才慨允下嫁。既說專心愛我。怎麼同時又娶別人。只由此一事。便可見他口是心非。說的話全不可靠。以後恐怕也沒好結果。我算上了當了。但心中雖然悲憤。却終因少女羞怯。當着衆人不好發作。只得忍耐着。到行完了禮。便被女茶房扶回房中休息。雪蓉自己坐着。瞧着房中陳設華美。雖覺愜心。卽終抵不過被騙的氣惱。忍不住暗自落淚。須臾家中和親眷的僕婦。陸續到來。給新姨太太喜。接着又有親眷派僕婦送來見面禮。雪蓉只得打起精神。教女茶房把備好的賞封。一分發。過一會親眷又過來參觀新

房。瞧着新人作新姨太可比不得作新媳婦。能夠坐在床上概不應酬。雪蓉却得按着規矩。一一致敬。一獻茶。伺候完了。還得侍立在側。直亂到黃昏。擺上筵席。雪蓉玉枝又得換上衣服。挨席致謝。又都斟了一巡酒。方才退下。各歸己室。飯後親眷紛紛告辭。她倆還得跟着歡送。有住下的也打上了牌。她們也得還去伺候。過一會。經太太吩咐。回房休息。不用再出來了。二人退下。這一天的累工戲才算演完。歇了會兒。女茶房向雪蓉說。請她到玉枝房中去走走。雪蓉問去作什麼。女茶房也沒講出道理。只說這是個禮。雪蓉明白是因爲自己是二姨太太。所以先去拜大姨太太。心中甚爲恨恨。更引起對柳塘的怨恨。但也不好說不去。只拖延着說等會兒。那知不大工夫。玉枝倒來瞧她。雪蓉自不好不加招待。但神情終冷冷的。倒不是對玉枝有所嫉妬。只是因柳塘而牽怒到她罷了。玉枝見雪蓉冷淡。雖不介意。却因在道明實情之前。既不好稱呼。也不好深談。就只敷衍了兩句閒話。便自退去。柳塘自在前院客廳。招待幾位遲去的來賓。到夜半時。客人也全走了。柳塘自己正在吸煙。忽然太太派人傳命。請柳塘到二姨太房中安歇。柳塘本想待人靜時再入雪蓉房中。順便把玉枝給她重行介紹。說明一切原委。就拖延不動。過一會。太太又派人來催。柳塘想了想。便自己端着煙具。反去到玉枝房中。雪蓉在房中。由窗內望見煙燈的微光。注目一瞧。見柳塘進玉枝房中去了。心想今日柳塘定在大姨太房中安歇。自己恐不能見他的面。腹中憤氣。最早也得明天對他發洩了。想着更爲氣苦。就拉過床被子。躺倒而睡。因爲心中有事。轉側不能入

夢直過了很大工夫。才覺神思一陣朦朧。却忽覺床下步履聲音。似乎有人走入。急忙翻身看時。却是柳塘來了。笑嘻嘻向她點頭道。對不起。你來了一天。我還沒得照應你。你怎麼這樣早就睡了。雪蓉把臉沉得陰雲冷水似的。望着他一語不發。柳塘笑着坐在床上道。你怎麼不理我。難道有什麼不高興。雪蓉才哼了一聲道。高興。我太高興了。柳塘搖頭道。這碴兒不對。腔兒不亮。你這是……誰惹着你了。雪蓉冷笑道。誰也沒惹我。我只有的一件事不大明白。要請問你。你娶了那麼漂亮的一位姨太太。何必還把我騙了來跟着陪綁。當初你對我說的什麼話。現在作的什麼事。我才算認識了你。可是認識也晚了。我怎麼好啊。柳塘又笑道。你到底爲什麼。這樣……今日是什麼日子啊。雪蓉攔着嘴兒道。什麼日子。是我上當的日子。柳塘道。你上當。怎麼上當。我倒不明白了。雪蓉道。你就裝糊塗吧。我也不用……說完就倒在床上。面向床內。再不理睬。柳塘望着她。忽聳肩說道。我倒明白了。說完就走了出去。雪蓉聽他走了。心中更氣。不由珠淚直流。却忽又聞有脚步響走到床前。方要偷拭淚痕。坐起瞧看。却聽又是柳塘說話道。你起來看看。這是誰。雪蓉聽是柳塘。仍負氣不語。柳塘又叫了一聲。雪蓉才徐徐坐起。轉身向外面一看。只見床前立着玉枝。玉枝一見雪蓉坐起。就雙膝一屈。跪倒床下。雪蓉不由愕然一驚。瞠目叫道。這……這……柳塘已含笑說道。這是女兒給姨娘磕頭。雪蓉聞言。便把驚慌的目光。射到柳塘面上。吃吃叫道。這是怎麼回事。柳塘笑着不語。眼睛着玉枝磕完了頭。才把她拉起。雪蓉這才覺悟自己只坐在床上發怔。未免

失禮。就跳到床下。望着柳塘和玉枝道。你們這是幹什麼。可把我糊塗死了。柳塘便拉雪蓉玉枝。一同坐下。向雪蓉道。你方才生氣的緣故。我很明白。當然是爲着今天又多了一個人。可是這個人跟你並不是平輩。你別聽外面稱呼她跟你一樣。實際却差得多。說着就把太太怎樣要替他納妾。他因戀着雪蓉。屢次拖延。最後對雪蓉絕望。方才依從太太。隨意挑下一個。就是玉枝。却不料就在這一天。竟與雪蓉相遇。成立婚約。他回家之後。就想把玉枝打退。又不料次日玉枝來了。因爲受養母虐待。立志不歸。哀求收留。關得他無可如何。只得收下。本想收作義女。却因太太作梗。定要收房。他才和玉枝暗地認作父女。表面仍作夫妻。以避太太耳目。這次雪蓉進門。他本不願玉枝參加行禮。也因拗不過太太。方才無奈依從。却和玉枝商好。等人靜後來對雪蓉說明真相。從頭至尾說了。雪蓉聽着。似乎半信半疑。但也不好細問。只可點頭說道。原來是這麼回事。我真納悶了這半天。又瞧着玉枝道。往後我們可怎麼稱呼呢。柳塘道。玉枝比你小。不論人前人後。你只叫她名字好了。玉枝當着人叫你作姐姐。背人自然還叫姨娘。雪蓉道。叻。我可不敢當。請她也叫我的名兒吧。柳塘聽了這一句。便知她仍不甚相信。但當着玉枝。不便深說。就道。沒有這樣叫的。差着輩兒呢。你們可都記住。不要露出破綻。雪蓉信口漫應着。玉枝却湊到雪蓉跟前。十分親熱的叫着姨娘。說長問短。大家談了一會。玉枝見時已不早。就搭訕着出去。走到外面。把門帶上。自回房去了。這裏雪蓉見玉枝出去不回。便問她那裏去了。柳塘道。她自然回房安歇去了。怎能總在這屋

打攪。雪蓉道：你跟她到底是怎麼回事。柳塘拍着大腿道：怎麼樣。你還不信。不是我方才跟你說的話。實是真情。若有一字騙你。我就不是人類。雪蓉道：不用賭誓。我倒並非不信。只是還不大明白。你既起頭兒。就選定了她。太太又那樣攛掇。你就收下不完了。爲什麼又作女兒呢。柳塘道：是爲你啊。我本同你說過。起初我有好幾位姨太太。都打發走了。可見已沒再娶的心。若想再娶。何如把舊的留着呢。只爲我的元配太太年前去世。這個家不能沒人主持。所以又續了現在這位太太。這位賢慧得太過分。因爲她自己不能生孩子。就拚命教我娶妾。我本不願意。所以領來許多女子。我都不肯認。恰巧這時在外面遇見你。我才想藉着機會。娶你進家。倘若不遇見你。我根本不會有這一舉。可是因爲要娶你。我才答應了太太納妾的要求。及至你教我絕望之後。本不想再娶別人了。無奈太太却因我曾經答應。勢必娶上一位。得不着你。也要另尋別人。反正這位子是不能空的。我拗不過她。這才把玉枝選定了。不料你又突然見着。婚約一定。我就要打退玉枝。那知玉枝又誓死不走。我想收了她便不能對你。就想認作義女。太太却自認玉枝是恩人。要收她作心腹。放在我身邊埋伏。好擴張勢力。所以竭力反對。定要我收她。我表面既爭不過來。只可暗地跟玉枝商量。玉枝自然願意作我的女兒。將來由我主持。嫁個年當貌對的人。所以就作成這種局面。總而言之。這都是太太把我擠得無可奈何。才想出這稀奇古怪的道兒。你明白了。雪蓉這時方才相信。笑道：真是稀奇古怪。本來你娶姨太太。怎麼會想到認乾女兒呢。柳塘道：也是因爲玉

枝年歲太小。跟我老幼過於懸殊。而且我向來有種意思。一個女子嫁給男子。無論作妻作妾。總是要男子作終身倚靠。這就是良人者仰望終身那句話。男女年紀雖然不能完全般配。但也須差不太多。譬如男的三十。女的二十。兩人都活到六十歲。男子死時。女的也已五十歲。剩下十年倒還易過。倘然男子已是五六十歲。娶個十五歲的作姨太太。男子即使能再活十年。女的也只二十五歲。後面還有三四十年。將要作何歸着。若要再嫁別人。青春恰恰已經過去。也得不到很好結果。那不是缺德害人麼。所以我對玉枝就是這樣想法。她太小了。我偌大年紀。何必誤她終身。不如作些好事。認作乾女兒。我現在既得享些天倫之樂。將來尋個好主兒。把她嫁出去。不但得一門親戚。還可以活着有惦念我的人。死了有哭我的人。你說對不對呢。柳塘說完。見雪蓉默不作聲。而且面容蕭瑟。疑眸斜注。似有所思。柳塘瞧着她的神色。再回想方才所說的話。心中突有所悟。方才暗叫糟糕。雪蓉已悄然說道。你的心眼兒真好。玉枝的運氣更好。居然遇見你這樣好人。替她想得這樣周到。柳塘聽了。更暗自叫苦。痛恨自己糊塗。只顧覺着認下玉枝是一件義舉。竟得意洋洋的信口亂說。却忘了這話對任何人都可說得。只有對雪蓉萬說不得。因為她與玉枝是同等地位。年歲相差無幾。我兩樣待遇。已有偏重不公之感。若不說破內情。雪蓉還可認爲我情有獨鍾。心感意得。如今這一說破。可就鑿開她的混純天真。要對我心灰意冷了。她聽了自己的話。第一先要想到她和玉枝身分相同。年紀相近。却受了差別待遇。第二我既自知老邁。爲何對於

玉枝就老。對她就不覺老。第三我自覺不能管玉枝向終身。就認作女兒。遣之別嫁。難道收她作妾。便能管到她的終身。這些還不要緊。最可怕的是我說出男女應該年貌相當。就無異告訴她和我年貌太不相當。而且我對玉枝着想。所以不願損壞她的幸福。我對雪蓉。是只爲自己着想。所以不顧她的終身。這樣可要把她的情感完全鬧壞。我真太不思索。說出這莽撞話。想收回也難了。想着就含糊其詞的道。我也不是好心。只因有了你。我就一切滿足。絕不再需要他人。就在對你絕望的時候。我也不想再娶別人。只爲太太不依。我才故意選了年紀極小的玉枝。起首就打算教她有名無實。日後得機會就打發出去。我若真心要娶姨太太。又何必選這樣小孩子。挑個歲數大的。不更能體貼麼。雪蓉聽了。似乎對他的話很能接受。臉上漸生笑容。隨把玉枝拋開。說到別的話。柳塘知道越描越黑。也不再提玉枝了。又閒談了一會兒。雪蓉神色之間。已變得十分和悅。以爲她終是年輕。也許把方才的話未加深思。就混了過去。心中方覺安穩。却不料雪蓉當時固然未加深思。不久就拋開了。但是一種痕跡。已深印在她腦中。將來有觸即發。更難消滅。日後雪蓉與柳塘不能共全始終。鬧出許多風波。以致落得一個晚景淒涼。一個風塵落魄。都是起因於此啊。當時二人說了一會。便自就寢。一夜無話。次日早晨。雪蓉方才起床。玉枝便入房伺候。替雪蓉料理一切。雪蓉見她這樣殷勤。情知是對自己以庶母相待。想到她若是個姨太太。身分相等。何能相下。自此更可看出柳塘的話絕非虛僞了。因而盡祛妬心。跟玉枝十分親熱。等到

梳洗已畢。玉枝領着雪蓉到太太房中伺候。太太房中還有幾位留住的親眷。周旋一會。時候不早。才一同回房。照顧柳塘起床。柳塘起身之後。雪蓉又在玉枝教導之下。學着給柳塘燒烟。柳塘在兩美中間。一面領略旖旎風光。一面享受天倫樂境。倒也覺奇境獨闢。午後柳塘出去閒走。雪蓉玉枝除去在太太跟前。常是一室相守。說說笑笑。感情越發濃厚。晚間柳塘歸來。夜晚無事。便又作起閨房清課。雪蓉自己也隨着玉枝加入受教。兩人俱都聰明。柳塘在青燈課字。紅袖添香的境界中。頗能自得其樂。這樣一直過了個月有餘。柳塘和她們二人打成一片。有時儼然正坐的自居嚴師。也有時返老還童。和她們嬉戲。漸漸好像把身體中。注入年青的血。不再感覺頹唐了。而且雪蓉尙是處女。未經滄海易爲水。就是勺水蹄涔。也覺得而滿意。便走在沙漠中。不能見水。也不以乾渴爲意。柳塘見她易於應付。反而自覺英雄。以前本是見敵大怯。如此竟變爲見敵小勇了。因此房幃間肆應從容。毫無痛苦。自喜娶雪蓉的得計。以爲柔鄉終老。晚境足娛了。雪蓉一日忽問起璞玉。柳塘把那次到三玲書寓失敗而歸的情形說了。雪蓉只有替璞玉嘆息。覺得三四千金。爲數太鉅。絕沒有教柳塘爲個陌生人。破耗重資的道理。何況花了錢。還未必成功。也就不向柳塘催促。大凡人都是自顧自的居多。很少視人如己。雪蓉既得了安身立命之所。快樂度日。也就不大以璞玉爲念了。又過了兩三個月。柳塘家中妻妾相處頗安。玉枝的事也並未洩露。大家過着很舒服的日子。但只太太却把雪蓉玉枝三人看作長成了的母雞。認爲進門就該下蛋。在一月之

後。就時常背地詢問她們。月信是否照常。生理是否變態。雪蓉從柳塘枕席之間。還能得些知識。容易答覆太太的問句。可憐玉枝還在混沌之天。聽了太太的話。只有紅臉不語。又過些日。太太見她們還毫無喜信。就把背地詢問。改爲當面嘲笑。常在人前指着雪蓉玉枝。說我家娶來一對廢物。連一個下蛋的沒有。如此多次。偶然遇有親眷在座。反駁她說。才娶了幾天。就跟她們要孩子。未免太心急些。再說不下蛋也未必只怨母雞。還許公雞是廢物呢。也有人取笑太太。說你這母雞。比她們來得還早。也照樣沒下過蛋。還有臉說別人。太太却反駁說。正妻責任首在持家。生子只是附帶的小部分。若是替丈夫納妾。就把這一小部分的責任移轉到妾的身上了。妾却是專爲生子的。若不生子。難道用他們作擺設。雪蓉聽了這種話。不勝煩惱。憂悶。玉枝却是羞憤難堪。有冤無處訴。雪蓉還可以背地向柳塘訴說。柳塘很坦白的安慰她說。太太真是無理取鬧。莫說現在對你談這問題。還嫌太早。却便再過些年。還沒有子息。你也不担責任。因爲我年紀已老。又有很大烟癮。本身就沒有生育的能力。怎能怨到女人身上。只爲我國數千年來。習慣重男輕女。發生了許多沒道理的事。例如女子願爲男子守貞。男子却無須爲女子守義。女子從一而終。是人間大道理。所以死了丈夫。還不許改嫁。男子不但死了老婆。能夠續娶。並且同時有三妻四妾。也是應該的。就因爲這種道理。所以女子就單獨一身。生育責任。不但本身生理上有了缺陷。不能生子。要自己負責任。就是丈夫生理有缺陷之不能生子。也要女子負責任。自古來只聽見妻子不育。

犯了七出之條。給休出去。沒聽見男子不能生子。被老婆給趕走。因為向來就沒人懷疑到男子的能力。只就女子身上注意。好像男子都是上帝精選的生育專家。無可疑議。女子却似成色甚差。必須詳察細檢。古今來不知有多少女子。本身生理健全。只為嫁了不健全的丈夫。反越代丈夫擔了不育的責任。受到虐待。喪失幸福。我很明白這種道理。絕不能把責任推到你身上。反而抱歉自己老弱無能。連累你膝下淒涼。得不到兒女之樂。至於太太那面。她因為自幼在舊式家庭長大。一肚婆婆經媽媽例兒。受病已深。我實無法對她講得明白。你也不必理會她的話。只給個左耳入右耳出罷了。雪蓉聽了只笑。說你倒想得開。可是若真像你說的一樣。往後就沒有生養的指望了。你雖不理會。太太可極關心。往後怎麼樣呢。柳塘道。慢慢再說。我也許拖別人家個孩子養着。解解寂寞。雪蓉聽了。似乎有所感觸。低首深思。柳塘問她想什麼。雪蓉道。我又想起璞玉。她本有兩個男孩子。我都見過幾次。兄弟倆全長得很好。又伶俐可愛。不像窮人家的兒子。上次你去三玲書寓。聽見她那大孩子病重。現在也許沒有了。小的總還活着。我想倘然……倘然……柳塘見她吞吐。就問倘然怎樣。雪蓉笑道。我這胡思亂想。倘然你能把璞玉救出來。收下了她。可以落個現成兒子。柳塘哈哈大笑。你真奇想天開。若照你說。我的兒子可太多了。街上討飯的女化子很多。抱着小孩。我若都收留下。兒子豈不成千論百了。雪蓉道。你是沒見過璞玉和她的孩子。才這樣說。璞玉人品。恐怕在大家戶裏也尋不着幾個。那孩子更是誰見誰愛。只為命苦。才落到這

個份兒。可是現在也許作踐得不成樣兒了。柳塘聽着，心中微動，忽地笑道：笑話，我難道沒娶位姨太太，人家看着不笑我老不知死麼？雪蓉道：這又怕什麼？你本來有兩位姨太太，內中有個假的，再娶個真的補上，豈不正好？柳塘聽着，只笑，也沒再說什麼。便把這篇兒揭過去了。但柳塘心中却有些被雪蓉說動，重提起對璞玉的熱心，想要到三玲書寓再行探訪，却恐自己一露面，事情仍是難辦，想要轉托個人，却又難得其選。過了幾天，忽然心腹老僕張福氣喘吁吁，眼淚汪汪的，走進雪蓉房中，向柳塘下跪，言說自己遭了件事，求主人給搭把手兒。柳塘愕然問他何事，張福就說自己祖上無德，本身沒福，自從伺候老爺，一幌兒二十多年，混得家道小康，妻子都飽衣足食，那知他們無福享受，折騰得胡作非爲，我只有一个兒子，已經二十一歲，往常還很規矩，今年忽然變壞，交結無賴，在外狂嫖濫賭，不知怎麼姘上了個班子姑娘，打得火熱，常常十天半月不回家，我近日才犯了疑心，暗地查考，原來他跟那姑娘姘了已經半年多。據說那姑娘倒貼他吃穿化用，費了不少的錢，我本沒有家產，也不怕兒子破敗，只是擔心他的小命兒，恐怕着姑娘毀了，就把兒子抓回家來，打了一頓，鎖在家裏，不放出門，滿打算可以沒事了，誰想那個姑娘捨不了他，上門來找，我出去一問，那姑娘竟央告我把兒子放出去，和鮑團圓，或者把她留在家中，當伴兒媳婦也成。看那意思，是太捨不了我兒子了。我一時氣惱，把她罵了一頓，趕了出去。過一天她又來了，我又趕走，這樣四五次，那姑娘竟改了法兒，向我討債，說她在我兒子身上用過兩千多塊錢，若不放

兒子給她。就把這筆賬了清。她再不上門攪擾。我知道這是誠心拿我的短兒。本意仍是要人。就又罵着趕她。那知這回她不走了。在我門口鬧着要尋死上吊。把我也吓住了。還是我兒子見事不祥。出來解勸。教她回去。過幾天再來。自有辦法。她見了我兒子。才不再鬧。抱着哭了一陣。就走了。臨走說三天後再來。若還不依她。定死在我家門口。這是昨天的事。大約明後天她就要來。我那兒子倒不跟我爭吵。只說倘若那姑娘死了。他也不活。我實在沒法辦了。跟朋友商量。有人勸我先預備幾百塊錢。等那姑娘來時。朋友們出頭跟她說話。拚着花錢了結。我想也只會這麼辦。無奈手中沒有現錢。所以來求老爺借給幾百。將來在薪工內陸續扣還。柳塘原是風月場中的過來人。聽了張福的話。很感興味。又想一個僕人的兒子。有什麼好處。會使妓女爲他這樣拚命。而且這妓女行爲也太奇怪。於是動了好奇之心。便問張福的兒子名叫什麼。那班子姑娘名叫什麼。在何處搭住。張福回答兒子名叫寶山。姑娘名叫雪雁。在翠英部。玉芳班搭住。柳塘道。聽你所說。那姑娘是戀上了你兒子。口說要銀。實際還是藉題逼你。好把你兒子要去。所以據我看。你家花幾百塊錢。也了不了這場事。我問你。那姑娘可知道你兒子的身分。張福道。以前我不知寶山對她說過沒有。只在她到我家尋找時候。我曾對她實說。我是作下人的。寶山是下人的兒子。他不配去嫖你這樣闊姑娘。你要他這樣客人。難道不怕丟臉。無奈我說破了嘴。她也不理會。柳塘道。這樣說。她倒是真愛上你兒子。既然倒貼。便不是爲錢。既然知道你兒子出身低賤。使沒有別的貪圖。單

只愛上一個人兒。這到難得。那姑娘曾說要嫁你兒子。你自己本心可願意要她作兒媳麼。張福道。憑我那等人家。如何能娶班子姑娘作兒媳。她們那樣浮華。一件旗袍。就許破了我的家。柳塘道。那倒未必。只要她真心。也許進門後不再浮華。甘願過苦日子。隨說你先把兒子領來我看。問個明白。再想辦法。你放心。這件事我一定管。張福謝了下去。過一會把他兒子寶山帶來。恰值柳塘仍在雪琴房中。就教他帶來。張福領兒子走入。拜見主人和姨太太。侍立在側。柳塘看那寶山。不由吃驚。想不到一個猥瑣的老僕。竟能生出這樣的好兒子。他生得粉面朱唇。眉清目朗。看着就好似在錦綉叢中長大。絕不是蓬門荊巷的人物。而且身體健全。糾糾的帶着英武之氣。但只缺少一種華貴氣和書卷氣。這當然是血統關係和教育問題。有着缺陷。但只這樣已經足夠倘美少年資格。足以馳騁情場。所向無敵。莫怪會有妓女爲他捨死拚活了。柳塘看了看。就令雪琴和張福各自退出。才向寶山詢問細情。寶山初不敢直說。經不住柳塘婉言開導。他才把自己和那妓女事情說了。柳塘聽他述說那妓女相待情形。也有自己昔年在風月場中經歷過的。也有未經歷過的。但就他說的。加以閱歷的判斷。那雪雁實是真情。作者在本書中曾屢次說過。妓女並非是真情。所謂青樓非言情之地那句話。也是觀察未深之言。而且說那句話的。必然是個書獃窮酸。或是好色登徒。僅能與黃臉婆連生三子。而至死不解風流的人物。根本沒言情的資格。若說妓女沒有真情。何以倒貼受累的事兒。時聞於曲卷。熱客後悔的小曲。流傳於歌場。以及情死同逃的

新聞。常見於報紙呢。由此可見妓女對於年貌相當。心意相投的人。真情時復流露。並非草木無知。不過她們的真情。最易轉移變化。今天給張三墊了一場牌局。當然對張三有着真情。明天李四贈一隻戒指。當然也有真情。但當對李四發生真情之際。張三再去。就要被擯出情界之外了。因為這種道理。所以雪雁對於張寶山的歷久不變。百折不回。便是個中罕見的事。柳塘不由大為贊賞。就問寶山道。這不但看出雪雁的真心。也可看出你的魔力。要不然何致惹她這樣迷戀我。倒不像你父親那樣固執。很想成全你們。但那雪雁可願意嫁你麼。寶山道。據她自己說。只要嫁我。窮苦甘心。柳塘道。你呢。寶山紅着臉道。我也教她纏的沒法兒了。柳塘點頭道。我明白了。這事我一定替你辦。可是得先去看看那個雪雁。倘然她是個胡調姑娘。將來會覺得你骨肉成仇。家宅不安。還許把你害了。我也犯不上作那種損德的事。如說她是安分的人。你就等好音吧。柳塘自從看見寶山。知他必是個浪子。但聽他說話。看他行止。更明白他心中有些分寸。並非荒唐無識之流。就想起一件事。又向他說道。我替你辦這件事。你也得替我辦一件。我替你出錢。你替我出人力。可以成麼。寶山正在感激柳塘。聞言便道。老爺有事。只管吩咐。你可受了誰的氣。要用人打架麼。柳塘聽了一怔。心想他原來是混混一流。怎開口就想到打架。便道。你怎麼想到打架。可常常打架麼。寶山道。我還沒打過架。不過有那種朋友。老爺要用。我一邀就來。柳塘心想他準是在外交結匪類。才弄得這樣囂張。但也難怪。一個沒教育的孩子。落到下流。還能學到高上麼。但能這

樣大體不錯。也就罷了。我現在的事。用這樣的人。正爲合式。就道。我不是爲打架。是爲另一種事。有一個女子。被賣到三玲書寓。我因爲有些關係。去打聽了一回。確知是在那裏。只是那班子知道我是財主。就老虎大張嘴。所以沒能救出來。如今又過了許多日。不知他是否還在那裏。也不知落到什麼樣兒。現在請你去給探一探。最好能假裝嫖客。不露形跡。等探明了再行商量。寶山道。這事我能辦。明天就去。最好約幾個朋友一同去。教一個人先隨便挑一個姑娘。我慢慢打聽。若是有說的那個人。我就挑上。跟她透了意思。再想法弄出來。柳塘道。這樣很好。你去辦吧。可是不要莽撞。寧可多耽誤幾天。也別鬧得露了形跡。隨又把璞玉的年貌說了。又道。她還有個三四歲的小男孩。你也得留心打聽。倒底落在那裏。寶山一一答應。柳塘又給了一百元錢。作爲嫖資。才打發他走了。須臾雪蓉進來。柳塘告訴她已派寶山去打探璞玉。這次定要盡力救她出來。雪蓉甚喜。到了晚晌。柳塘又扶條手杖出門。到了平康曲巷。尋着了張福所說那家班子。見門旁貼着院內妓女名字。最近門首名字寫得最大的。就是雪雁二個字。心想這雪雁。竟是個很紅的姑娘。居然不愛富翁大賈。反要嫁奴僕之子。總算打破階級觀念。情有獨鍾。像我當年翻翻求木馬。濯濯風塵。以佳公子的資格。徵逐花間。所遇真心相愛的姑娘。也不過三五。誓死相從的。也不過一二個。比較起來。張寶山真足以自豪了。但是自己當年。比張寶山舉止既極豪華。又較爲文雅溫柔。張寶山雖然可愛。但終嫌粗野鄙俗。不上台盤。何以他倒能得到我所未得的成績。想着忽然悟到張

寶山所以制勝。就在他的粗野鄙俗。沒有雅氣。倘然比三十年前的自己。放在今日。去和張寶山去逐鹿情場。一定處處失敗給他。因為無論何人。都對同等而常見的人。感覺親密。倘若教個車夫。去和官僚同席。一定氣味不投。即使官僚願意俯就。車夫也要自覺踉蹌。不敢高攀。寧願去和同等人笑謔。較爲舒服。妓女倘然都是大家閨秀。那自然只有上等人吃香。無奈實際不然。妓女都是蓬門碧玉。素日和下等社會接觸已慣。見着上等人。一則因隔膜而感生疎。一則因矜持而苦偏促。但遇着下等人。却是氣味相投。如逢親故。說話粗俚。却覺入耳。行動僉俗。卻覺順眼。程度既然相近。接待自能相安。由此便可情意親密了。舉個例說。三合縣的小老媽。因爲家道貧苦。上京作活。被大爺賞識。陪着吃肥雞大肉。睡綉榻錦裘。生活程度。自九淵升至九天。再把大爺和她丈夫。傻柱子比較。一個華貴雍容。一個粗糙臭惡。論起女人。水性楊花。自應該改變心腸。永遠樂不思蜀了。然而這小老媽找完了浮樂。結果仍得狠狠訛大爺一水。飽載而歸。回家去和傻柱子過後半輩。試看社會之中。大爺和老媽發生關係的多了。但誰曾聽說有老媽跟大爺白頭到老。誰曾聽說大爺玩上老媽不受訛索。這就是階級相差。氣味難投之故。現在鄉下成千上萬的傻柱子。把他所謂一朵鮮花的小媳婦。送入繁華都市。都放心大胆。不愁走失。若是聽說女的挨上本家大爺。更要額手稱慶。回鄉去先上墳祭告祖宗。報告後輩。將要騰達。發財有望。親友聞知。全來置酒相賀。稱羨不已。這就因爲知道媳婦伺候大爺。絕不會殘破損傷。反而能養得肥肥白白。手攜家

私腹懷各種回來。不特可以光耀鄰里。而且可以改換門庭。至於戀着大爺不肯回家。却是古今絕無的事。但老媽改變心腸。拋得傻柱子人財兩空的。却也不是沒有。那可跟大爺毫無關係。必是擠上了廚子聽差。或是車夫等人。就很容易相攜潛逃。賃房同住。這種事報上時常發見。所以傻柱子若接媳婦接不回去。又知道宅裏主人並不愛好野味。知道是便宜了同事。這媳婦就要難保了。她們所以專和廚僕奔波苦難。却不肯隨大爺安富遵榮。這就是先入爲主的根性。和氣味的原故。妓女也是如此。她們在班子裏。放着許多公子王孫。富商大賈。內中有錢的。有勢的。外美的。內秀的。文雅的。武健的。長矛善舞的。長舌善掉的。什麼樣兒的人才都有。然而她們都不肯真心親近。只愛作些抱壺眠琴的雅事。及至從良。放着可兒夫婿玉貌郎君。不去溫存。反去唱盜馬偷雞的喜劇。全是一樣道理。某個筆記上說。昔日歐洲有位君王。未卽位前。時常瀟跡市井。學個一口下等人的談吐。及至卽位。深苦無法發展天才。因爲滿朝文武多是出身閥閱。不解市井俚言。有一日一位外國使臣覲見。君王知道他曾在本國留學。有着同樣嗜好。就閉門和使臣對談了半天。脫略形跡。嬉笑怒罵。大暢所懷。以後三天兩天。使約使臣進宮暢談。所以終王之世。和那使臣代表的國家。長維持友好的關係。這君王爲何不和文武議論朝政。反以共話市井爲樂。這自然仍是根性習氣的原故。當日自己以爲華貴文雅。能勝過張寶山。却不知就因爲華貴文雅。才失敗給張寶山。妓女看慣的。不是華貴文雅。而是租豪僉俗啊。柳塘想着一面好笑。一面向裏走。有夥

計開門迎入。讓進房中。柳塘不等他問。就直說來訪雪雁。夥計怔了一怔。才說大姑娘被人請出去吃飯。柳塘道：「好。你給拿副烟具來。我抽着等她吧。」夥計出去了半天。才拿進茶和烟具。跟着又進來個女僕。向柳塘問了貴姓。就遞茶點煙的張羅。柳塘只顧自己吸煙。那女僕出來進去幾次。柳塘也未理她。那女僕忍不住。搭訕着先問了二爺貴姓。又問您是我們大姑娘的老客吧。我新來沒多日子。全不認識。二爺你多耽待。柳塘笑道：「我並不是老客。今日是初次來訪。那女僕沉了沉。陪笑說道：「二爺。我們大姑娘倒是已經從飯局上回來。不知怎麼喝醉了。躺在床上動不了勁兒。本屋有跟回來的客人。旁屋裏還有好幾撥兒呢。柳塘聽了。知道她言中暗示。雪雁已經喝醉。不能出來。只可把客人讓她屋裏。然而客人尚多。你却挨不上個兒。不如快走。柳塘明知是逐客令。却不着急。只笑着道：「那倒沒關係。我只想跟她說兩句話。不管她醉不醉。你只去告訴她。我是寶山縣的人。姓張。要見她個面兒。那女僕聽着怔了怔。道：「你跟我们大姑娘是鄉親啊。這寶山在那塊兒。柳塘道：「對了。我們在一個村裏住。寶山在鹽山的西邊。房山的東邊。唐山在北邊。湯山的南邊。那女僕也聽出來了。笑道：「那兒來這許多山啊。我們大姑娘的說話是北京口音。怎又跑到唐山那溜兒去了。柳塘道：「你問你們姑娘去吧。我也弄不清楚。那女僕才走出去。柳塘心想。雪雁聽了女僕傳話。必然立刻趕來。那知過了一會。忽然有夥計進來。說二爺請本屋裏坐。隨將門帘打起。柳塘暗笑寶山鄉誼的力量果然發動了。就出門上樓。那女僕將他接上一間房內。柳塘見房內寬敞。

華麗。知道是紅妓妝閣。那女僕讓他坐在床邊的椅上。說了聲這位張二爺。隨開床上有人說二爺請坐。耽待我不舒服。不能起來。柳塘向床上一看。只見睡着個美貌佳人。年在二十上下。身材俏皮。丰神秀麗。却在額角貼着鴉片煙抹成的小膏藥。兩眉間擠着一串紅點。柳塘看看。便知這人有着舊日勾欄中的風流餘韻。受過名妓的薰陶。是個不同凡響的姑娘。因為在數十年前。勾欄未曾興盛。個中人大都是門裏出身。有些妙出心傳的法術。和深切含蓄的風情。歷代相傳。加以互相薰染。所以當時妓女。迷人能迷個死。害人能害個死。既便熱上客人。也能熱出個道理。熱出個結果。所以當時有人被妓女害得傾家敗產。也是出於情願。不覺冤枉。有人得到妓女優待。更是快若登仙。不知死所。而且當時妓女比較有心。比較負氣。常能作出人所難能的事。到如今雖然時移世換。但由這種妓女統系傳下來的支派。因為受過調理。看過榜樣。所以還能迥異流俗。不比近年因為民生凋敝。習俗浮華。許多貧家小戶。都為貧寒所迫。或為虛榮所誘。全把女兒送入妓院掙錢。昨天還在街上檢煤渣兒。今天已然用錦衣包住瘦骨。用白粉蓋住泥皮。周旋於貴人宴席之上。把燒魚翅認作煮粉條。把鮑魚絲當作豆腐塊。見全鴨而呼好大的母鷄。見海參而呼沒毛的老鼠。這還不算。有的竟因為心窮眼淺。全無規矩。客人拍下十元大武。立即寬衣上床。客人給了一塊啞板洋錢。便要擦拳比武。張三打過一場牌。就給他到處頌揚。李四請看一回大戲。便不惜以身相報。若是三五個人來借乾鋪。夜間有朋友偷遞三角小洋。便來個移樽就教。諸如此類。都

是半道出家。根底太差。又無傳授之故。即使愛上某個客人。那客人也不會好過。受優待比虐待差不多。所以有些花間舊客。因為勾欄中流風日下。不願看那惡薄情形。竟而絕跡平康。但一般初觀色界的小荒唐鬼兒。本不懂怎麼花錢。遇上這種沒根基的妓女。也不懂怎麼掙錢。雙方都是無板無眼。無規無矩。倒可以胡調到一處。各得其意。譬如姑娘因為急需賺個局錢。給他媽貼餅頭。就拚命留初識的客人住夜。客人推辭。她可以叩頭挽留。客人也不想她是為錢情急。還道她相愛心切。若是遇着有傳頭有身分的姑娘。客人若不作情面。不得她心許。便要住夜。恐怕反過來給她叩頭。也是不成。因為現在這道之講久矣。胡調客人正需胡調妓女。不懂人事的反能大紅。所以有許多老鴿。也就不願徒勞無功。再把手得傳授養女了。就是已得心傳的妓女。也只好把本來面目藏起。同流合污。以應時變。這就好似梨園行生角。本以嗓音高朗為正宗。但如今馬調盛行。扒字調才能賺大錢。唱乙字調反而連作配角都沒人要。於是那些天生好嗓的。只得學古時豫讓。連吞幾百斤的炭。或是跟着街上乞丐。叫若干年的街。竭力作踐聲帶。以求適時生存。因此。妓女能保持舊日流風餘韻的。日見其少。柳塘以前曾經過花國盛世。前塵影事。尚復歷歷在心。久有不堪回首的感慨。自從得知這雪雁對張寶山的情形。就覺得不是現時妓女所能作得出的。如今親見其人。憑着看花老眼。略一審視。便更覺自己所料不差。當時便望着她笑了笑道。不要客氣。咱們都是自己人。那雪雁聽了。忙使個眼色。教他不要再說。等夥計把茶具烟具都送過來。

房中無人。雪雁使讓柳塘躺下吸煙。他一面給燒着。一面問道。張二爺。你跟寶山是熟人麼。柳塘點頭道。不錯。我們很熟。雪雁道。這樣我們可不是外人了。二爺必然全知道我們的事。柳塘道。我今兒才聽他說。雪雁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您是受寶山托付來的。自從寶山被他母親關在家裏。一幌十多天。跟我音信不通。前日見了一次面。也沒說話。真把我急死了。現在寶山托你來。他有什麼話。柳塘道。倒不是他托我。是我自己來的。我想成全你們。所以先來瞧瞧你。雪雁聞言愕然。望着柳塘道。二爺您也……也姓張。你是寶山的什麼人。柳塘道。我先問你。你可知道寶山的底細。他是幹什麼的。他父親又是幹什麼的。雪雁點頭道。我知道。他父親在一個老財主家當差。柳塘欠身抬頭的道。不敢當。我雖不配稱老財主。寶山父親却是在我家當差。雪雁聽了。知道他是寶山父子的主人。一時錯誤萬分。不知如何是好。柳塘搖手道。你不必理會。我跟他們雖然名分上的主僕。可是辦起這件事。就不能再論那些。今天寶山的父親。因為受你逼迫。沒法對付。就去求我幫忙。我把事情問明白了。又從寶山口裏知道你的情形。據他父親意思。把姑娘兒當作毒物。好像一沾惹就不得活。我却知道你們裏面很有些懂世故有情義的。所以穩住了他父親。自己先來跟你商議。你是什麼意思。儘管跟我說。我很明白。寶山花過你不少的錢。現在他父親既要兒子和你斷絕。你要他們賠償損失。自是應該。雪雁聽着。忙接口道。二爺。我不是想要錢。寶山花過我的。就是再多些。也是我自己本心樂意。是我們倆交情過得着。那有把這個當債討的。我所以要錢。

就爲逼他父親把寶山還給我。柳塘大笑道。人家的兒子。怎能還給你呢。雪雁臉上一紅。嘆口氣道。二爺別笑話。我和寶山也是前世緣分。一時也離不開他。他被家裏監禁。我就急瘋了。明知既跟他兒子要好。不該逼他的父親。可是沒有法兒。現在我也明白過來了。我在前日曾去他家。說過三天再不給準實。回復。就死在他家。回來一想。覺得太不像話。我還想跟寶山長久。怎能先把他爹逼死。所以我已決計不再去了。可是又想不出別的圓全辦法。愁得我這兩天水米不沾牙。比害病還難過。現在二爺出頭。也許是我的好運到了。您就多費心吧。柳塘點頭道。那是自然。我來就爲這個。現在聽你意思。是嫁定寶山了。可是他家道寒苦。身分低微。你不嫌麼。雪雁道。二爺。什麼話。我們正門當戶對。柳塘道。還有你們作姑娘的。都是吃用慣了。嫁人以後。更要舒舒服服。風風流流的過些年。只是寶山家裏的情形。絕不容你那樣。你去了就得像女僕一樣。守着鍋台作飯。抱着大盆洗衣。折磨勞碌。只怕不到幾年。就把你作踐得不成人形。到那時再說悔。青春已經過去。紅顏也已消磨了。你可要仔細想想。雪雁道。不用想。我早知道。本來嫁人就該這樣。要享福不會跟闊人作小老婆。您要明白。我嫁寶山是一夫一妻啊。柳塘拍手道。好。你有志氣。我佩服。這件事算成了。你且等個十天半月。我準教你進寶山的家。雪雁欣然欲語。柳塘又道。你得安心等着。聽我的信兒。至於你本身有多少眼。有什麼連手。現在都告訴我。我好去預備。雪雁搖頭道。我也沒有眼。也沒有連手的事。只要緩我三天。我就可以拍拍屁股離開這兒。柳塘道。不對吧。你別客氣。像你

這樣愛花錢。怎會沒一點賤。雪雁笑道。我怎會沒有賤。不過跟寶山說過沒有賤。就是不用他管。其實我現在身上指毛二千呢。柳塘一聽。這數目不小。心想自己原想不過幾百元錢。不料如此其多。但已把話說出。反悔不得。就道。好吧。你說實數兒。一共要多少。我好送過來。雪雁笑道。二爺用不着你送。我嫁寶山。說過不費他一個錢。您給不是跟他給一樣。柳塘道。那麼你總不能指着賤從良啊。雪雁笑道。對了。我把賤帶過去。給他們添罪孽。世上有這種事麼。二爺。你沒聽過俗語說。窮漢吃藥。富人還錢。我可以在別的客人身上想法兒啊。尋四個有錢的。每人開五百塊錢的小方子。就湊齊了。柳塘道。你有這些好客麼。雪雁道。有的很。我若連這點事都辦不到。真白混這些年了。柳塘道。這當然是你對寶山的一片好心。不過總覺不大在理。你向客人要錢。當然說出點花樣。他們也爲有着貪圖。才給你錢。可是才給完錢你就走了。這不有點兒……雪雁接口道。您說這樣辦有點虧心似的。是不是。其實不然。二爺您是玩老了的人。總該知道有一種可恨的嫖客。不傾他就有傷天理。告訴你吧。我有幾個客。都是這樣人。一位趙大爺。是土財主。進來就橫挑鼻子豎挑眼。挑的滿不在過節上。花錢比誰都衝。挨罵比誰都多。遇上班裏有事。或是進新人兒。一跟她邀牌。他就火兒了。怔說是敲竹槓。對於夥計老媽。永也不懂賞一塊下錢。遇到年節。他一定躲到場。十天半月不見面。再來就自己說上北京了。真也奇怪。凡是客人躲年躲節。躲牌躲戳活。都說上北京。沒一個上保府上唐山的。好像一個師傅的傳授。像趙大爺逢年過節。必上北京。倒是有話。

可說。人家在北京有買賣。年節得去查賬啊。可是他雖這樣苛刻。每逢一到住下時候。我給他個半夜不說話。自己撇嘴出神。他就會自磨刀的問上來。我還不理。他就不待吩咐。一把一把往外掏鈔票。等掏空了皮夾。我才跟他上床。半夜下來把鈔票拾起鎖好。次日他起來看見全沒有了。也就忍個肚子疼。滾蛋。可是若不先拾起來。他次日色心一退。悔心一起。就要厚着臉皮重行帶走。二爺。您看這種人該傾不該。柳塘道。該的很。雪雁又道。還有位尤二爺。更沒人味兒。他是大商店的東家。有個外號。是把他的稱呼顛倒過來。叫作二尤。柳塘愕然道。什麼。二尤。可是荀慧生唱的紅樓二尤。雪雁笑道。他也配。我聽他的朋友講過。二尤一個是猶太。猶太人天生苛刻。他比猶太人還苛。所以稱他猶太。一個是英文的尤配。翻中國話尤就是你。配就是給。因為他和朋友在一處玩樂。無論是吃飯看戲。就連他自己挑人兒打茶圍。臨走時他還怕被姑娘聽見丟臉。必用英文對朋友說句尤配。朋友沒奈何只得替他付了。日久天長。尤配成爲口頭語。猶太加上尤配。正是二尤。恰巧他又姓尤。行二。人們就越叫越響了。這位尤二爺。可是喜歡打牌。打起來不是偷牌。就是碼牌。有一次把三張白板兩張財神。都碼好了。那知骰子打錯。都落在對門手裏。他一看大事不好。立刻犯了羊角風。滾到地下把桌子撞歪了。對門那家好容易得着好牌。被他攪局。這個氣自不用提。只好大家把錢收起。先照顧尤二爺吧。那知一看桌面上。尤二爺的錢竟沒剩一個。再瞧他兩手都緊緊握着。露出鈔票的角兒。原來他是先拿起桌上的錢。才犯羊角瘋的。他苛刻無恥。省

下的錢也存不住，全給姑娘進貢。可是他也不好生出手，必得有兩三個姑娘跟他滾蛋。一個壓在他身上。一個按住他的手。一個去解他的中衣。柳塘聽着嘍了一聲。雪雁笑道：「您聽着新鮮麼？其實是因爲他的錢袋。雖然也用褲帶繫着，却不像人家把口兒掛在外面。伸手可以取錢。他是把錢袋翻身向裏。口兒朝着肚皮。除非肚裏伸出小手，才能拿錢總而言之。他是永不教錢過風兒。所以非得解褲，才取得出錢袋。不管多少，完全扣留。他只咕嘟一陣，也就認了。我以前不知道，還是現在跟我這個媽媽，以前在福海班跟王月卿。尤二是月卿的客。每隔十天半月，月卿就收拾他一回。落個千兒八百。媽媽勸我照方吃炒肉。我還不好意思。這那是我們作的事呀。可是後來看尤二太嫌可恨。有一天他有個窮朋友找了他來。因爲老子死了。借錢買棺材。他一文不借。又托他代賣幾件玉器。他從中賺了許多錢。還對人講說：「自覺得意。我氣極了。就留他住夜。約好了媽媽。一齊動手。弄了他七百多塊錢。送媽媽三百。剩下完給寶山花了。現在我用錢。再照樣來一下。也不算太過。柳塘道：「不太過。不太過。這種人該收拾。雪雁又道：「有位牛五爺。這個人倒沒別的毛病。只是好吹。一張口就是昨兒跟張督軍賭錢。輸了七萬。前兒給那個姑娘捧牌。打了五千塊頭兒。只爲好吹。時常把自己吹進圈裏。沒法脫逃。我趁他吹得高興時候。就開個小方子。比如他正說花八千塊。給太太買了隻戒指。我就教他給打副金鐲。只幾百塊的事。比八千差多了。他自然沒法說辦不到。只好咬着牙給買來。而且這個人是吃善會的家裏的房產地業。都是從災民身上剝層

皮而來。近日他想謀幹孤寒有恤會的會長。天天陪着幾位有勢力的官兒紳士。到我這兒來。暗地還托我給他幫腔。在這時候。我若向他要幾百。敢保手到擒來。只這幾個人已經很夠給我還賬的了。若還不夠。我另外有個做保險的人。是六十多歲的房大爺。從我買清官時就招呼我。一幌十多年。總不斷來。簡直把客人變成朋友了。他總勸我從良。還說若是用錢。可以同他商量。我知道老頭兒並不富裕。所以但能夠從別人身上弄出來。絕不連累他。柳塘聽了。指着牆上一副對聯道。你說的房大爺。就是寫這對子的房廣陵吧。雪雁點頭。柳塘立刻恍然大悟。望着她笑道。你跟他有十幾年的老交情了。我可就完全明白。他是個很有趣的人。你當然也跟他一樣有趣。說着哈哈大笑。雪雁聽了這幾句隱語。不由紅了臉。至於因為什麼。二人都未說明。只得姑且存疑。柳塘見她不好意思。就用話岔開。歸入正文道。這樣說。債是不用我管了。另外還有什麼用度。我總得盡點兒心。雪雁道。我本身什麼都用不着。您有好意。請幫補寶山他家裏。或者給寶山找點兒正經事。教他上進。比這幾千銀子的賬。我還知情。柳塘道。好。我一定依你辦。從今以後。每月給你公公把工錢加倍。我的房租也歸他收。另外弄點進項。明兒先給他三百塊錢。安置你的新房。等過幾天。寶山把我的事辦完了。跟着就操持你的喜事。雪雁道。我謝謝二爺。這不但憐恤張家爺兒倆。簡直是成全我。將來我們該怎麼報答你老。柳塘笑道。不用將來。只現時寶山能替我把那件事辦成。就算報答我了。雪雁道。寶山替您辦什麼事。他年輕奔撞。能給辦得好麼。不要弄砸了。倒給您

抹臉。柳塘笑道：「你不用費心，我想他人很機靈，就是辦不成也辦不砸。不過這件事，不好告訴你。」雪雁道：「怎麼呢？」柳塘道：「你知道了就得吃醋。我是教他去嫖娼。」跟姑娘打交道，雪雁納悶道：「您不是說教他辦事麼？」柳塘道：「不錯，這就是辦事。說着便把璞玉落在三玲書寓，自己想拯救他却未成功，故而託寶山前去打探的詳情說了。」雪雁聽了，低首沉吟。半晌才道：「他只是去探聽啊。若是探明那位璞玉還在三玲，您又該怎麼辦？」柳塘道：「我還沒想出正經主意。只等寶山有了詳細報告，再定辦法。」也許璞玉混了這些日，事由兒不好。三玲掌班不願養贖錢貨，我托人轉個面兒，花錢贖出來。若是事由兒很好，三玲不肯鬆手，就只可用勢力強壓。或是託寶山邀他那一面的朋友來，個不講理的，雪雁想了想道：「那都太沒把握了。您若能花錢贖出來，自然簡爽。若是不能，弄得動勢力強壓，只怕三玲把璞玉藏起來，硬說沒這個人。您這邊既不是他的一家，也不是她的本夫，難道還能告他藏匿拐帶？再說這也不是動打架動搶奪的事。您別聽寶山的熱氣話。依我說，不如……說到這裏，又沈吟起來。柳塘忙問：「你怎樣？」雪雁沉了沉道：「二爺對我既這樣熱心，我也跟二爺告回奮勇。可是不定能辦得成。我進張家不是還得等些日子麼？我在這些日裏也閒着沒事，就給您幫回忙。明兒挪到三玲去搭住，恰巧三玲上月託出人來接我，許着給我樓下三間大屋子，滿堂新傢具，重換新地板，電燈二三十盞，隨我的便兒要。另外還打體己，許着我帶一撥兒免開免過的客過去。大概他們知道我有熱擋兒，可不知道是寶山。當時我因為懶得挪動，就給推

了。現在教人給他們個信兒。一定巴不得的趕着來接。柳塘聽着。明白她所謂免開免過。就是客人住夜茶飯。全歸免費。凡妓女熟上一個客人。爲表示無金錢臭味的純潔愛情。就不許他花錢。但娼寮方面都要照例收費。起初就由妓女墊付了數。以後再分回一半。真正懂事而又有錢的妓女。爲着保護愛人的聲名面目。或是自己不願擔熟客名聲。就永久無限期是代墊下去。但有一種妓女。爲着長久打算。避免麻煩。就直和密主說明。特許這個客人免費。使娼寮方面共同擔負損失。但也有密主看出姑娘與某客情熱。爲着表示攏絡。或者爲着預防變故。竟由娼寮方面自動的向妓女聲明。特許她那熟客以免費優待。但非極紅的姑娘。得不到這樣待遇。若是十天不開兩回筆的黑娘姑。本身便沒有熟客的資格。自己連雙團圓鞋都沒有。娼寮方面每天從他身上得不到兩角錢。還得供她上捐。供他住室。供她兩頓四個碟兒的飯。已經十二分的不願意。這姑娘若再仿效紅妓的行爲。密主的小刀子就要拿出來了。由此可見任何場合。也是勢利。雪雁必然很紅。所以不但可以公然熟客。本班許她熟客。而且別家班子竟以此爲條件。誘致她。真是不能講理。柳塘想着。就道。這麼說。你要挪到三玲去。去了怎樣呢。雪雁道。我現在不能準說怎樣。不過隨機應變。看事作事。若能見着那個璞玉。我暗地把意思透過去。跟寶山裏應外合。也許能把璞玉給偷出來。那就不用慫破費錢了。再說我過去還可以借着進班兒。多邀幾桌牌。也很便宜。柳塘聽了。想不到會在無意中得着這樣一位女性俠士。要出力相助。不由大喜道。謝謝你。這可是天

助我成功。我一見你，就知道是個有心計、有能爲的人。這一去，雖有把握，不過太麻煩了你。好在來日方長。說句不客氣的話，寶山本可以算我的子姪。如今經了這件事，以後更成了一家子人。我將來自有人心。現在也不客氣了。雪雁道：本來是麼？我給您效力，還不是應效的？不過事情還沒影兒，誰能料到成不成？您先不必管了。只交給我，跟寶山辦去。最好能教寶山出來見我個面兒，辦得到麼？柳塘道：成。我回去就對寶山說，教他到這裏來。你就多費心受累吧。雪雁道：二爺，咱們提不到這個。我們辦這件事，也不敢說準成。不過辦成了，不算功勞，辦不成，您也別怨我不盡心。柳塘道：那是自然。你們沒個不盡心。倘若事情扎手，那也沒法。說着，又談了一會。柳塘就告辭回家，把張福喚來，告訴原委。又說已經見着那個雪雁，確是個懂事的姑娘。又跟寶山真心相愛。我已經答應給他們撮合。你也就由着他們去吧。兒女的事，那管得許多。張福聽主人這樣說，只得答應。柳塘又教他給寶山傳話。這且不提。且說雪雁那裏，自柳塘走後，自己思索了半晌，便把心腹老媽叫入，商議挪班之計。老媽說這裏掌班恐怕不肯放咱們走。再說素常待我很好，又怎好說出挪班的話？除非挑個岔兒。今天姑娘不舒服，連自己的客都不大往屋裏讓。方才樓上各屋都滿了。小紅又來了一撥老客，沒地方讓。那個新來的夥計，也不問一聲兒，硬進來拉帳子。把客讓進來。我攔他，他還不聽。咱們就借這個岔兒翻了吧。雪雁搖頭道：這樣不好。一鬧起來，掌班準進來央告，還得把那個夥計歇了。結果還是走不了。好，我有主意。我說我這些日病總不好，想出去住幾天。

掌班自然不好攔阻。好在我的賬並不跟班子連手。咱們帶着東西出去。上旅館住一天。轉開面兒。就可以挪到三玲去了。不過上回三玲接我。是李禿子來說的。你先去告訴他個信兒。那老媽出去一會。回說禿子已給三玲打電話。那邊十分歡迎。並且說即時預備一二間大房。連夜收拾。姑娘隨時可搬過去。雪雁無話。就令女僕悄悄理置東西。到半夜時。她的客人全都走了。雪雁正要去和掌僕說話。忽然寶山來了。雪雁自是歡喜。樓抱着倒在床上。細敘別情。過了半天。纔談到柳塘囑托的事。雪雁就問今日可曾到三玲去。寶山說陪着朋友去過了。教朋友挑了個名叫笑梅的搭住唱手。坐了一會。並沒探聽出什麼來。雪雁就把自己應允柳塘預備移入三玲的話說了。又道。三玲跟我約定。許着帶一撥全兌的客。我已經快到你家去了。犯不上落這個點子。就算個普通客人。將來幫我辦事。也免得他們起疑。我大概是後天進班。自然有倒霉的捧場。你只去坐一會。我替你開一桌牌底就全了。一挪過去。我得逗留四五天住客。好弄錢還賬。我已說過不用你們那位張二爺替還了。我在這四五天裏。總可以打聽出那個璞玉的下落。若是還在那裏。我就暗地跟她透點意思。預備好了。檢一個合適的日子。留你住下。咱們倆想法把她弄出去。你再臨時教個人在外面等着。把她送到張二爺家裏。寶山道。只要她在三玲。我看不難弄出。只是那璞玉還有男孩子。張二爺很注意。只怕班子裏未必肯容她帶孩子。也許早給弄走。雪雁道。那可說不定。只好到那裏打聽明白再說。二人又唧唧噥噥說了半晌。這一夜寶山雖未住下。却是直到天亮才

走。雪雁也未睡覺。等着掌班早晨起來。便去說明近日身體多病。不能支持。想暫時移到旅館靜養的話。掌班聽了。料到她或有移班之意。說了許多好話。無奈雪雁一口咬定有病。並且罰咒說現在我出去養病。你也別管我住在那裏。反正至多半月以後。我若重進班子混事。一定在你這裏。若是病不好。不能再混。那就沒法兒。只要混就不離開你。那掌班沒法。但還不肯放她。便說你上那家旅館。我去給賃房。請那位醫生診治。從這裏櫃上開發費用。雪雁竭力辭謝。又費許多話。才說好了。回房收拾了應用的東西。把用不着的仍舊存放。就和掌班告別。帶老媽子走了。到一家飯店開了房間。休息一會。便把方略告訴老媽。令其代為辦理。才自己上床睡覺。那老媽也是能手。守着電話機。直工作了半點多鐘。打電話給雪雁。每個客人。報告今晚我入三玲。那些客人久受雪雁籠絡。無不自告奮勇。爭着捧場。由那老媽替他們排定日子。每天三桌牌。連打五天。辦得井井有條。記得頭頭有緒。並且對中客不談乙客。教對方聽着。好像只對他一人打體己。感覺十分滿意。其實全落在她安排調度之中。這就是妓館女僕的出手能為。別看不起三合縣的老媽。她們也頗有弊弊大才。受過專門傳授。所以若到平康里巷中。細加打聽。十家班子總有三四家是老媽。昇為老鴇。擁資極富的。不比現在由大水沖來的災婦。硬進班子當老媽兒。有生以來。沒看見三次整塊洋錢。時時瞪圓雙眼。賞下幾文。就眉開眼笑。三天不見外快。就嘆氣咳嗽。這樣的也只配跟着沒人理的黑姑娘。一同抗刀。永莫想到好處。且說這老媽約好客人。才又給三玲打電話。告訴

說雪雁今晚就要進班，並且由今晚起，一連五日，都要留三間大屋子。三玲那邊聽了，好像接着財神，不知怎樣巴結才好。連說姑娘房間已經收拾停妥，等姑娘過來，看那兒不順心，咱們再添再改，又問幾時到飯店去接。用幾輛汽車。老媽答說姑娘正睡着，你們聽信兒吧。隨即掛了電話。回房也休息了一會。雪雁直到天夕才起，吃了些東西，才慢調斯理的洗嗽妝梳。天到上燈，三玲的電話來了，催雪雁快去。雪雁回說不忙。聽信兒再派車來接。又過一會，三玲又來電話，說有位趙大爺已經同着朋友來到，拉桌子打上牌了。現在班子已經派汽車來接。電話方才放下。茶房進來說有兩部汽車在樓下等候。雪雁還是不慌不忙，收拾完了。又坐着吸了支烟。三玲又來電話，報告又有位尤二爺到了，請姑娘快去調動。我們班子裏不知細底，怕給姑娘辦錯了事，得罪了人。雪雁作足了紅姑娘身分，才教老媽帶着東西，先坐一輛車去。等她走後，才算清店賬。自己下樓，坐車到了三玲。一下車，男女掌班都接了出來。巴結一陣，雪雁才進到給她預備的本屋。女掌班在旁陪着。雪雁見房間收拾得很是講究，頗為滿意。但還故意挑了些岔兒，什麼燈安的不合式，桌子式樣太舊等等。女掌班一疊聲教打電話喚電燈房傢俱店。雪雁客氣兩句，才去應酬客人。隨後另一撥打牌的客也到了。班子慣例，每有新人進來，原有的姑娘也得邀客打牌。以資慶祝而表歡迎。等到半夜之後，雪雁把別的客人全打發走了。只留下那位趙大爺，預備給他第一竹杠。但留下之後，却對他說今日初進班中，要去拜望同院姐妹，便把趙大蹲在房裏，自己出來。教老媽請

來女掌班。對她說明此意。女掌班遠暗贊雪雁真是名妓。過節兒一點不差。那知雪雁是另有用意呢。當時就領她到各搭住的姑娘處走了一轉。在介紹時只稱呼排行。並不說出名字。隨後又到一間房中。把櫃上的孩子喚來拜見雪雁。一共有五六個。女掌班指着說這四個老二。那個老三。以至四五六七。又教她們稱雪雁大姑。雪雁瞧着這幾個孩子。年歲最大不過十七八。小的只有八九歲。有兩個細皮嫩肉。好像自來水機器麵的精製品。有兩個却是烏黑蒼老。污濁醜陋。瞧不出是什麼原料所成。好像從小兒吃菓根樹皮和塵土長的大約是什麼窮山惡水地方逃難而來的災民。被掌班用賤價整打買來的。人們常說班子老鴿。都有改頭換相的奇術。能把粗製品改爲精製品。但對於這樣人胚。也恐回天無力。只看到她自幼裹的一雙奇形小脚。說三角不三角。說圓錐不圓錐。若是切下懸諸國門。招人辨認。恐怕便有博學好物之士。也不能看出那是一雙人類的脚。反許爲什麼初次發現的深海動物。這樣的人。養在這裏。豈不白費食糧。但雪雁也無心思索掌班買這村女的原故。只注意自己要尋的璞玉。但是看這一羣人中。年歲狀貌却不相符。就向掌班詢問。班裏連搭住帶櫃上的共有多少姑娘。掌班答以共有十三。雁故意問道。我只看到十一二位。別是有出門的吧。掌班指指給她計算。一號裏寶紅。二號裏翠喜。這個老三。那個老六。算起來恰共十三人。都是雪雁才見過的。雪雁心裏納悶。暗自尋思。這院裏竟沒有璞玉這個人。我豈不白來一踫。但終須打聽清楚。好去回復張二爺。但是不能再問掌班。只好慢慢的向

同院姐妹探聽。想着便回到自己房中。陪伴那趙大爺。一夜成績。落了不少的錢。存在一邊。次日趙大爺走後。白天較爲清閒。雪雁陪使老媽打聽。同院姐妹有幾個久在此班。幾個新來不久。老媽回報有月琴寶紅小鳳美樓四人。都已搭住一年以上。別人只有三五月不等。雪雁便先去到月琴房裏。聯絡感情。敘說閑話。那月琴是個二十歲的少女。素以好熟客著名。外號叫內火外寒。因爲她有一次熱上個小拆白。把衣服首飾。全給倒貼出去。到了秋末冬初。天降微雪。旁人都穿上小毛皮衣。或是棉衣。她竟仍穿着一身雪白的紡綢單褲褂。客人瞧着就替她發冷。她却自稱心有內熱。煩燥不堪。所以穿單衣取涼。如此倒霉多次。弄得焦頭爛額。還是不肯悔改。最近又和一個年輕的光蛋情熱。茶飯無心。神不守舍。把兩撥常捧場的好客。都給得罪了。男掌班大怒。就趁那光蛋來時。堵着房門大罵。並且拿刀動杖的恫嚇。把那光蛋吓跑。再不敢來。月琴失去情人。對掌班怨恨萬分。雖不敢明說。但背地不免咒罵。這時雪雁和她閒談。不由便談到這裏。掌班雪雁留着心眼兒。便稱揚道。這裏掌班。倒是很懂而兒。人也不錯。我看跟咱們都很好啊。月琴哼了一聲道。好啊。那看跟誰。你新來。事由兒又好。她自然另眼看待。我也曾從這種日子過來。請看現在是什麼樣兒。雪雁故作醒悟道。原來這樣。我倒把她錯當好人了。其實也難怪。開班子的。有幾個不勢利眼。月琴道。她豈止勢利。又好又滑。又狠又賊。簡直是個毒的。你沒見她怎樣待櫃上孩子。打罵先不用提。只說飯食。每日蒸一鍋玉面餅子。給那倒運的吃。六個孩子。有四個紅信。兩個跑茶客的。

永遠吃玉面餅子。四個大的。吃飯另有規矩。若是頭一天能上三撥茶客。第二天就吃兩頓精米白麵。若是有一撥住客。就給兩樣菜吃。若是有牌局。就可以隨着搭住的一塊兒吃四個碟兒。若是不開業。第二天就不給飯吃。有一回那個老四。三天沒吃飯。餓得上土堆裏吃了許多燒乏的煤球兒。你看多麼萬惡。好在她的孩子。大半是拐來騙來。就是買來的。也花錢有限。所以作踐死幾個。也不在乎。我來了一年多。親眼見打死一個。餓死一個。賣到關外一個。送到四五等窩子一個。真不把人當人。雪雁心中一轉。就問道。她爲什麼把孩子輕易轉手。是長得難看。還是沒出息呢。月琴道。咳。有什麼提頭兒。反正不是前世作孽的。絕落不到她手裏。那個賣到關外的。方才九歲。被她打得吐了血。跟着又得肺病。她趕忙請醫生調治。暫時稍爲見好。她知道那孩子再活不長。就趁着沒死。賣了出去。在那人販子來看時。她給孩子打了幾針嗎啡。弄得精神精神。歡歡跳跳的。到領走那天。又給打了幾針。人販子領着孩子。一直上了火車。到半路上。嗎啡勁兒一懈。才看出是個病人。却是沒法兒回來了。你看她夠多麼壞。雪雁點點頭道。還有那個送到四五等的。又是爲什麼呢。月琴道。別提了。那更教人慘得慌。在前一個月光景。這院裏馬掌班不知從那裏弄來個女子。約摸二十多歲。長得還是很好的。可憐的是帶着兩個孩子。全是男的。一個五六歲。一個三四歲。那女子大概是受了騙。一進門兒。女掌班教她收拾頭面。更換衣服。預備接客。那女子不知爲什麼跟她沖撞。當時就挨了一頓狠打。可憐那兩個孩子在旁邊看見他娘挨打。都往娘身上爬。女

掌班一棍子把那大孩子的脇骨打折了。敢情那孩子原就有病。這一受傷受怕。當天晚上就大口吐血。折騰一夜。第二天早晨死了。立刻用破席捲上。拋在河裏。女掌班接着逼那女子。到底打服了。答應接客。可得因爲糟踐得不成樣兒。只好教她先養幾天。那知在這時候。竟有人來打聽。要把那女子弄出去。掌班恐怕有事。就把她藏了起來。送到寶德里三鳳班去混。因爲三鳳是三玲的聯號啊。但是那女子好像得了神經病。見人不會說話。動不動就哭起來。再打也沒有用。那樣怎能應酬客人呢。依着男掌班。還想將養她。說很好材料。糟踏了可惜。女掌班却犯了心思。覺得那女子是男掌班勾來的。疑惑他存着別的意思。就下狠手把那女子賣給趙家窩了。雪雁聽了一怔。心想這可糟糕。璞玉雖已有了下落。但她已落到下等地方。聽張二爺的意思。像要把她救出收在家中。現在她落到那種地方。一定作踐得不成人樣。而且也把人污穢了。張二爺又怎能要她。但轉想那張二爺遠屢次談到她的孩子。也許別有用意。並不專注她的本身。就說道。真是太狠了。那個女子送出去有日子了。月琴道。我倒記不清。大約不夠半月。也有十天。雪雁道。她不是還有一個孩子。難道也跟着上那地方去了。月琴道。並沒跟着。在送她出去以前。掌班早就把那孩子送到別處去了。雪雁道。帶到那裏呢。月琴道。我可不知道。只在那天。我聽見那女子哭號着要她的孩子。被女班掌打了一頓。方才住了。我才知道他們把孩子給弄走。雪雁心想。事情已然大致明白。若再絮叨。恐怕惹他疑惑。就岔開了。說些閒話。方才回到自己房中。天夕時張寶山來了。雪雁

把所打聽的情形訴說。教寶山趕快去報告柳塘，並且請示該如何辦法。寶山緊忙出了班子，趕回柳塘家中請見。柳塘喚他進去，問有何事。寶山把雪雁告訴的話一一轉述。柳塘不勝嘆息，隨把雪蓉叫來也告訴了她。雪蓉聽璞玉苦中加苦，想起同事照拂之情，十分悽慘，就央告柳塘務必快去救她。不知柳塘意思如何，且看下集分解。

舊巷斜陽

出版者	廣藝書局	翻 印 必 究
經售者	各大書局	
地址	福州路第三號 七九弄二號	

基本定價 4.50